

泰北 傳薪



王季雄 · 王敏雯 著



掃碼可觀看相關主題的視頻：



永泰開荒



佻邦集錦



懷念母親



愛之家



結婚40週年告白



敏雯60歲集錦

泰 北 傳 薪

王季雄 王敏雯 合著

本書 為紀念不斷為我禱告的母親

-- 王張韻秋女士

耶穌我主



回顧一生感恩淚



所行路徑滴脂油

金錢能買 非我所欲

永恆價值 乃我所求

王季雄座右銘

(圖擷自 Google map)

序一 愛與服事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十四 21

約翰福音 13-17 章是主耶穌在受難前對門徒最後的訓勉，裡面充滿著祂的諄諄教誨、殷殷期盼，而約十四 21 就是祂的應許。這應許強調了愛與服事的關係，在遵行神旨意的服事中活出對祂的愛，愛主也被主愛，以致在凡事上經歷祂信實恩典的同在！這與同一位作者使徒約翰在書信中所說的互相呼應：「我們遵守神的誠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誠命不是難守的。」（約壹五 3）

《泰北傳薪》中的篇章不是冷冰冰的敘事文字，而是鮮活有溫度的生命見證，見證出神在泰北、在永泰的奇妙恩典，正因為祂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跟從祂、服事祂的人所經歷的就是又真又活的事！不論是書中的見證者～王季雄、王敏雯宣教士伉儷，或是為之作證的泰北傳道同工群，在回顧過往數十載的歲月時，共同印證了詩 65：11 的稱頌～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感謝主！呼召永和禮拜堂的傳道人季雄、敏雯伉儷，走上泰北宣教之路。他們在前方爭戰，我們在後方守望，不論是興建會堂或開辦農場等，也一同經歷了神奇妙的祝福！

大衛在詩一〇三 2 中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閱讀此書，必會與作者的心相應和，處處皆讚嘆、處處皆感恩！

宋先惠

永和禮拜堂退休長老

2021-09-15

序二

如果要說除了我的父母，這輩子影響我最多的人，莫過於王哥和敏雯。

認識王哥是我十六歲那年，跟著學校攝影社學長去永和國語禮拜堂。我雖然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但是開明父親覺得應該給我們宗教的自由，讓我們自己心甘情願！

在學校社團遇到一位基督徒，他聽我述說我怕教會的沈悶，就說我們教會很活潑，你要不要來看看！永和國語禮拜堂是一個風格較年輕的教會，我喜歡！後來我就留下來了！

當中很有影響力的就是王哥和敏雯。王哥叫王季雄，他們家有四個兒子。他哥哥們都很斯文，唯有他粗獷很有意見，其實當時他恐怕也是教會的頭痛人物，但是我並不曉得，日後才知道。

他的父母隨政府撤退到台灣時，將他留在祖母身旁，因而他被打為「黑五類」在大陸吃了頗多苦頭，心裡也一直怨恨父母，為何不帶他一起走。等到他被接到台灣時已經十三歲了。除了一方面他接受的是「共產黨」的教育，而長年對父母的不滿，也全都發洩出來。

他成了非常叛逆的孩子，幸好他的父母長期為他流淚禱告。也因為父母的信仰，他每個星期日被帶到教會。後來，當然慢慢有改變，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青少年的輔導。他會陪青少年打籃球，帶我們出去玩！

更何況，他是我致理商專的學長（第一屆的）。雖然我進學校時他早已畢業了。

他可是很親切的告訴別人我是他的學妹，對我特別照顧！

那時，他在追教會一個很好的姊妹敏雯，人家的父母可嚇死了！那個好女孩居然也喜歡他。當時幾乎無人贊成他們繼續交往。

敏雯是非常少數我願意長大以後像「她」的人。她那時白天在怡和洋行工作，晚上在東吳大學唸夜間部。我對敏雯印象最深刻有三件事。

第一件，她要我們從現在開始，就為自己的婚姻向上帝祈禱！十七歲？我想的是有沒有白馬王子可以談戀愛！婚姻？誰管到那麼遠！不過，敏雯真是很好的姊妹，應

該不會騙人！

她說她的輔導也教她要為自己的婚姻向上帝祈禱！那時她才十六歲。我現在知道了！如果有人很羨慕我的婚姻，我就會告訴他，我從十七歲就開始為我的婚姻向上帝禱告，二十八歲才訂婚，總要留點時間讓上帝為我訂做一個先生。

第二件是她婚禮時，王哥「雞婆」的個性，還在張羅婚禮的瑣事。她用她那很平和的女中音要王哥安靜禱告。

第三件，她離開怡和洋行去泰北「宣教」後，她的妹妹大學畢業因她姊姊的介紹，也就順利進怡和洋行工作。我真願有一天我也可以這樣，因為我的努力而獲得別人的肯定嘉惠我周遭的人！

王哥為了追她，也很努力的考進東吳大學法律系夜間部唸書。後來還在外商銀行擔任總務的工作。

他們結婚時，我擔任招待。當證婚的長老（牧師）說「禮成」時，音樂響起…

只見敏雯穿著白紗的身影緩緩轉向來賓，柔和的女中音傳出，「你往那裡去，我就去那裡，你家是我家，你神是我神……」王哥的男高音也加入。全場都驚艷！

當場我就決定以後一定要嫁一個會唱歌的先生。因為我自己是女高音，一定要在我的婚禮上也能獻詩。後來當然沒有，先生既不會寫情書也不會唱歌。可是，好先生真的很難等到，只好「將就」了。

王哥個性、想法和我很相似，（很大的可能，我一直向他學習。）但他優秀太多，比較接近天堂（像天使）。十幾年前因為教會看到泰北的需要，他和妻子毅然放下在外商銀行擔任總務和怡和洋行的好工作，去泰北宣教。就像早年馬偕博士來台灣一樣！

也因緣際會進入金三角協助佻族人辦學校、協助當地領導規劃未來、鼓勵當地不要種植鴉片，改種有經濟價值的農作物。

我和王哥他們很多年都沒有見面，有一次我們隨教會去耶路撒冷聖地之旅。回程，吳勇長老夫婦要在曼谷下機，轉去泰北探望他們。我羨慕的不得了，早知道…，於是我們把身上所剩的美金全交吳勇長老帶給他們。旅行支票上是要簽名字的，王哥和敏雯看到都納悶，這是我們認識的某某某嗎？

第二年教會有一個泰北的福音隊，要去王哥他們那裡。我向教會要求，隨隊去泰北。

這個在體制上有點為難。聽說長老們投票，贊成與反對各占一半。最後決議交由帶隊的長老自行決定。

李健長老打電話問我，你認識王季雄夫婦？我說是！長老接著問，那他們認不認識你？（好像問我你認識馬英九，馬英九認不認識你？）我說當然認識，他們是我青少年團契的輔導。後來李健長老說，好不好，你請他們寄一封邀請函來。我當然好。王哥的邀請函也來了。

飛機在清萊機場停下，王哥來接我們。他看到我可比看到長老還開心。李健長老沒想到我和王哥敏雯夫婦這麼熟絡。當下把王哥駕駛座旁的位置讓給我，十幾年沒見面了，我們嘖嘖咕咕講個不停，一路開心的不得了。到了山上，敏雯還把他們結婚時，我當招待的照片找出來給大家看，李哥說，幸好有帶你來！

有很長（近十年）的時間，台灣國語禮拜堂投入很多短期師資、物質、金錢，協助當地。我們一些去過泰北緬甸教書的老師，因一次王哥敏雯返台在我們家聚會而聚集。從那時，每個月一次持續了20年。

因為他們夫妻的關係，我才有機會進入金三角協助「王哥」做社會工作。這幾年，台灣的教會也因不願背負協助毒梟莫須有之名，而拒絕再支持他們。其實，王哥在金三角那幾年，山上都沒有種鴉片。我絕對相信他。所以近十年來，我一直持續支持願意在泰北宣教的老师。

王哥的心志仍是想在金三角協助當地少數民族，目前仍因為安全顧慮，山上的領導不讓他上去。王哥在泰北應該是很有名的人！

有次教會做宣教恩賜的性向測驗，我的殉道指數居然是滿分，跌破大家的眼鏡。看我外表不像哦！其實我心裡很清楚，我很小看「暴君焚城錄」、「賓漢」等電影時，當看到基督徒被逼迫時，如果承認，會被火燒或獅子吃時，我心裡都很清楚，如果有那麼一天，我也會承認「我是！」我相信也因為我有王哥和敏雯這樣的好老師！

葉淑貞

任教中原大學人生管理講座廿年

2003-11-12

自序

人活過的歲月是歷史的話，在我人生中有一段「歷史」- 生活在泰緬邊境的那段歲月是無法磨滅的「歷史」。

40-50 年前台灣對「宣教」一詞還很陌生，國語禮拜堂的大家長吳勇長老已將海外宣教的種子深深地播進了我的心田，對一個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得著重生的我來說，指明了一生可投入的方向。

1981 年 4 月 29 日，我們在親人、牧長、同工、教會肢體們的祝福下，離台赴泰北開始了一生與人分享上帝恩惠、耶穌救恩的人生歲月。

深入地參與泰國基督教總會第十二區會在泰北的福音事工，聯絡泰北傳道同工，同心合一、興旺福音。

在泰緬邊境深山裡，住著一群不打仗無法生存的人，然而當地領導仍堅持要辦教育，很榮幸被當地領導邀請，進入永泰村開始了參與教育、開道路、興辦農場等分享上帝恩典的工作，也得著與村民分享耶穌福音的機會。

那是一段從無到有、從簡陋到稍具規模的歷程，參與的人來自台灣眾教會的肢體們及當地同工，其中的艱難、驚險、歡笑、眼淚盡收此書中。

想到可以出版「泰北傳薪」(自傳式見證集)後，我多年來的「擔子」卸下了。多年來被許多前輩、好友建議、鼓勵寫書、出傳記的壓力卸下了、釋放了，感謝主。

我看了不少「宣教士」的書，難怪我們會「誤」以為他/她們很「偉大」、很「屬靈」、很…。以致很多人怯步、很多人追求「宣教士」頭銜，卻與完成主的大使命「無關」。

我是最不看重記錄的人，在那段歲月裡，人在泰北，看到許多情境，回想在「文明」世界的種種，心中的衝擊，大到非要寫出來不可，非要「做」些什麼不行的地步，所以才留下一些真實的記錄，其中包括我的、以及其他去過那裡人的真實感受。

將這些出書，讓世人知道耶穌曾經為愛世人、愛我們、付出的更多，我們只是效法了祂的腳蹤。原來在主耶穌的恩典中，跟隨、效法祂的腳蹤是很奇妙的恩典，這恩典讓我們得著了三贏的人生；自己的生命逐漸成熟、宣教地區的人蒙福、我們的神得榮耀。阿門！

王季雄 弟兄
2021-09-11 清晨

1964 年，永和禮拜堂成立。



1970 年代，永和禮拜堂在永利路建堂。



1994 年，永利路新堂落成。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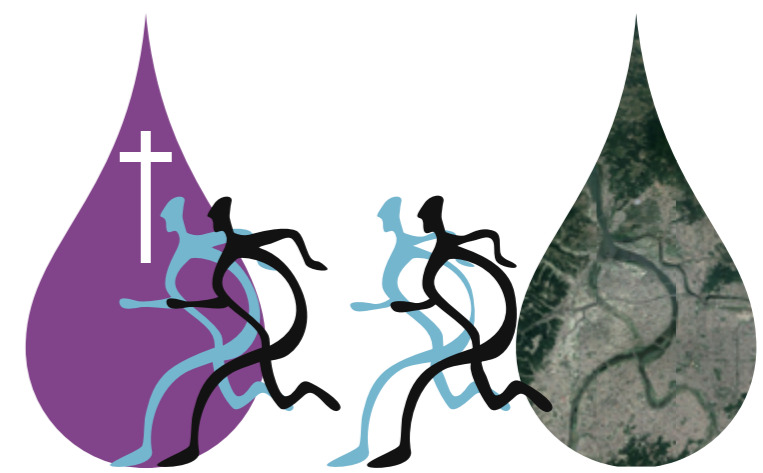
_____	宋先惠
_____	葉淑貞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26
28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	
_____	王泰和
_____	何永生
_____	100 李開和
_____	李暢榮
_____	杜光耀
_____	桂文英
_____	徐泰珍
_____	張明菊
.....	
_____	王季雄
_____	118 程文玲
附記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_____	曹挪亞
_____	郭雙發
_____	楊世忠
_____	彭德龍
_____	藍福秀
_____	段發林
_____	王季雄
_____	王季雄
.....	
_____	陳信評
_____	莊偉苓
.....	
_____	程文玲
_____	王敏雯
_____	王張韻秋

耶穌我

回顧一生感恩淚，

所行路徑滴脂油！

文／王季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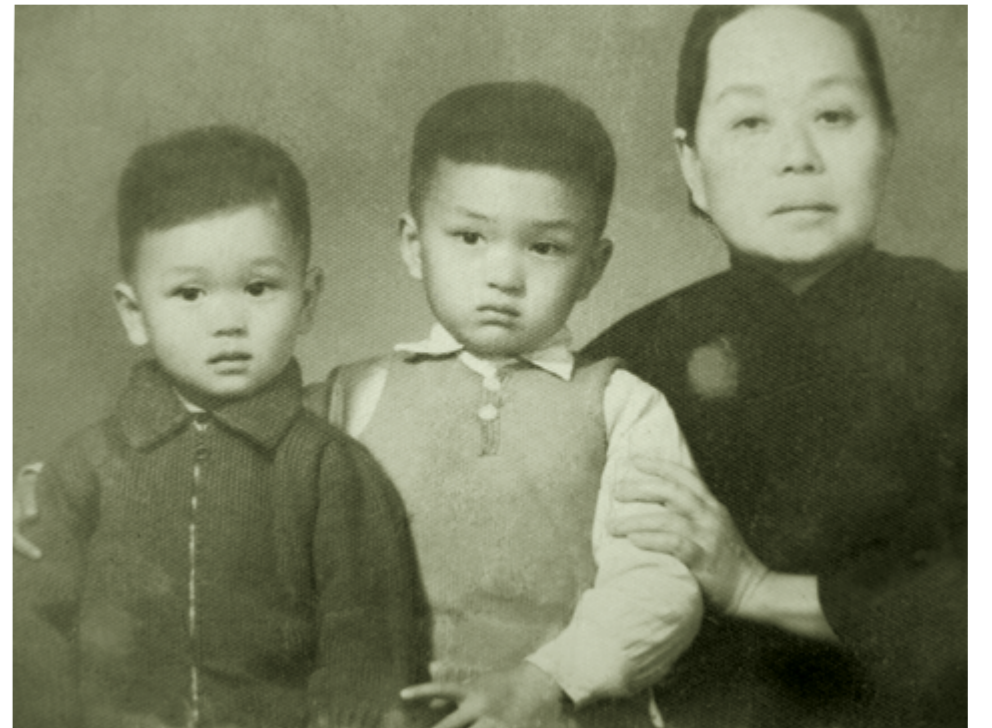
舊上海

我大概 18,9 歲真正蒙恩得救的吧，內心火熱愛耶穌，渴慕追求神的話……在漆南智長老的牧養中成長……是我心中的好牧者，每天清晨我們一起晨更，將近有八年之久，那是一段難以忘懷的日子，當我對有些聖經不懂去問他時，他總會說：「能體會、能懂的先遵行，做不到的向耶穌要、向耶穌求，慢慢你就會懂了。」他是我的啟蒙師傅，對我行走天路的影响非常大。

快一甲子了，從 1962 年 5 月 12 日到現在 2021 年已經快過一甲子了；但一甲子前要離開上海故鄉、經澳門、再到台灣的情景卻歷歷在目。

離開上海的當天，姑媽一家在上海的家人都到上海西站（火車站）來送我們，

主



我（圖左）13 歲前是與祖母、三哥（叔雄）相依為命。

還安排麗秋表姊陪我們到廣州，火車到廣州後再送我們上了去澳門的船，那時祖母帶著我與叔雄（三哥）奔向與其他家人團聚之路。

原本家父是安排在香港做生意的學徒接待我們，但港簽不准，才被轉安排至澳門他朋友傅忠誠先生家。1962 年 5 月 19 日上午我們到了澳門。那天是星期六，當天晚上傅老伯問道：「王老太太，明天是星期天，我們一家要去作禮拜，你們是跟我們一起去呢，還是留在家？」沒想到我祖母一口答應跟傅家去作禮拜。晚上我偷偷問祖母：「妳是信佛教，又是吃花齋的，怎麼跟他們去作禮拜呢？」祖母小聲的說：「不跟他們去，若他家少了什麼東西就有口難辯了。」沒想到離開大陸的隔天就去了禮拜堂。後來又知道傅老伯是藤近輝牧師的岳父。

十三歲（1949 — 1962）以前的日子是在上海度過的。父母與二位哥哥一位姊姊在我出生後三個月間都離開了上海。我從小是與祖母、三哥（叔雄）相依為命，所幸姑媽一家多有照顧，以及家父固定寄外匯回來，日子過得還是可以的；只是被同學嘲笑是沒父母的孩子時就會怒不可遏，非打一架不罷休。

精力充沛 我行我素

兒時記憶清晰的事還真不少；與姑媽家人吃飯時居然會用筷子戳傷表哥的眼睛；常去西郊公園抓蟋蟀及採野菜（薺菜、馬蘭頭）；坐在煉鋼爐邊整夜看人煉鋼；在垃圾堆邊打蒼蠅；爬在屋頂敲水盆發出響聲，不讓麻雀有歇腳處；晚上從少年宮打乒乓球回家途中吃一碗桂花酒釀湯圓；冬天參加游泳訓練得肺炎住院治療；幫祖母大年初一去上海紅廟搶頭香等等，生活

也算是「多采多姿」的。

1962年6月9日我們從澳門過境到香港，11日搭乘民航公司(CAT)的翠華號班機，再從香港啟德機場直飛台北松山機場。

我第一次坐飛機，內心既新奇、又興奮，沒想到不一會兒功夫就到松山機場了。那時沒空橋，下飛機是只能走樓梯的。飛機下面已經站了許多人，說是來接我們的。他們要看看王弟兄的媽媽真的來台灣了。一個月就從上海到了台灣，那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事啊。原來家父在台灣因染日本腦炎病重垂危時信了耶穌，以後在台家人都歸向了耶穌。家父想到在大陸的我們，請教會的弟兄姊妹為我們能離開大陸來台，進而能使全家歸主之事禱告，結果事情就成就了。

年少輕狂 因主平靜

我到台灣後看到哥哥姐姐過的日子，想到在上海的日子，不平之心油然而生，心中充滿怨恨，導致行為偏差，沒想到那時13歲的我，日後成了家中的「亂」源。家父三不五時要因我在學校鬧事，被校方叫去，終於在初三下學期被領回家，以自動休學結束了初中學習。以同等學歷報考高中，名落孫山。剛好那年台灣開始創辦五年制專科學校，是11月招生的，考取了在板橋的致理商專，成了致理第一屆國際貿易科的學生。讀到三年級已是留校察

看，那時我已走投無路了；聽到耶穌愛罪人的福音，悔改信了耶穌。

認罪得愛 成我耀主

說來真的很奇妙，我內心不一樣了，知道要讀書不胡鬧了，四、五年級像換了個人似的。因我代表學校參加運動比賽(足球、乒乓球)，成績斐然，畢業時還拿到體育特優勳章，那是很高的榮譽，原本我是不夠資格領獎的，因規定五年操行須甲等，學業五年平均成績要有70分以上，而我一至三年級操行是丙等，學業平均成績還不到65分；但四至五年級操行都是甲等，學業平均成績也在70分以上，經校務會議通過，獎勵改過自新的學生，特例頒獎給我，那也是我人生第一張畢業證書。

我是第二十期預官，也是第一屆考選預官，因成功嶺大專集訓班政訓成績太好(常常享受榮譽假)，預官被分發到政戰科，但我報考時填的是財務經理科，我不是黨員，又不肯入黨，眼看無法受完後八週的專業訓練，自己行文去國防部，提出我報考時未填政戰科，請轉調財務經理學校以能完成我的義務役，後來我是在嘉義第37地區收支組完成我的兵役。

信仰真誠 生活認真

我退伍後，家父要安排我到他的企業學習；因我有心傳耶穌，經家父同意，我就自己找工作。沒想到我的第一份工作是

英商怡和洋行的公證員。我在履歷表上寫明我是信耶穌的，面試時考的是「保險與國際貿易的關係」，就這樣一個五專生脫穎而出，我只有感恩。但上班第一天，客戶就請我這位新任職的公證員去「酒家應酬」，頓時令我有不適應的感覺。由於那時的海運已是貨櫃運輸(door to door)，只要貨到了工廠，周六、日都要驗貨公證，這樣我有時無法參加主日聚會，給我造成不小的困擾，因此就想換工作。然而我內心卻是很矛盾的，說真的怡和洋行的工作、待遇都不錯，但我的心境耶穌是知道的。

生活點滴 為主裝備

時間到了。

有一天下午總經理打電話到公證部，資深公證員都外出了，只有我在辦公室，總經理說現在有一緊急案件馬上要公證員去處理，我就按地址前往。那是美商加州聯合銀行(UCB)台北籌備處，我趕到現場後，積極，專業的配合籌備處經理的要求作業，工作雖已過了下班的時間，我仍按他的要求處理，直到將整個金庫(從日本進口的)公證完成；沒想到他問我有意來銀行工作嗎？哇！求之不得，他說明天來上班，我說不行，因我答應怡和，離職前一個月要告知公司，他當場問我在怡和薪津多少，馬上手寫了一份合約書給我：下個月的今天來報到上班，薪津是我在怡和的加倍。真是出乎我的想像，感謝主的安排！



1970~73年，永和禮拜堂在永利路建堂。

我在銀行上班了四年，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給了我有機會繼續升造讀夜間部大學的計畫，後來我插班東吳大學法律系，順利畢業！

再說說我是如何離開銀行工作的。三哥(叔雄)邀我與他合夥創業，而我已有心全人好好服事主，一直沒意願從商。想到宋先惠弟兄來信說不想在船上工作，因船上沒教會生活。我就將此創業的消息告訴他；他也有心全時間服事主，怕神的時間到了就無法幫三哥創業。那時我們倆就有個約定：他先出來傳道，我就從銀行下來頂他位置。我同時也跟叔雄說，若我也去傳道，他就自己繼續創業了。就這樣，後來先惠將要去傳道的決定告訴我，我就辭了銀行的工作幫叔雄創業。

信仰之路 一步一印

對一個早年受無神論教育的13歲孩



左圖：訂婚

中圖：結婚

右圖：禮成切蛋糕



子來說，上教堂是沒什麼興趣的；但父母兄弟都上教堂，我也就跟他們一起去了。南京東路禮拜堂的少年團契還算活潑，也不枯燥。記得有一次在團體活動時，輔導問誰要帶大家玩遊戲，我就自告奮勇出去了，就帶大家玩「公安抓國特」的遊戲，大家聽得一頭霧水，等我將玩法解說後，他們說，哦！就是「官兵捉強盜」嘛，換我一頭霧水了。後來就有人開始叫我「小共匪」。

我信主的關鍵是在 1963 年我家搬到永和。永和禮拜堂 1964 年成立，我也是開堂成員之一。那時我才 15.6 歲，正值最叛逆的年齡，在學校種種困難適應不良；還好有去教堂，成為一種平衡。我大概 18.9 歲真正蒙恩得救的吧，內心火熱愛耶穌，渴慕追求神的話，寒暑假都參加福音隊去山地佈道，幾乎將所有時間放在我所

服事的青少年身上。

牧者引導 如光照路

我在漆南智長老的牧養中成長。他不是會講道的「名牧」，卻是我心中的好牧者。每天清晨我們一起晨更，將近有八年之久，那是一段難以忘懷的日子。當我對聖經有些疑問時，他總會說：「能體會、能懂的先遵行，做不到的向耶穌要、向耶穌求，慢慢你就會懂了。」他是我的啟蒙師傅，對我行走天路的影響非常大。

我在永和蒙恩得救，有屬靈同伴一起追求，一起服事，雖想法、做法不一樣，但都有一樣愛主、樂意服事祂的心。我是在一個正常的屬靈大家庭中，被接納、有機會服事、有榜樣可跟隨的環境中成長的。尤其是與我先後進永和堂的宋先惠弟兄，我們從迷迷糊糊的作禮拜，到認認真

真的追求主，以後一起在永和配搭服事，神更為我們預備最合宜的配偶幫助我們，更是同奔天路的好夥伴！

愛如潮水 尋覓契合

說到婚姻也是一段奇妙的歷程：自幼失去完整家庭愛的孩子，對感情之事可能與一般青少年不同，在那個時代我算比較早熟的。她是一個很普通的女孩，但「情人」眼中出西施，我是認真的，不常見，但很多的書信往來，寒暑假來台北，也邀她去永和禮拜堂聚會，她說信仰是很嚴肅的事，不會因我去信耶穌。我也認為她這樣的態度很 OK，所以就繼續交往；但暗中立了一個心志，她若不信主我就不娶她，也不與其他人談感情，寧願不結婚。那時對追求主、服事主很火熱，有一天收到她不再繼續交往的來信，理由是她不願意嫁給一個不把她擺在心中第一位的人，

她發現自己無法與我心中的耶穌競爭。晴天霹靂！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哭泣在主前，耶穌以「祂收取的東西，祂以自己來代替」安慰了我受傷的心靈。以後也對永和堂的一位姊妹表達過想要交往的意思，她也有意；不過因她媽媽不同意，所以這情感也無疾而終。

沒想到，真的沒想到，有一次在教會聯合退修會中，阿咪（王敏雯）拿了一封原住民傳道人寫給她的信來問我，要我給她些意見；因原住民傳道寫信來追求她。我們常常一起參加教會的山地福音隊，那位傳道我也認識的。敏雯一直對山地有負擔，我就問她，妳能確定他對山地有負擔嗎？還是想來平地，所以要與平地姑娘交朋友；阿咪說她不確定，我馬上接著說：「我對山地很有負擔。」事情就過了。我從來不敢想能與阿咪談感情的。

信仰路上 相互扶持

更沒想到的是，有一天下午我接到阿咪的電話，她說：「王哥有空嗎，能幫我佈置教室嗎？」那時她在幼稚園當老師，又逢聖誕季節，我二話不說馬上趕去幫她。佈置好後，我就送她回景美家；沒想到半路上摩托車壞了，又沒零件，她不好意思丟下我自己回家，我就抓住機會要請阿咪吃晚飯，免得讓家人等，她就打電話回家說吃了晚飯才回去。我還記得這第一頓飯是在台大對面的大聲公燒臘店吃的，吃飯時我提議飯後去碧潭走走，她又打電話跟媽媽說會晚點回家，就這樣，我倆在碧潭私定終生，彼此認定了。我不敢相信這事實，問她怎麼會接納我，她說要嫁給一個把耶穌擺在第一位的弟兄。我倆於1974年3月3日在台北石家飯店訂婚，1976年1月24日在永和禮拜堂結婚。從此生命中有耶穌做主，生活中有敏雯相愛、相隨、陪伴、幫助，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附記：季雄〈結婚四十週年的告白〉）



季雄（右一）全家合照。

為主所作，永遠長存

僅此一生

文／王敏雯

俯瞰大台北地區。（擷自 Google map）

僅此一生，轉眼就過去；為主所作，永遠長存。

僅此機會，尊主旨意，將你生命獻給耶穌，用你一生服事主，你的生命有最大價值。

無論你到何處，能擁有多少，有許多人圍繞在你身旁；當你來到主座前，與主來相比，這一切是虛空，全都不重要。

你若尋求 就必尋見

1966年的年初，我來到永和禮拜堂。那年我14歲。自以為從小就在教會主日學長大，理所當然我是基督徒，填宗教信仰「基督教」，會唱詩歌，會禱告；直到某天，一位與我同年齡的女孩來到教會。她有坎坷的童年，父親嗜賭，安排她去歌

廳唱歌，後來又被好心人收留，給她讀書，她被邀請來參加聚會後信了主；往後她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改變：她分享主怎樣對她說話，聽她的禱告。我心裡奇怪，我怎麼沒有她的經歷，神怎麼不跟我說話呢？我向主禱告，我渴慕主，我要認識主，尋求祂的面，照祂所應許「你們若專心尋求，就必尋見」——我真的尋見主了。那時的我，天天活在神裡面，滿足喜樂，主動讀經。讀經不再枯燥，與主交談，有來有往。神使用這位姊妹成為我的祝福。

在以後的日子，我渴慕為主活，渴慕服事主。我參加教會山地福音隊，對山地那些從小在教會長大的孩子，有負擔要告訴他們：「我們與神要有關係，不是在聚會中熱鬧一場。」越親近神，越覺得要將自己獻給主。在讀經中，在聚會中，好像主在呼召我是否願意將自己獻給主，服事



右圖：敏雯（右一）全家合照。

祂所愛的人；我對主說「我願意」。在一次教會的夏令會的培靈會中，我將自己獻給愛我的主。那年我 18 歲了。

神又藉著那位姊妹來堅定我的心。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這姊妹，那時他父親又強迫她去唱歌，她說她聽到我奉獻要服事主，她願意每個月為我存錢，來支持我去傳道。雖然以後我們沒有再見面，但神使用她來告訴我，神必供應我的需要。從我出來服事到如今，我沒有缺乏過，經歷「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堅定事奉 踏實生活

既然清楚神的呼召，我覺得要把最好的奉獻給主，我決定要繼續讀大學，為的是可以去讀中華福音神學院。因為高中是讀「台北市商」，以前覺得讀商職有一技之長，可以早早出來工作，分擔家庭的經濟擔子。但是要補習一般高中的課程，必須去讀補習班，後來跟王仲雄（二哥）借錢去讀補習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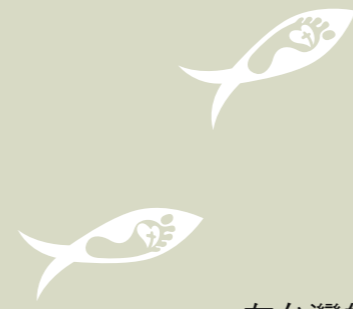
第一年商科未考上，第二年考文科，考上東吳大學夜間部外國語文學系。回想準備考大學時，晚上累了想去睡覺；但看到對面樓上兩姊弟還在讀書，不敢懈怠，提起精神，再繼續讀書。以前是為父母讀書，現在是為主讀書。我們這一屆考大學的人多，因此區澤元還找漆師母來為我們補習音標、英文文法，扎扎實實地為我打下讀音標的基礎。後來到泰北在美賽禮拜

堂開英文補習班，認識一些年輕人，請他們參加團契，也在傑傑學生中心教他們音標發音。在永泰治平學校教英文時，也教他們音標。

堅實裝備 仰望主恩

神的帶領很奇妙，我高商畢業後沒有到公司行號去工作，反而教會兒童主日學羅馬惠芬校長介紹我去天恩幼稚園教小朋友。那時我沒有教學經驗，彈琴也不是很好。他們需要中班的老師，已經換了好幾位老師；但還是讓我去試教，園長很滿意，很希望我留下來教。在幼稚園裡我學會如何安排課程，設計教案，維持學生秩序。現在想想是神奇妙的安排，讓我的琴藝增進不少，可以邊彈邊唱；更沒想到後來我到泰北及佻邦後，服事都是跟教育有關的工作。當然記帳也是有用的。後來永泰農場開始，季雄還要我擔任記帳。我們家裡的生活開銷，我也習慣記帳，不但日記帳，還做分類帳，這樣就知道每月的花費。好像從我將自己奉獻給主後，我的日子就在神的安排中進行著，每一個小站都有神的祝福。

因著季雄的介紹，我去怡和公司代班一位要去生小孩的。滿期時，剛好有一個職缺，又把我安排去保險部工作，後來又調到電報室工作，這樣我的薪水就可以貼補家用。之前教幼稚園時，剛去才五百多（供中餐），後來漲到八百多；怡和代班就三千了，後來又加到四千多，五千多；



在台灣的山地佈道



因著美國輪船公司成立藍鷹船務代理，秘書高寧邀請我去工作，給我八千，離開公司時薪資已經九千多了。那時為什麼離開公司呢？因為我知道神已呼召我。我該好好裝備自己，而且季雄東吳大學夜間部還未畢業，我可以去讀華神道學碩士三年。我不要把自己賣給公司，我要把最好的奉獻給主。

因為娘家的經濟需要，我一心想把妹妹介紹到公司裡工作，但經理覺得她沒有工作經驗，反而要用電信局的人；結果因為接替工作的人英文不好，常常把手稿打錯，以至出了許多差錯。這時公司經理才曉得原來不是光會打字就可以勝任這個工作。他們請我回去一個月，要我培訓我的妹妹和另外一位員工。這錯敗的經驗讓他們知道這個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提高了新手的薪水。想到這是神的奇妙安排，我娘家的經濟，妹妹因此也可以承擔了。後來神也祝福妹妹讓會計部的主任調她去做會

計部的業務。神的祝福總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心靈伴侶 謹之慎之

我的婚姻，也是經歷神的帶領。以前總想將來能嫁一個有錢的人，能夠解決娘家的經濟。但是認識主、信靠主之後，是希望能夠獨身，好好專心服事主。在初中的時候，海外基督使團有兩位姊妹（甘美琳、劉玫蘭）來帶領我們英文查經，很羨慕他們沒有家庭孩子的牽絆，可以專心服事主。

但是身旁還是會有弟兄獻殷勤，我想自己是已經奉獻給神的人，我的對象也必須是心服事主的；因此在感情的事上，我是非常謹慎。記得 16 歲時，輔導姐姐就要我們好好為將來的婚姻禱告，那時我就為此禱告。後來我們教會有山地福音隊及為山地教會青年預備的夏令會，在那裡就認識一些年輕的原住民傳道人，他們

很熱情，寫信來追求；但是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覆。我真的對原住民的弟兄姊妹很有負擔。他們像我以前一樣，對聚會不陌生，但不認識主，沒有重生。我很有心到他們中間，我甚至選修日文，因為原住民有許多老人家會說日語。

真誠 信任 愛意萌芽

記得是在教會的冬令會上，我拿著原住民傳道人寫的信，去問王季雄哥哥，他問我，「你知道這位傳道人對山地有負擔嗎？」我說「我不知道。」他又問「將來他是要來平地服事，還是要在山地服事？」我說「我也不知道。」突然王哥冒出一句話「倒是我對山地很有負擔」聽得我有些糊塗，因為晚崇拜的時間已到，正催大家進會堂聚會，我也沒有恍过神來。後來回到永和，季雄又來跟我說「在教會裡面，大家都怕交友不成，將來見面尷尬，只敢跟外教會的人交往；但是因為見面的時間不多，大家都是帶著面具，彼此是什麼也都不知道。我們永和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如果我們開始交往，大家也就會跟進。」那時我也沒有回答他。

後來因為我們幼稚園要佈置教室，我請趙景泗姊妹幫我畫卡通畫，圖畫要貼在牆上，我就想到季雄剛辭去了他在爸爸工廠的工作，預備要插班考大學，他有空，就打電話給他，請他來幫忙。貼完圖後，他說他騎摩托車載我回景美；沒想到騎到水源街時，摩托車壞了，推到車行，他們

說要去買零件才能修理，需要一段時間，我不好意思丟下季雄離開，就陪在旁邊，他就說你跟媽媽說一聲，王哥請客吃晚飯。就這樣我們吃完晚飯，季雄就帶我去碧潭，我們一起禱告，就這樣認定了。

想到以前，我還記得自己曾說將來要嫁，也不要嫁給永和的弟兄，想不到自己還真是第一個跟永和的弟兄交往。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季雄時候的情境，那是跟團契弟兄姊妹們去圓通寺郊遊，而他和徐國經居然放水鴛鴦炮嚇人，當時就很討厭他。

生命點滴 體現信仰

後來看到他的改變 -- 對教會的弟弟妹妹們很有愛心；我有問題問他，他也能把事情分析清楚，讓我知道該如何處理。記得他在關心區家七個孩子的事上，讓我看到他的愛心：區家有幾個孩子剛好是同一個月份過生日，他就要去幫他們過生日，從去菜場買菜、洗菜、做菜，還有買蛋糕，唱生日快樂歌，這些讓他家幾個弟弟妹妹們都很開心。他第二天還帶他們去動物園，兒童樂園，故宮去玩。此外教會慶祝母親節時，為了要買康乃馨，還跟著他騎腳踏車到秀朗路鄉下去買便宜一點的花。還有帶著我們坐指南客運到泰山憲兵訓練中心，探望宋哥哥，或許就是這些關心人的美德，改變了我對季雄的成見。也可以這麼說，我在季雄身上，看到他對別人的愛心，就像我媽媽對人的愛心一樣真

誠，那是我沒有的；但是，這是我羨慕的：活出來的生命。

我 20 歲和季雄作朋友，談感情，22 歲訂婚，24 歲結婚。爸爸媽媽對季雄都有好感，或許他們看到季雄時，他已改變許多了，加上他又會說上海話。我在怡和公司上班時，媽媽還要我帶兩個便當，因為季雄為了存錢結婚，中午都是吃牛肉湯麵，而我在怡和工作時，中午就兩人一起吃中飯。晚上我去東吳大學城區部（在小南門）上課，還好不必到外雙溪東吳校本部，只有週六要去外雙溪上體育課。媽媽喜歡煮豬腳給季雄吃，爸爸笑說是媽媽愛吃吧！

真誠心態 困境解方

我和季雄結婚時，因為他們家沒有多餘的房間，大哥二哥都還住在家裡，就在樓上租了兩房兩廳的房子，季雄還去僑大家具行訂製家具。他總是為我預備最好的。平常他下班回家，買好菜，洗好，切好，準備好後，就去參加禮拜堂晚間聚會，到晚上 10 點我們才吃晚餐，還把第二天中午的便當也弄好。主日中午，有些單身弟兄，也到我們家吃中飯。有時少年組開同工會，也會到家裡來。後來二哥買了房子搬出去後，我們就搬到樓下和爸媽同住。

一年後，以前印尼華僑聚會的伯大尼聚會地方空著，他們說「如果有人把這房



上圖：蜜月途中

下圖：敏雯（後排右一）與區家七姊妹

子修好，可以免費住一年。」那時因為有些學生晚上需要有讀書的環境，但禮拜堂的黃伯伯晚上要休息，所以季雄就說我們去修理這房子，可以開放給升學的弟兄姊妹使用。後來復興商工團契也來借這地方用，有的來打乒乓球，有的來讀書，很是熱鬧。我下班回到家裡，冷水壺的水也喝光，地上堆滿了拖鞋；我都怕回家，有時

神的時間到了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歌林多前書 9:23)

前進泰國

我和敏雯懷著大家的祝福，傳福音到泰北。

文／王季雄

(圖擷自 Google map)



1981年4月29日上午，我是第二次；而敏雯是第一次要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

在家人、牧長、同工和主內肢體的祝福下，面向泰北，往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出發了。這次是為要與人分享福音而跨出的信心步伐。

就逃回娘家去避難。

有時有些孩子離家出走，父母親打電話來找季雄去幫忙找小孩，我就覺得他都不關心我。有人說「一個人的優點，也就是他的缺點，說人節儉，但同樣也可以說他小氣；說人大方，也可以說他浪費。看

我離開永和教會，那是不可能的！我在那裏蒙恩得救，被餵養，造就，學習事奉；那裏有我的牧長、同工、肢體；壓根就沒想過要離開。這次去泰北正驗證了「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吳勇長老 海外先驅

上世紀70年代，吳勇長老心中有了海外宣教的負擔，只是台北地方教會尚無共同看見。直到1979年，他說要去印尼

我們用什麼角度來評論」以前覺得季雄有愛心，關懷人，是他的優點，但是他去關懷別人，我就受不了；我感謝神，讓我看到自己的自私，只體貼自己，只想擁有季雄，不願讓別人佔有他。神知道我們將來要去泰國服事，就在「伯大尼」好好的操練我。

宣教，那時台北地方教會七堂才組成了「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小組」，共同差派吳勇長老成為第一位宣教士。他在新加坡等進入印尼的簽證。因印尼正式宣教士簽證遲遲拿不到，吳長老藉這等待時機在東南亞各處培靈、佈道。泰國有呼聲，吳長老就寫信給台北教會的長老們：印尼宣教的門沒開，泰國北部有呼聲。

台北教會的長老們決定先派「七個探子」，實地去泰北了解情形。七位探

後來因為宋哥蒙神呼召，決定離開印刷廠；季雄就按之前的計劃，辭了銀行工作，去幫三哥的印刷馬工作。印刷廠工作有時需要加班到很晚才回來；我都睡一覺醒來了，他還不在床上，我按捺不住就胡思亂想：會不會出車禍了？或是怎樣怎樣了？

子分成二組；一組前往泰國東北部的難民營，組員有林治平、鄭家常、楊江生、宋先惠四位；另一組前往泰國北部難民村，組員有王長淦長老、阮大年、漆南智長老三位。議定1980年4月8日前往泰國。

公差探子 夢見 Timing

不料，在1980年2月農曆春節前，漆長老的腦血管瘤破裂，緊急動手術，手術很成功；但醫生卻囑咐不能搭飛機遠行。因此他把我叫到病床邊，要我代他去泰北做「探子」，我也一口答應。就是那次的「公差」，使我體會到：神的時候到了。然而早在1979年暑假，黃子嘉老師帶華神的短宣隊去泰北，他回台後有在永和堂分享泰北的種種。此後我會作夢去到從來沒去過的地方，看到許多從來沒看見過的房子。當我們一行人乘飛機抵達曼谷機場後，我第一次搭冷氣巴士去美賽，晚上出發，到美賽時天色初亮，在微亮的晨曦中，我驚訝那些夢裡的房子竟然出現在我的面前。結束泰北探察回到台灣後，我就跟敏雯說：「神的時間到了，我們去泰北吧！」

以前在娘家都是媽媽與人應對，我無須為此傷腦筋，有事父母撐住，我都不需要操心。跟季雄結婚，也樣樣讓他做主，我只要順從就好了，因此也造就了我的「懶惰」。感謝主！「伯大尼」磨練我成熟、勤勞、與人交往...，從「兩人」進到「眾人」，從「勉強」到「甘心」。✿



1980年8月初，差傳小組安排林治平帶領福音隊在廊開佈道。

吳勇長老原本要去印尼傳福音，但因印尼政府不給宣教士簽證，吳長老就在新加坡學印尼文等待。曼谷心聯堂請吳長老去培靈，就提出泰北需要會講普通話的傳道人去傳福音，吳長老就寫信給台北教會，希望有人去看一下，了解知道那邊的需要。台北教會就安排了七人小組為

探子，去東北部廊開（林治平、宋先惠、楊江生、鄭家常）泰北（王長淦、阮大年、漆南智）但因漆長老在二月時，腦血管瘤破裂，動了手術不能遠行，他在病床上想到季雄，因此就讓季雄代替他去探訪。

在這之前，華神黃子嘉老師曾帶華神學生去泰北，回台後也在永和分享過泰北的情形。

為什麼會去泰國服事

文／王敏雯

1980年4月季雄去到泰北，清晨巴士駛入泰北，映入眼簾的房子，是曾在夢中見過的。到美斯樂村，看到福音的需要，在那裡有位香港宣教士陳慧茵姊妹，即將離開，她覺得單身女性在雲南人的社會中傳福音比較困難，若是夫妻搭配那就更好了。

季雄從泰北回來就跟我說：神的時間到了。他等神的呼召已九年了。剛好1980年6月，他完成東吳大學夜間部法律系的學業。當時我已在華神進修。原以為他不會那麼快放下工作出來，我就去讀道學碩士；但因為他的時間到了，我就改成基督教證書科，和第十屆學生進去，跟第八屆出來。季雄說他把我從「神學」的苦海中解救出來，讓我進到神所安排的「學神院」中學習。

1980年8月初，差傳小組又安排了福音隊去泰國廊開難民營，配搭海宜宣教士胡千惠姊妹。福音隊成員有林治平、蘇義雄、我、王敏雯、曹勝青、吳平妹等。我們一行人來到難民營中，我看到他們的飲食情況，心中十分感慨，很可憐他們。本想向神請假十年，賺錢去幫助他們；但仔細一盤算：若十年能集1000萬，現在難民營中有四萬難民，每人一次分得250元一可換美金10元，這對他們有何幫助呢？接著心中升起另一意念：若能與未聽聞過福音又苦難的人住在一起，幫助他們，把福音傳給他們，那多有意義啊！這也是我以後有心志去落後或未開發地區傳福音的種子吧。

密鑼緊鼓 闖關成功

福音隊從泰國返台後，差傳小組就開始替我們辦理申請入泰的宣教士簽證。那是手續繁雜，費時曠日，要層層通關：先要取得泰國宗教廳的核准；才能再申請泰國勞工廳的核准；最後一關才是移民局核發簽證。我們是泰國基督教總會第十二區會邀請的宣教士，基督教總會只有100個宣教士名額，說真的比例上很少人能取得宣教士簽證進入泰國的。感謝主！最後我們是拿宣教士簽證入泰的。其實差一點就過不了申請的第一關：在向宗教廳申請時，必須要有接受神學教育的證明。這第一關，我以為無法跨越了，因沒讀過神學院，自然也沒有證明。這難題壓在我心頭，有一天晨更後我跟漆長老說：「難道

在教會晨更、參加聚會、學習事奉，不是接受神學教育嗎？」後來漆長老就用有教會抬頭的信紙寫了一份證明，蓋上教會的大印，最主要的內容是寫明我在教會接受神學教育達十年之久！這份證明送出後，我心裡仍然很忐忑；沒想到泰國宗教廳接受了。接著其他的簽證手續一帆風順，感謝主！

追隨先驅 進入外邦

我們在1980年12月底的差傳年會中被差派，成為「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小組」的第二位宣教士。

以下三節經文好像是主耶穌藉著聖經在向我說話：

一、「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裡聚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以賽亞書49：5-7）

二、「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羅馬書15：20）

三、「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歌林多前書9：23）

在曼谷學泰語時，林佩義師母帶我們去看林佩義牧師，他已肝癌末期，在醫院因打嗎啡止痛昏睡，季雄看到他時，向主說「若是我服事你，到了老年臥病在床，你也沒醫治，我是否要服事？」想到施洗約翰，基督的開路先鋒，工作完畢，結局竟是被砍頭。

曼谷三個月 文／王敏雯

主啊！不計較結局如何，我們仍然要事奉祢！

想到1980年暑假，去泰國東北部廊開難民營服事一個月，看到那些難民吃的是菜皮、臭魚，季雄內心向神請假10年，想去賺錢幫助難民。神給他計算，若他一年賺一百萬，10年賺一千萬，分給四萬個難民，每人分得250泰銖（合美金\$10元）你給他們，他們也不會富有，但，你花10年的時間，住在他們中間，把福音帶給他們，那價值遠勝過去賺錢來幫助他們。

5月初語言學校尚未開學，和姚瑞東牧師去泰北山區，探訪滿樂福村，象山僕僕村，第一次坐牛車，是兩頭牛一起拉車，真是同負一軛，夫妻、同工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走山路感觸很多，若不去怎知在許多深山裏，還有許多村落連耶穌的名都沒聽過。

在曼谷學泰語三個月，暫居講客

家話的合一堂，傳道人薛妙恩老師，還有執事葉姊妹、卓弟兄、張弟兄，對我們很照顧。週四晚上我們教年輕人中文，週日講台分享。有時週末也會去附近的伯特利聖道學院，認識從緬甸、泰北來的神學生，跟他們交談學習的難題，或者坐公車去曼谷郊區

走走看看，有時也會坐錯車，但坐錯車也是恩典，發現郵電總局在哪裡，那時打國際電話必須去郵電總局。還記得宇宙光同工八萬，在新加坡參加完華福會後來到曼谷要打電話回台灣，我就自告奮勇帶他去郵電總局。

還有蔡國山牧師夫婦有事路過曼谷約了要來看望我們，就帶他們去餐廳吃飯，遇到心聯堂的黃弟兄，他很熱心介紹泰國菜及幫我們點菜，等我們吃完要去結帳時，櫃檯的人說黃弟兄已替我們付賬了。

感謝神！在學語言的事上，我們比西方人更易抓到訣竅，發音準確。周一至周五我們上午學泰語，午飯後又回語言中心複習，因曼谷很熱，中午頂著大太陽回去，還不如回語言中心還可吹冷氣。有時老師也會與我們練習說泰語。我們只學了三個月簡易生活會話，區會覺得夠了，因為泰北都是說華語，就讓我們去泰北了。✿

1981年4月29日，我們從台灣飛抵曼谷廊曼機場，來迎接我們的是泰國基督教總會第十二區會的區牧姚瑞東牧師。高大的姚牧師，說著流利的國語，使我們頓感親切。當天晚上，由陳國輝主席設宴接待，介紹認識了十二區及心聯堂的教牧同工們。區會安排我們住在曼谷合一堂。那是一間以客家語聚會的教會，由一位女傳道薛妙恩姊妹在那裏牧會，週間白天還辦托兒所，一樓聚會，二樓是客房。

水果、太太 都放冰箱裡

姚牧師帶我們熟悉環境、去泰國基督教總會報到，參加基督教總會辦的泰語學習班，辦勞工證等。我們很快就進入狀況，自主自行，自由自在。學習泰語的興趣也很高。我的膽子大，老師要我們造句，我用泰文說「我將水果放在冰箱裡。」同學們笑翻了，我不知錯在哪裡，老師說，你說成了「我將太太放在冰箱裡。」

1980年12月底的季雄和敏雯的差派禮



合一堂附近有一處公園，我們常去散步，附近還有一座泰拳館，可惜沒進去觀賞過。因為合一堂的年輕人想學中文，我們每週四晚上教他們唱中文詩歌及用中文查聖經，我們則跟他們學泰文。我們基本的泰語已能說，坐車、買東西沒問題了。我們還自行去華欣海邊玩，回到合一堂後，管堂的姊妹問我們搭甚麼車去海邊的，我不會火車的泰語，就比手勢，並發出嗚嗚聲，她看懂了，並教我說：「囉的ㄘㄎ」（泰語：火車），那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的。

在曼谷學泰語期間也曾陪姚牧師一起北上清萊探訪教會，去了象山、回果的僕僕教會，滿樂福佈道所，第一次坐牛車，還是兩牛同負一軛的牛車，上象山僕僕教會也走了五、六個小時的山路。姚牧師很能走山路，原來他時常跑步，難怪體力、腿力那麼好！

1981年，敏雯在曼谷的合一堂庭園



出發前讀到以賽亞書第50章，三個黑色粗字標題：
奉命傳道 甘受凌辱 知主佑助 心志益堅 宜賴神 勿恃己能

原本我們要去美斯樂；但美斯樂是佈道所，不需要兩對傳道人，因此區會要把杜光耀夫婦調到滿堂。他們才剛結婚，杜師母是美斯樂人，要離開美斯樂讓她很難過。我想我們不是長時間在泰國，在哪裡都可以呀，因此區會就把我們安排到美賽禮拜堂。

美賽教會事奉

因著去到美賽，我也有許多學習。

我在美賽禮拜堂有將近七個月的操練和服事：

- 1、因著美賽位於泰緬邊界，常有許多弟兄姊妹來訪，也就認識泰北、緬北的傳道人，學習聽、講雲南話，學習接待客旅。
- 2、弟兄姊妹常帶我們去探訪未信主的親朋好友，希望他們能信耶穌。因此有許多的慕道朋友來參加聚會，後來就受洗信主。
- 3、在永和被稱呼「王姊」，這裡變成「王師母」。也安排我主日信息分享，帶領禱告聚會，甚至到外堂去分享。
- 4、週間也到孤兒院去教孩子們唱詩歌，教中文，講聖經故事。
- 5、平常下午，緬甸大其力的孩子來學「福音識字」讀本，因為沒有錢去讀中文學校（後來在永泰也教成人讀福音識字讀本，課本有三冊，又再請王良玉老師繼續編新讀本。）

6、週間晚上，也有教在美賽幫工的年輕人英文，他們很喜歡學習，因此也開啟了週六晚上的青年聚會。

我在美賽有深刻印象的事：

- 1、季雄去擺夷家趕鬼的事。
- 2、季雄帶吸毒的人坐船去回中坡找戒毒所。
- 3、張家翰弟兄到最後一天晚上才下定決心來到禮拜堂報名受洗。
- 4、在美賽訓練兒童詩班（Happy home 的孩子）。後來滿堂成立教會，我還帶兒童詩班去獻詩「傳給人」。

在美賽時，我受風寒得病，痊癒後，姊妹們認為我是出疹子，特地找草藥煮一桶水，要我洗熱水澡，令我感動不已。雖然他們生活貧窮，但是他們愛主愛人的心是豐富的。✿



文／王敏雯
(1981年8月-1982年2月)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 章 8-9 節）

三個月很快就過了，姚牧師問我們到泰北後要去哪裡？我們就說：美斯樂。因那裏有一所興華中學，有學生1000多人，我們對學生很有負擔；又1980年來作「探子」時，曾到過美斯樂，那裡有香港宣教士陳慧茵姊妹在美斯樂佈道所傳福音，她準備要回香港了，希望能有一對夫婦來接替。但這時已有剛結婚（1981年4月1日）的杜光耀夫婦在那裡事奉，而杜師母張鳳鳴姊妹又是美斯樂本地人，若我們堅持一定要去美斯樂的話，區會就要將他們夫婦調去滿堂佈道所工作，因此我們就不堅持了。交由區會為我們安排事奉的地方。後來我們就被安排去泰國最北的縣城浸信會美賽禮拜堂服事。

心存神恩 讓主帶領

美賽禮拜堂地處泰國最北的一個縣城中，接連緬甸的大其力，是清萊山區傳道人採購日常用品的必來之地，也是緬北傳道人進入泰國的必經之路。1981年8月初，我們結束了在曼谷三個月的泰語學習，來到了美賽禮拜堂。他們沒傳道人，

原本在那裏牧會的傳道（何以嵩、馬小芸夫婦）去了聯華新村事奉，只有一位伯特利聖道學院的實習生鄭昌源弟兄留守。我們可說是無縫接軌，馬上參與了清晨的晨更，周三中午的禱告會，兒童主日學，周六晚上的青年聚會及主日崇拜，另有不定時的家庭感恩禮拜等，還需接待常來往的傳道人，可說在永和禮拜堂受的造就、事奉全都用上了。晨更聚會是何馨亭老弟兄堅持要守的，他還找了李瑪莉姊妹來幫忙師母，執事會主席李燦林執事及弟兄姊妹都很愛我們，大家像家人一樣挺溫馨的。

我們常跟弟兄姊妹及來禮拜堂的傳道人分享，我們是怎麼會有心來泰北的，分享耶穌是來的目的，誰願向親朋好友傳耶穌，可介紹，並帶我們認識，也請告訴我們附近哪裡還有福音未到的村寨。

我們在美賽禮拜堂只有八個月左右，一直是住在禮拜堂，弟兄姊妹有事隨時都會來禮拜找我們的。有一天上午，一對擺夷老夫婦來禮拜堂找我們，透過翻譯我



左圖：受洗聚會。

右圖：何老伯和鳳華等。

們知道他們的來意，原來他們的家以前是養擺夷小紅鬼的，但信了耶穌以後，請傳道人將家中所養的小紅鬼趕出去了。最近他們對面在地方上有點勢力的鄰居，要他們搬家，因他們信耶穌後，他家的小紅鬼沒地方住了，就跑去鄰居家，害得鄰居家的兩個兒子，一個說不出話，另一個拉肚子，吃甚麼藥都沒用。鄰居相信只要他們搬家，小紅鬼就有地方住了，會離開鄰居家，鄰居的兒子就會好了。

我們在禮拜堂一起禱告，然後就去拜訪他們的鄰居家，說明了我是禮拜堂的傳道人，問他們：「你們真的要趕人搬家嗎？若他們搬家後，你們的孩子仍不好呢，更何況泰國政府也不允許你們這樣做的。」鄰居看我不像泰國人，不知是何方神聖，

1981年4月大家帶著祝福到松機場給我們送別，我和敏雯懷著大家的祝福，送福音到泰北。

也不知怎麼答我，我說將你的孩子帶來，我看著二個眼神呆滯的孩子，向著他們說：「小紅鬼們，我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要你們離開他們，我在禮拜堂，有本事來禮拜堂找我。」說完後就帶著那對擺夷老夫婦回禮拜堂了。

神進來 鬼出去

當天半夜我被驚醒，那種感受是以前沒有的經驗，我馬上感覺到真是小紅鬼來了，我立刻大聲宣告：「這裡沒有你們的地方，也不能回你們出來的地方。」心中頓時得安息，知道主耶穌行了大事，接著就安心的再去睡了。天剛亮，我就跑去他們家說：「你們的孩子好了吧！」他們說：「你怎麼知道的！」我說：「小紅鬼昨天半夜來禮拜堂找我了。」他們驚訝

的答道「孩子半夜會說話了，另一個孩子也不拉肚子了。」我說：「你們還要他們搬家嗎？」他們說：「不會要他們搬家了，謝謝你，謝謝你！」我說：「耶穌是真神，你們也要來信耶穌啊！」他們答說：「好的、好的！」擺夷族都是禮佛的，佛教就是他們的文化，以後他們仍不願信主。

以後我們每次去美賽禮拜堂時，那對擺夷老夫婦一定會來握住我們的手，像看到家人一樣親切！

泰北山區 佈道艱辛

又一次，有位年輕人來禮拜堂跪在我面前，要我救救他，他是個吸毒的，走頭無路了想要戒毒。我相信耶穌能救他，想要把他留在禮拜堂幫助他；但執事們說：

「王老師，吸毒的人很複雜，我們不能讓他住在禮拜堂幫助他，會給教會帶來麻煩的。清萊茶房有一戒毒所，你可以送他去那裏戒毒。」我就要求執事們讓他住一宿，及了解如何去清萊茶房，預計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帶他去清萊茶房的戒毒所。

清早出發，搭公車、坐船、走路，到傍晚才找到那戒毒所，但主持人王庭貴老師外出佈道沒在家，我就說明來意，沒人能做決定，但知道他預計今晚會回來，我就要求住下，等他回來。晚上九點多了，外面下著雨，王庭貴老師帶著佈道隊回來了，一身濕透了，晚飯也還沒吃，他一進門戒毒所頓時有了生氣，同工們在預備晚餐時，我們有了簡單的交通，他一口答應，佈道隊員吃完晚餐，接著就是晚禱，

美賽受洗肢體。



泰北山區有詩歌響起！
我們去回應～永泰在山區對耶穌的呼喚

進駐永泰

文／王季雄

泰北山區。永泰村在下面縱谷之中（摘自 Google map）



我與提多傳道往象山途中，雨中趕路。

在伯特利聖道學院的結業生何永生弟兄，他有一天（印象中是 1981 年 10 月初）特地來美賽禮拜堂找我。他是在滿樂福村實習，其實是開拓。當時他是在周大叔德良家聚會，他邀我去分享；沒想到這個邀約正是神帶領我們去永泰村開拓福音的時機。

山區歌聲 傳遞福音

去永泰村必須經過滿樂福村。自從福音傳進滿樂福村後，村民的歌聲，改變了村裡氛圍，這讓永泰村長很訝異。周大叔本來就與永泰村的雷良祥村長很熟，雷村長一問之下才知道村裡來了耶穌老師，

他緊接著問：「能幫忙介紹一位耶穌老師嗎？」……

我們在滿樂福村幾天的聚會結束後，何永生弟兄就問我要不要去永泰看看：那是一個福音還沒到的村子。我說：好呀。說走就走，沒想到這一走就走了四個小時的山路，那時我很胖的，累壞了。到永泰村已是傍晚，我們就歇在唐嫂家。她是永泰唯一信主的；在緬甸曾被鬼附，請道士、和尚趕鬼都失敗，和尚介紹她去找耶穌試試；結果信耶穌的人將她的鬼趕走後，她就信主了。後來她到永泰，村民都還沒信主。所以聽說我們是耶穌老師，她很樂意接待。我們在她家吃了晚飯後就去拜訪她家鄰居，張台長家，碰巧他們正在縫製中華民國國旗。那天是 10 月 8 日，張台長說：是學校慶祝雙十國慶要用的旗子。哇！沒想到他們比我還愛國。我就表明自己來自台灣，旁邊的馬建華台長馬上邀我來永泰當老師，我說下次帶師母一起來。心中暗暗決定，這就是我要來的地方。

大家休息時已快半夜了。第二天一大早打鐘起床晨更，王老師向我介紹戒毒所的作息及規定，帶去的年輕人都願意遵守，沒甚麼手續，即刻入戒毒所。後來聽說那年輕人受不了戒毒的苦跑了；但那一趟戒毒所之行使我體會在泰北山區佈道的艱辛。

宣教佈道 四方八面

在美賽，我們常探訪弟兄姊妹的親朋好友，向他們分享耶穌。美賽當地缺乏華文讀物。遇到識字的人，我就送他們福音書籍，像《到底有沒有神？》、《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嗎？》、《耶穌是神的兒子嗎？》等，然後下週再去拜望他們，了解他們讀後的想法。我記得呂仁豪、黃西文、曾憲武等前輩，是我常去傳福音的對象。不識

字的就與他們講見證，搏搏感情。

還有一群在美賽工作的年輕人，我們還專門為他們開了英文班，8 個月內居然有 43 人受洗歸入主的名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張家翰弟兄在受洗報名的最後一天晚上九點，親自來禮拜堂很慎重的跟我報名要受洗，真的很感動。

敏雯是 1982 年 2 月 28 日主日後離開美賽去永泰村的，我則是到 5 月 20 日才上山，因實習生艾應昌弟兄四月才能到美賽禮拜堂，我希望能帶他探訪美賽禮拜堂的每個家庭，讓他能更深入了解美賽教會，可更快進入狀況。我在美賽的日子很充實，有許多的學習，對後來在泰北的事奉有很大的幫助。✿

1982年2月28日主日崇拜完，我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季雄坐公車去美占。我記得美賽教會有些弟兄姊妹和孩子們都到車站送我，依依不捨的表情，如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記憶裏。到美占再換小車去滿樂福（滿老胡村）後，永生陪我們到永泰，他們傍晚就下山了，留下我在唐嫂家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第二天主任讓學生幫我拿行李，帶著我到指揮部旁的女老師宿舍，還好有兩位從美斯樂來永泰教書的老師（涂梅香和許老師）與我作伴。

那時已是旱季，沒有什麼蔬菜，配飯的就是辣蘿蔔條、醃豆腐乳，每次辣的我鼻涕直流，難得殺一頭豬，吃的津津有味，也不怕是肥肉，因山上的豬是放養的，所以吃起肥肉也很有嚼勁。

右圖：王克志和王敏霓等來訪。

下圖：我、季雄和何永生在往永泰途中半山腰的山坡上。



初到永泰

文／王敏雯

李永老師是教務主任。他安排我教六年級班的數學、英文，四年級的中文，再兼六年級班的導師，還有全校學生一起上的音樂課。每週週會都要請我訓話，我就每次講一個勵志故事。

學校的作息時間是早上七點到九點上兩堂課後，大家回去吃早飯，接著10：30到下午3：30再繼續上課。課本用的是台灣版，沒有字典，沒有參考書，教起來還真不容易呢。後來趕快寫信請永和的弟兄姊妹幫忙找來一些參考書、字典，希望在教學上對老師們有幫助。教室的屋頂是茅草，牆是竹子編的，兩間相鄰上課，是會彼此受干擾，因為是「團體」困難時期，所以教室也是非常簡陋的。

六年級班只有一個女生段素琴。

右圖：王克志騎馬過溪。



回美賽後我把想法告訴敏雯。那時美賽禮拜堂還有些事奉，我們走不開，敏雯說再找時間去看看。

永泰開荒 佈道福音

12月初將時間空出來，我們一起去永泰走了一趟。途中的山路可把敏雯累壞了，上坡時，何永生在前面用竹子拉著她，我在後面推著她，足足走了五個半小時才到永泰村，到了唐嫂家就躺下，起不來了；但她心中有個意念：主啊！若明天我能順利下山，我就知道來此地事奉，祢會加力量給我。說也奇妙，第二天起床，敏雯的腳一點都不痛，當天三個半小時就下山了。就這樣，我們就決定來永泰開荒佈道、傳耶穌。回去美賽禮拜堂與執事們分享此事，也向十二區會說明我們的想

法，事情就這樣成了。

永和姊妹 探訪永泰

1982年1月下旬，永和堂的賴秋月、王克志、邱佩如、王敏霓四位姊妹來看望我們，那時我與泰北同工在美斯樂附近山區佈道，敏雯去曼谷接她們。由於坤沙部隊襲擊美賽縣城，她們無法按原定計劃到美賽，就請清萊真理堂的黃亞成牧師去清萊車站接她們，安排專車直接把她們送上美斯樂。我與她們在美斯樂會合，一起去永泰村。她們也想去看看我們要去開荒的永泰村及治平小學，剛好將王克志預備的書籍當見面禮，送給了永泰治平小學。

王克志在「鄉音千里」書中這樣寫到：「太陽尚未露臉，周大叔就率領著一



男生有趙強龍、李家富、岳國興和兄弟兩人譚應發、譚應福（他們是康有培的小舅子）。陳元泰從回鵬搬來，因為永泰沒有五年級班，就讓他跳班讀六年級；所以在學習上有些吃力，我就幫他補習五年級的課業。他家養牲口，所以有時要去放馬，或幫別人馱東西。郭新華是郭醫官的大兒子，才從中國大陸來，他寫的都是簡體字。禹增華是馬建華、馬興華的兄弟。張文才是元泰的表弟，家在回鵬。陳孝君和楊康，想去美斯樂讀中學，所以下學期也來讀書。詹廣權是詹校長的兒子，還有毛惠強，他們住羅家寨。一共十四個學生。

羅家寨到永泰治平學校讀書的孩子也有十多人。每天早上，他們早早就從羅家寨包著飯，走山路到永泰讀書。以我的腳程，去他們的村寨，要一個鐘頭，他們蹦蹦跳跳的跑，大概半個鐘頭就可以到學校了。有時在家，都會聽到他們邊走邊唱

歌，尤其是詹廣花，她的歌喉真的好。

我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住在指揮部。他們為老師們預備了煤油氣燈。劉佩雲、沐秀夫婦找我教他們讀中文，後來陳元香想複習英文，也來找我教他，又有老兵王文星（小名老鼠）也帶著課本來請我教他讀書。我很樂意教有心上進的人，不覺得厭煩。李主任嫌他們影響我備課、改作業，想禁止他們；但我還是教他們。因我白天就在學校把作業改好，備好課了。

初到學校，我真看不慣李永主任。他責罵本地老師的言詞犀利，對我卻阿諛奉承，我真受不了他。我也曾為這事難過，我知道上帝愛他，但是我無法接納這個人，感謝主！季雄也幫助我來面對他。主日我就在唐嫂家教小朋友唱詩歌，講聖經故事。我很想念美賽的弟兄姊妹，更想念季雄，總覺得他沒有我在旁照顧很可憐。

小隊人馬前來。今天我們要徒步向永泰村進發。一行人在樹林裡，山崖間，沿著僅容一人的羊腸小道撥草前進。群山靜悄悄地，風聲鶴唳的陰影籠罩各人的心頭。

一匹高大的騾子負責馱運行李，兩匹租來的瘦馬則充當座騎。我們原本不善走山路，更不會騎馬，但是到了泰緬邊界，你會無懼於九小時的長途跋涉；你會使出渾身解數，任由老馬載你翻山越嶺。今日，我縱然不曾親腳走完染遍遊擊鮮血的歷史路程，卻親身體驗艱苦卓絕的遊擊精神。

「永泰」像每一個難民村一樣，視下一代中文教育為第一要務。他們不為自己極其落後的生活要求什麼，卻殷殷盼望能獲得教學圖片和課外書籍。在這裡肩負延續民族薪火重責大任的是僅有五班學生的「治平小學」。我們應邀教他們唱「中華民國頌」——這是該校師生

嚮往已久的一首歌。他們對福音詩歌和故事也極度歡迎。王季雄夫婦即將來此建立教會，敏雯姐也將在治平小學教書，福音與生活的結合，祝福他們撒下種子，早日開花結果。

孩子們嘹亮的歌聲穿過教室的茅草屋頂，在山坡上傳送。信步走過矮小的玉米田、甘蔗園，踩在永泰貧瘠的泥土上，痛恨自己為何不是土壤學者、農業專家。但是——就像那日對著大門深鎖的美斯樂醫院一樣只有嘆息了。

永泰村自緬甸遷泰不及三年，村民部分是質樸的卡瓦人，他們的饒勇善戰遠近馳名。其中有一位張先生曾告訴我們說：『不論離祖國多久、多遠，我們永遠心向祖國。』

離別了永泰，我們在眾人面前唱「再會歌」，英雄有淚不輕彈，但是幾位久經戰爭的永泰軍官，卻在此時淚光閃閃。我們的眼睛也不禁一片模糊，我們高高興興地來了又去，而這些一生貢獻給國家的人，卻可能一生在這裡辛苦，故國家園是一場多麼遙遠的夢，人生的際遇何等難言啊！」

王克志返台後嚴然成為永泰的特派員，到處推薦永泰，援助永泰，組織愛心

左圖：秋月 and 佩如等來訪。

左圖：客人們過河涉水去永泰參加獻堂禮。

下圖：王克志等人在解壽家門前啃甘蔗。



團體送我們一塊村寨中央的山坡地，是禮拜堂的預定地，也可以蓋我們的住處。在山區，大家只有自己的房子

，沒多餘的房子。所以滿老胡教會的弟兄們來永泰幫我們挖平地基，地基弄好後，我們的住屋就包給雷村長來蓋。✿

四月初，因老象塘教會張雲教老師結婚，我就請假下山，到美賽參加婚禮；也想念美賽教會的弟兄姊妹，當然還有季雄啊！學校為我安排艾太太的大騾子。這是我第一次騎牲口，有人用繩拉著牠，騾子很高大愛沿著山崖走，走走停停，吃口草，又拉屎，我很緊張怕掉下去，雙手緊緊抓著馬鞍，到了美斯樂，兩隻手的手指彎到都伸不直了。

快樂相聚的時光很快就結束了。胡千惠姊妹要去孟芳參加中福團郭誠老師的按牧禮，想經過永泰，探視我們的村子，再去孟芳，因此我們一起坐車進山。沒想到我們到了滿老胡村時，我發冷又發熱，人極度的不舒服，頭痛、全身痛，當時以為中暑，想休息一晚，明天就沒事了。第二天勉強上山，請郭醫官來看，他說是「打擺子」，就為我注射奎寧，這一下食慾也沒有了，吃什麼喝什麼都嘔吐。廁所在外面，夜裡下雨走出去，更是辛苦，後來找了一個桶，就充當馬桶了。千惠替我去教課，她看到我們的伙食，問我「你敢吃肥肉？」

初得瘧疾

「以同理心看待別人的需要。是神讓我進永泰學的第一課。」

文／王敏雯

我說「當沒有肉吃時，肥肉吃在嘴裡都香呢！何況是放養豬，牠的肥肉很有嚼勁呢！」

過了幾天，到郭誠老師要按牧時，千惠從永泰去孟芳。季雄說「我帶你去孟芳醫院檢查、化驗是否還有瘧原蟲？」因此學校就幫我找了一匹馬，騎到孟安再換小車去孟芳。

孟芳醫院查不出我身上的瘧原蟲，大概被郭醫官的奎寧治好了。季雄和千惠去參加按牧禮，我在客房休息。後來郭師母（來自香港的上海人，跟季雄很談得來）來看我，她罵季雄，「你要讓你老婆死在這裡呀？快帶她回台灣！」她還給我錢要我買些營養品補身。讓我都自憐起來，想哭想家了！第二天身體好些，我早上參加晨更，唱詩歌「我

平時當靠救主，遇難事求主幫助，我信心雖還不足，惟要信靠我救主。靠耶穌度過今世，靠耶穌能行萬事，我不論走何險路，惟要信靠我救主。」我感動又忍不住掉淚了。回程坐車到孟安，見到李永主任和學生們牽著馬來接。我感覺好些，就繼續留在山上教課，季雄就下山回美賽了。

人士走訪永泰，大力協助解決永泰治平小學及永泰村民的困境。

一先一後 上山赴任

1982年2月26日我們在美賽禮拜堂收到治平小學送來給敏雯的聘書，註明3月1日開學。雖然匆忙，但心早已預備好了，2月28日主日崇拜後，敏雯帶了簡單的行李，辭別了美賽禮拜堂的肢體們，我陪敏雯一起上山赴任。

1982年5月20日，我也辭別了美賽教會的弟兄姊妹，雖有離愁卻被前往永泰的興奮所淹蓋。包車到了滿樂福村，永泰的騾馬隊已等在那兒。來了20匹牲口，我認為上永泰必須的東西，居然需要那麼多牲口才能運上去，現在想想真的很過分啊。敏雯已經從指揮部搬到新蓋好的竹巴、茅草屋，那是雷村長請人幫蓋的。蓋在以後要建禮拜堂旁邊的房子。這就是我們在永泰開荒、佈道的「大本營」。



1981年12月，我帶敏雯探訪永泰。

1982年6月13日借治平小學教室開始主日崇拜，第一次只有五位參加，李永主任、唐嫂、藍紹萱及我們夫婦，藍紹萱是藍福秀的大爹，曾是艾部的軍事顧問，剛好來永泰訪友，他是信主的，趕上永泰第一次主日崇拜。以後開始成人福音識字班（每周一、三、五）及周六晚上的詩歌教唱班。

泰軍圍村 印證誠心

「七三」事件後，信主的人就開始多起來了。因為1982年7月3日，泰國軍人無預警的包圍永泰村：村前、村後都有泰國直升機放下軍人，然後逐家搜查有無毒品。我在美賽配搭于力工牧師來泰北第一次傳道、同工訓練班，在美賽禮拜堂聽到的消息是永泰的艾太太與王師母被泰國人帶走了。我急忙上山，永泰村民以為我是來帶師母下山的，我說在山下聽到消息後是要上山來與你們在一起的；村民想：這時我們的領導都避開了，王老師怎麼會上山與我們共患難呢？！這真可謂患難見

第二天下午又見季雄上山，他說親媽（季雄的祖母）4月5號安息主懷了。爸爸打電報來，要我們回台灣參加追思聚會。因為我們都在山上，無法即時連絡上。我趕緊去跟學校請假，立刻下山到美賽。那時正是泰國的新年，下曼谷的車票只剩一張，季雄就跟冷氣巴士的售票員說，他只要一張凳子放在司機旁邊，就這樣，從美賽到曼谷，他坐了12小時的板凳。總會辦事的姊妹帶我們去移民局辦再入境簽證，買好機票，這才鬆了一口氣。

爸爸特意把追思聚會定在五月

從台灣返回永泰，村長已把房子建好。李主任帶著「大」學生幫我們挖通到下面道路的階梯，還種了美麗的日日春。因為屋內是泥土地，主任要「小」學生在屋內蹦蹦跳跳，試圖把土踏平踏硬。我們的廁所和浴室是建在屋內，只有那裡是水泥地。因為我妹妹說「要我再來看你們，請你們把廁所蓋在家裡面」。她第一次到泰北山上，要上廁所時，必須走到菜園，然後踏在不平穩的竹片上，望著深深的坑，下面爬滿蛆，就很是憂愁，她每次都忍到非要去廁所時就會說「我要去憂愁了。」

1982年5月20日，季雄在美賽買了床、桌、被褥，房間用品，及鍋、鏟、碗筷等廚房用品。用20匹

初，是擔心我們短時間趕不回來，因為親媽（祖母）把季雄從小帶大，猶如母親。長輩們都說我們黑了、瘦了。因我瘧疾剛癒，何照洪弟兄安排我去榮總再檢查，確定血液沒瘧原蟲，大家才放心。

感謝主！讓我得瘧疾，體會到永泰弟兄姊妹生病時的痛苦。以前他們跟我要止痛藥，我還說「少吃藥，忍一忍，藥吃多了，對身體不好。」當自己生病了，恨不得趕快吃止痛藥，好讓頭和身體立刻不要疼了。以同理心看待別人的需要。

是神讓我進永泰學的第一課。✿

牲口馱上山。並且帶了何永在弟兄的弟弟永慶一起上山，因他想讀書。我也從指揮部搬入新家。因為外面空地有積水，就引來許多青蛙，整個晚上我被青蛙唱歌吵得睡不著。

水在路下面的小溪旁的坑洞，要用水桶抬上來，所以我們用水就很節省。永慶很能幹，他會用柴火煮出好吃的飯。但晚上他會想念緬甸的家人而暗自流淚。我知道他喜歡唱「頌主聖歌」，晚上就陪他唱詩歌。後來滿老胡村的李永清請求上到永泰學中文，白天與永慶作伴一起去學校，這樣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們開開心心地過日子。

定居永泰

文／王敏雯

真情啊！

住進村裡 住進心裡

神真的興起環境，給我們有見證祂的機會。蔡文忠大哥家的老三病重，村醫郭醫官說山上沒法醫，送山下醫院或許還有救。蔡大嫂到處找人，希望能送下山救她的兒子；到處借錢不果。我聽到此消息後，馬上安排人抬她的兒子下山，送去清萊基督教醫院，結果孩子仍然沒能救回來，但她回來後就開始來聚會，信了耶穌。記得蔡大哥與蔡大嫂決定要受洗後，做了一桌菜餚，告訴他們的祖宗說：「這是給你們的最後一頓，我們要去信耶穌了。」

村民大小事情我都參與幫忙，記得有一次搶割穀子，我知道了也跑去幫忙，大太陽底下熱壞了，就脫下衣服，光著上身割，割完了就扛在肩上把穀子堆好，沒想到回家後癢得受不了。

在山上都是用柴火煮飯的。我不想麻煩別人，買了德國最好的斧頭，砍了半小時，手都磨破流血了，仍砍不倒它，感嘆城市人上山真的沒用。

進駐永泰就會真實了解村民的困難。民以食為天，在困難的山區能吃饱最重要。若首期稻子收成不夠吃，必須要借糧來度日，借糧必須要多付利息。每年糧食產量因土地的肥力逐年遞減，就會越來越

不夠。我計劃無息借糧給不夠吃的村民，向村長及有能力借糧的村民說明此事。禮拜堂為此就蓋了穀倉，在穀子剛出來時穀價最低，我們就向附近的村寨收購穀子，再借給不夠吃的村民解燃眉之急，等他們收了新穀後，借多少還多少。

永泰村長、村民遇到生活、教育、醫療需要時，會來禮拜堂尋求幫忙，我們也盡量協助解決問題。漸漸取得村民信任，這對我們在永泰生活與傳福音至關重要。

我們進駐永泰時的領導 — 艾太太，大家稱她老闆娘。在我們尚未進駐永泰前，艾部的參謀長陳先生開宗明義的提出三個進村條件：

- 一．不能帶有任何政治目的。
- 二．不能批評其他宗教，以免造成村民間的宗教對立。
- 三．愛心幫助應一視同仁。

在永泰的服事，我一直沒違背對陳先生的承諾。

真心付出 取得信任

艾太太是我進村後才認識的。永泰那時異常的困難，出外保路多年被倒帳，被迫住在公路不通的深山裡，部隊發不出薪餉，一切自立自強。現在回想我們進入永泰的時間正是他們最需要的時候。有一次，艾太太對我說：「王老師你們來後，來找我的村民少了很多，辛苦你們了。」我能體會以前艾太太的辛勞。

因為家裡用水量大，鄰居呂大哥建議去買塑膠軟水管，再買幾包水泥，到水源頭，做擋水壩、過濾池，再把水管一根接一根的連到家中，不但我們家有水用，其他村民也可以用。但是好景不長，因為村民常把接頭拉開取水，我們是最後一家就沒水了。後來是買了幾個大型蓄水桶，趁著晚上把水桶裝滿才解決。

過沒幾天，下大雨。大雨沖刷屋後山坡才挖鬆的農田，立時「泥沙

七月初的星期六，我靈修完，和永慶、永清一同去學校，季雄因于力工牧師在美賽有傳道人造就聚會，要去參加協助。我因為要教課，就沒有跟他一起下山。

泰軍空降 突襲檢查

到了學校，主任告訴我「泰國軍隊一早就直升機運軍人，村前村後包圍，正在一家一家搜查，今天不上課，快回家吧！」我才恍然大悟，剛才在路上還在想怎未見學生去學校。回程，永清說「師母，我們家前面，有好些泰國兵」。我心想，糟了！我家的「嘴巴」不在，我該怎麼說啊？到了家前，只見門上一個腳印，大概想用腳踢開門，但是門做的太牢，踢不

流」沖進家裡，我趕快把東西移到高處，大雨後家裏積滿淤泥。隔天，主任讓學生們在房子四周幫忙挖排水溝。正逢雨季，從此屋裡就有霉味。我們在家要常開窗通風，還用炭灰灑地除味。我們也給鄰居送的一對雞做了雞圈。季雄砍柴，手都磨出水泡，後來跟來賣柴的村民買柴。山上的生活，樣樣都要跟村民學。學生送菜來，我就送他們罐頭。我回到家總有熱騰騰的飯菜，因季雄不想我操心，要我安心教書。後來曹挪亞和藍福秀來跟我們學習中文

開，他們就從草片縫爬進屋裏去，我就用生硬泰國話跟他們說話，他們很高興我會說泰語，因為村民都不會泰國話。又知道我是外國人，更是客氣，說很抱歉，因為門鎖了，以為人逃跑了，才會想爬進去。我拿護照給他們看，又告訴他們，我是傳耶穌的老師，最多的就是書，他們看了一下，就離開了。後來才知道，有人密告永泰有毒品，泰國軍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空降，來個突襲檢查。

這讓我想到早晨靈修讀到約翰福音二十章：耶穌復活向門徒顯現說「願你們平安」。沒事就讀過去了，但是碰到泰國兵包圍，神真的保守我們平安。有個村婦，正從我門前路過，她背著竹簍子，

及聖經，他們正好可以幫忙弄飯菜。

六月中，我們借學校的教室開始首次的主日崇拜。李主任用塑膠花佈置了講台。聚會只有五個人，我們夫婦、李主任、藍大爹（他是信耶穌的，來山上看朋友，知道有聚會就來參加）、唐嫂（她在緬甸被鬼附，道士、和尚都趕不走，就建議她的家人去找信耶穌的人把鬼趕走，她就信了耶穌。隨軍人的丈夫到泰國，村內沒有聚會，但知道自己是信耶穌的人）。✿

裡面裝著飯，要送到深山裏給避難的長官吃。她說「老師，我們恐怕要被泰國人趕走了！我們一直都被迫人追趕，趕來趕去，都沒法安定。」我跟她說「這次不會的，耶穌來到永泰，耶穌說願你們平安，祂要保守我們平安的。」她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我。耶穌，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只是聽說。但對我，神再次堅定我的信心，祂要保守永泰平安的。

心存福音 患難真情

季雄在美賽聽到泰軍包圍永泰，把老闆娘和我帶走了，立刻趕上山。村民看到他回到永泰，以為他要來把我帶走，季雄說「我不是來帶王師母離開，我們要跟你們在一起。」他們聽了都很感動。因著這件泰軍圍村事件的影響，星期日來聚會的村民就多起來了，大家知道耶穌賜給他們平安。✿

她或許是泰北難民村唯一將外援交給一個「外人」全權處理的領導，當她收到外援通知時要我去領，只交代好好用在村民身上，這是艾太太給了我全面服務永泰村的機會。

永泰村（又名艾家寨）的處境，我真的不很清楚，直到有一天艾太太派人拿來一把手槍，告訴我：「現在情形不好，手槍給你防身。」我無法接受她的好意，因我不可能用它。以後每當村子有危險時，她都會派人來提醒我，甚至有一次要我天黑後離開禮拜堂，去任何一個村民家住，連那家人也不要外出。

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回台灣沒在永泰，一位回海的神學生—唐世榮，被三三組的人抓走，說要殺他。艾太太知道後，派人去將唐世榮保了下來，等我回永泰後再處理。原來唐世榮好心將三三組人的太太介紹去曼谷幫佣被誤會，我去曼谷將人帶回，才免唐世榮一死。

每次有人來探望我們時，我都會帶他們去拜訪艾太太，她總是熱誠的款待，我們的感情真的像家人。

「耶穌來到永泰，耶穌說願你們平安，祂要保守我們平安的。」

泰軍圍村

文／王敏雯

永泰 首次青少年福音營

及意外的追思禮拜

文／王季雄

宇宙光泰北送炭隊及永和堂漆南智長老夫婦都曾於 1982 年 8 月來訪永泰，泰北同工會決定同時舉辦泰北青少年福音營，向清萊地區難民村的青少年傳福音。

對一個封閉山村——永泰村，這是建村以來最大事件，外來客人都住治平小學。交通不便，環境條件很落後，大家都是走路來的，晚上點著氣燈聚會。但沒人抱怨，開開心心過了幾天，大會圓滿結束。

最後一天聚會時，何永生坐在我旁邊，看到我聖經中夾了一封緬文的信，他想我不懂緬文怎麼會有緬文信呢，就問我要了信來看，看完信後，永生眉頭深鎖，自言自語：「我們不能不去。」我說怎麼了？他說這是大端佉族教會來的信，信上說，前幾天去永泰與我接洽欲加入十二區會的陳傳道，回去後在洗澡時被暗殺了，正等著我們去主持葬禮，我很詫異地說，我昨天收到信後，馬上去向領導報告，她把信交給一位懂緬文的下屬，他看後告訴我：前幾天來看你的那位田家的陳傳道來信說，他已平安回到家了。現在怎麼會變成被殺了！還等我們去主持喪禮呢！永生說其中一定有問題，但我們不能不去啊！我當下決定明天一大早出發去大端。

天不亮彭德龍、何永生與我就匆匆趕去大端田子榮的眷屬村，十點前我們趕到了。陳傳道的家人說：我們以為神丟棄我們了。並告訴我們殺手就在人群中。那是我第一次睜開眼睛禱告的。我用國語短講，彭德龍口譯擺夷話，何永生口譯緬甸話。陳傳道家人大得安慰，追思禮拜一切順利，蒙神保守，我們一直送到墓地。陳家人本想留我們住一宿，但我決定連夜趕回永泰，免得敏雯擔心。那晚月亮很明，我們踏著月光、唱著歌兒，在半夜前平安的回到永泰！✿

註：宇宙光送炭隊員在《鄉音千里》憶述：
從滿老胡到永泰，是一段十分艱難的路程，沿途要跋山涉水、爛泥小徑、寸步難行。到永泰後我們住在教室內，男女同室，大家對廁所非常不滿，後來知道這是永泰村特別為我們建設的，大家才欣然前往。

永泰挖路記

挖通了險阻 開通了方便

衝鋒陷陣的保路戰士 搖身變成啃土吞石的開路先鋒

文／王季雄

1982 年 8 月，宇宙光送炭到泰北。那是泰北第一次較大規模的送炭行動，有些地區又是泰國政府認為比較敏感的，以至於第二年（1983 年）再次送炭到泰北時，在機場就被泰國特別單位全程監管，沒他們許可的地方都不許去。

那時只有一個村莊是必須走路才能到的，那就是永泰。山坡陡峭，對城市的人來說，是一段難以忘懷的時光。他們返台後其中一位成員梁廣庫弟兄託人帶來泰幣 12,000

銖及一封信，信中說明款項是給我們夫婦買馬之用。我們商量後認為不宜，因買了馬後誰來照顧？往來永泰有三條路，有時來去不是同一條路時，反而造成困擾。沒想到永泰弟兄們保路回來，沒任何收入，又逢旱季，生活頓成問題。我又不想買米送給他們，免得日後有依賴的心，就想到用買馬的錢，動員他們來挖路。他們領工資，一方面實質幫助他們的生活，另一方面路挖好了，也方便村民及我們的進出。

當時村中幫工的行情：工作八小時，日薪 25 銖，供午飯。我無法供上百位弟兄的午飯，就提高工資至 40 銖，請他們午飯自理，大家都歡歡喜喜地來挖路了。





買馬的錢 變成挖路金

上圖 + 下右圖：純手工，人力啃土。

下圖：大家齊心協力用拖板推土。

就這樣一刀一鋤，一寸一寸的挖出八里路來。把原本一高一低的山間「馬路」啃成四公尺寬土路（下中圖）。

野戰士轉戰拓路先鋒，一樣可以「攻城略地」。有人需要工作，有人需要坦途，因為一個善心，加上行動力，開出日後村內主要聯外幹道。

後來宇宙光的林哥哥聽說我們在永泰挖路，從台灣又寄來一張 US\$3,000 的支票，指定是捐助挖路的。還讓我們經歷主是可以用少變多的神。由於挖路忙，無暇下山兌換支票，要發工資時才想到要下山兌換成泰銖。當天正好泰幣貶值，一美元多兌 4 銖，一下子多出泰幣 12,000 銖，全路挖完後還結餘 900 多銖，感謝主！

人力三寶 啃八里路

說說挖路吧：挖路工具只有鋤頭、刀、拖板三寶，加上人力。平均每天 100 人，大家齊心努力。花了二個月左右挖了寬約四公尺，長約八公里的土路。

每天早上八點上工，中午休息一小時，下午五點收工，每小時休息五分鐘，遲到扣 5 銖。鎖金南及蔡文忠負責探路、規劃路線，鍾蒙與我負責督工，按部隊現

有組織分成三組，分段開挖。八點在村頭集合點名後開挖，真可謂披荊斬棘、遇竹林，樹林清理乾淨，有斜坡挖平，用拖板刮土方，說來輕鬆做起來挺費力的。

三週後，星期一早上八點在工地集合點名，收工後駐紮在工地，第二天早開工早休息，吃住在野外對軍人來說小事一樁，挖路工程進行的很順利，星期六下午收工後回永泰。

說說唱唱 開出山路

敏雯偶爾會和姊妹們來探班，帶著豬頭、豬腳來慰勞弟兄們，場面熱鬧。晚上我教弟兄們唱詩歌、講聖經故事、分享些新鮮事，日子很好過。也有些難忘的事：

- 一、挖路受刀傷，用小便沖洗傷口，有抗菌、消炎、止痛等功效。
- 二、遇大石頭，買魚砲鑿洞炸開它。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唱詩歌。

三、大竹篷，盤根錯節，推倒它時大伙像孩子一樣大聲的高興歡呼。

四、野外開伙，只要有鹽巴、辣子，遍地是可吃的野菜。

五、調皮的弟兄還不少，逗得你笑歪了嘴。

六、我們挖路會經過三個村寨，他們每戶要來幫挖三天的路。

七、每週六收工後，大家唱著歌回家，別有一番情景。✿



興辦永泰農場

安定了心，也要安定生活

文／王季雄

我看著村民務農收成越來越少，又無合法身分可外出打工。村民大半已信了耶穌，日子要過下去的。主啊！我能做甚麼幫助他們？

「興辦農場!？」這件事對我而言可是難事，因為我從小到大沒碰過農事。而我在學校裡學的又是商、法。主阿！幫助我！

辦農場第一步要取得大片土地。我去與領導商量，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也正為村民生活煩心，我們就想到一塊兒去了。

我的想法很單純，要種植可長久的經濟作物，村民要訓練，有了技術再讓他們回家種，可養家活口。故找村民來農場工作可解決短期生活困難及習得技術，一舉兩得，農場是暫時的。

選了種植三樣經濟作物：梅子、荔枝、咖啡。

梅子 那時美斯樂大量種植梅子，因日本人來採購，前景看好。我從美斯樂買了1000棵梅子秧來永泰試種。那時永泰到美斯樂的毛路已開通，運輸還算方便；可惜永泰海拔比美斯樂低，梅子沒種成功。

荔枝 荔枝那時是清邁主要的溫帶

水果，銷路價格都不錯。又泰國政府築一條清萊通清邁的公路，會經過永泰，到時運輸不成問題，荔枝種植成功，但無法養農場。

咖啡 是比較需專業的，經沈代表介紹，我去清邁找到咖啡專家柳濱南先生，他應泰國皇家邀請，專門幫助高山原住民種植咖啡計劃，我們就搭上了順風車。我們要到了第三代防葉銹病種子，從種子發芽、裝袋秧苗、挖坑、放底肥、種植，完全按柳專家的指導，一共種了8000棵，沒葉銹病，種植很成功，二年後就開始有收成了。

咖啡交易在泰國是被壟斷的，咖啡農在地收購價被壓的很低，我返台時還透過

防葉銹病種子

所謂第三代防葉銹病種子，就是一般的咖啡種子是第一代，在種植成長過程中，噴一種葉銹病真菌，將能結果的咖啡豆留作種，這是第二代防葉銹病種子。二代種子在種植過程中，再噴葉銹病真菌，將能結果的咖啡豆留作種，那就是第三代防葉銹病種子了。

農場股份制

農場成立規劃初期，設定農場的歸屬是永泰村的，將來成功時的利益也是村民共享。

將規劃向永泰領導報告：

- 一、農場的利潤10%給提供土地的領導
- 二、農場的利潤20%給永泰村
- 三、農場的利潤20%給治平小學
- 四、農場的利潤10%給農場員工獎勵
- 五、農場的利潤40%給參股的村民

全村村民都能入股，不以現金方式入股，免得貧窮村民無法入股，而是以出義務工的方式入股，方法如下：

- 一、入股期間以五年為限。
- 二、義務工以家為單位，每年以十二天為限，隔年不能補做。
- 三、以義務工總數為分母，以各家義務工數為分子，以農場利潤的40%來分紅。

經永泰村領導核准，村民大會通過後實施。



左一圖：荔枝園。

左一圖：荔枝成熟時。

管道問外貿協會，台灣能進口泰國咖啡豆嗎？答案是泰國與台灣無邦交，泰國咖啡豆是不准進口的。

永泰村養豬紀

是等到農場成立了養豬部，收支才慢慢平衡，以後才有利潤的。

永泰村 1983 年初收到中華民國駐泰辦事處的行文，要我們提出村寨發展五年計劃，不久余如桐博士來永泰村走訪，談及如何幫助我們養豬，我提出了看法：希望余博士能先幫忙安排訓練我村養豬人才，你認為合格了，然後請送我們一頭純種公豬 D，五頭二品種母豬 LY，十頭三品種肉豬 LYD。若試養成功了，再設豬場，由泰國 CP 公司提供 LY 二品種母豬 20 頭及 D 純種公豬 5 頭，開始以此基礎推出輔導村民養豬計劃。

余博士說，別的村寨都是要養豬錢，只有你們要養豬的技術，他跟我要了五個

年輕人，不久就安排他們去 CP 的豬場接受二個月的養豬技術訓練。永泰村的養豬事業就這樣有了好的開始。

余博士將其每年泰幣 36 萬銖的顧問費捐助給永泰農場，指定要幫助永泰貧苦村民養豬。

我們提的計劃是：

1. 請村子找貧苦村民十戶
2. 每戶幫助養 10 頭三品種肉豬
3. 豬圈按指定規格自建
4. 幼豬、飼料、豬藥由豬場提供，按農場價記帳
5. 由農場統一出售
6. 成豬出售後，扣除成本後的利潤，再留 1/3 在農場做以後能自購幼豬的基金。

以此可以將循環幫助其他貧戶。雖然麻煩些，但還是幫助了不少村民。

泰北難民村工作團最後有一筆養豬

款要幫助整個難民村養豬的，但僧多粥少，那時永泰村養豬已很成功，龔團長承業與余博士來永泰研商如何幫助泰北難民村都能養豬，最後決定：

- 一、泰北工作團將養豬款泰幣 200 萬銖貸款給永泰農場。
- 二、請余博士協助農場建立種豬場。
- 三、泰北欲養豬的村寨派學員至永泰農場接受養豬訓練。
- 四、各村學員接受訓練合格後再分送給二品種母豬回村飼養。
- 五、分送的二品種母豬款就是永泰抵付泰北工作團的貸款。

此計劃由黃鏗岳宣教士執行，且順利、圓滿完成，在泰北留下佳話。

永泰農場結束

1992 年 3 月 3 日我要上佻邦時，永泰農場仍在運作，後來村民大家都能自行養豬，農場便沒有當初設立的存在意義。但有人對要將農場結束有些不捨，農場就以年租 10 萬銖租給村民，後來該村民沒意願再承租了，農場就走上結束一途。

黃老師管理農場財務，按農場成立時的規定分配紅利：每戶在五年裡做滿 60 個義務工的，每戶可以分得 2 萬多銖。大家很開心。但後來發現帳面上還有很多

左一圖：山坡挖「等高線」防雨水沖刷。

左二圖：茶園。

盈餘，但卻已經有沒現金了，造成很大的困擾，村民們對黃老師極度不滿，說他貪汙。黃老師急了，我就來幫他處理此事。我查帳後發現，帳目很清楚沒有錯，帳面上的結餘真的比分給大家的總數要多，我相信黃老師不會貪汙，品格沒問題的；但為什麼帳目和現金差那麼多？錢到底去了哪裡呢？

黃老師可謂身兼數職，他不但管農場的錢，還管村子的錢。我發現在他的觀念裡，農場的錢也是村子的錢。我請他把錢用在村子的名目一一列出，再逐一從農場的盈餘裡扣除。雖然有人不贊成把農場的錢用在村子的建設上；但至少證明了農場盈餘的錢有用在大家的事上，也證明黃老師沒貪汙。更何況黃老師多年來為村子、農場奔波、忙碌，沒拿任何費用，不為自己圖利，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若還有不足的款項，就算感謝黃老師的辛勞吧。大家都接受了我的建議，此事件就平息了。

村民除了分得農場盈餘的錢，他們還想要分農場的地。當初提供土地的領導也為此事難過煩心，又不知如何對自己的百姓分說；後來我知道此事後問村民，你們誰能查到農場曾有出錢購買農場的土地的證明，你們就能分農場的地，他們一聽就明白了。至此永泰農場完成階段性任務，走入歷史！✿



漆長老夫婦來訪

「牧者的心腸啊，
深深感動我們夫婦的心、得安慰、被堅固！」

文／王季雄

1982年8月漆長老夫婦從巴黎回台灣時，特意要轉來泰國看望我們，並要與我們在山上一同生活一個月。當收到此信息時，我們真的很期盼能早日在永泰相聚。

當他們兩老在我床邊出現時，我不敢相信，不是明天才要安排人去美斯樂接他們嗎？漆長老說：「我們早到了就早來了，免得你們來接我們。」神真的很愛我，因那時我正在發擺子（發瘧疾），還吊著點滴，無法下床呢！

漆長老說：「你們剛到人生地不熟的山區，一定會想

家，我們就想來陪陪你們，了解你們生活的環境，可能的難處，以後好實質幫助你們，教會能積極的參與你們在此地的開荒事奉。」牧者，這就是牧者的心腸啊，深深感動我們夫婦的心、得安慰、被堅固！

那時雷村長家要信主，郭醫官家也要信主，敏雯就陪著漆長老夫婦分別去他們家舉行家庭禮拜，帶領他們作決志禱告，堅定信主的心志。

我瘧疾好了，就陪著漆長老夫婦去拜訪艾太太。沒想到漆師母有備而來，拿出法國名牌香水送給艾太太為見面禮，替我加分不少。我們帶漆長老夫婦去參訪治平小學，了解學校的困難處境，知道幾乎辦不下去了，以後永和教會也對學校的需求大力支持。

下圖：漆長老夫婦來訪。右圖：老闆娘（圖左一）漆師母（圖左二）和我們。



牧者來訪

漆長老夫婦來泰北，要到山上探訪我們，約定的時間就是明天一早，要去美斯樂接他們，可是季雄得了瘧疾，還吊著點滴，怎能出發？他也不放心讓我去接，正在想要找誰去接？就在這時，聽到漆長老和漆師母的聲音，原來他們不想讓季雄太辛苦，提早來永泰。美斯樂教會杜老師找了兩位裝義肢的弟兄，（因為是農忙時期，大家都要去工作）帶他們走了七小時翻山越嶺的山路。一看到季雄睡在床上吊著點滴，漆媽媽說「季雄，我來給你煮碗麵」，他們親如我們的父母，看到他們就很開心，聽到溫暖關懷的聲音，讓我不禁掉下淚來。那時有好幾個家庭要信耶穌，漆長老就代替季雄去各家帶領家庭禮拜，又去拜訪村中領導、父老們，他們一聽是王老師的老師，都非常客氣歡迎。晚上借學校的操場，掛了兩盞煤油氣燈開佈道會，漆師母還用毛筆寫短詩，讓我帶村民唱短詩，季雄拉手風琴，佈道會完，也有人舉手決定信主，感謝主！✿

文／王敏雯

我們還借學校的操場舉辦全村佈道晚會，打起煤油氣燈，敏雯領唱，我手風琴伴奏，有好些村民那時信了主。漆長老第二年去泰國東北部廊開難民營看望胡千惠宣教士時，發現她那裏有一台小發電機閒置沒用，就託人拿上山來給我們使用。

每天清晨，漆長老帶我們晨更，使我回想起在永和與他一起晨更的光景，那是我生命中的財寶，無人能奪去的。

那天，住我們家的挪亞（來跟我們學聖經），晚上打到一隻很肥的家鼠，早飯時炒好抬上飯桌，漆師母問：「這是甚麼肉？」挪亞說：「那是最好吃的肥鼠肉。」漆師母皺了皺眉頭，我就說：「今天的早飯請漆師母謝飯，她會吃得更安心。」沒想到謝飯到一半漆師母笑了出來，事後還跟我們解釋她不是輕慢，想到求主潔淨老鼠，真的是忍不住了。

漆長老夫婦要回台灣，我就送她們下山，經孟安、大端、孟芳、清邁回台。從永泰到孟安沒車路，必須走路，我們安排漆師母騎馬，師母有些緊張，慢慢就習慣了，在馬背上還有說有笑的，走過崎嶇的山路，在快到孟安的平坦路上，不知怎樣，馬受驚了，漆師母被摔下來，大家都嚇壞了，一看剛好摔在鬆土上，沒受傷，只受到驚嚇，感謝主的保守。臨別一驚，終生難忘，為永泰行畫上美滿的句號！✿



雷良祥

雷良祥村

長是我們能來永泰的種子，他來往滿樂福，看到他們的改變，知道是信耶穌的緣故，他就請滿樂福的周大叔介紹耶穌老師來永泰。

雷村長是永泰第一批信耶穌、受洗的信徒。那時大家生活很困難，他信主後，有朋友找他合夥做生意，他來找我談及此事，我就問他：「你有資金嗎？」，他說：「我入股不需資金。」我再問他：「那如何分帳？」他說：「除本分半。」我最後問他：「哪有這麼好的生意，你有甚麼特別技能？」他說：「我會看毒品的成分，以前我是幹那行的。」到此我已明白，原來是技術、資金合作。我告訴他：「你現在信了耶穌，不是信老師，耶穌在你心裡會給你平安的，不平安就停一下，不急著做決定。」

三天後村長來跟我說，他內心不平安，已回絕他的朋友。我為他感恩，信耶穌是得生命，不是教他守教

村民中信徒生命的見證

文／王季雄

條、遵教規，而是凡事有主的生命在帶領弟兄姊妹，就像保羅弟兄說的：「然而生命到了甚麼地步，就能按著甚麼地步行阿！」

1990年8月我們從美國回永泰時雷村長因誤殺泰軍官而受審服刑，在監獄中表現良好假釋出獄後回永泰，雖然家庭很困難必須從頭開始，雷村長毫無怨言，村子安排他接農場場長，我們也資助他做些小生意再次站起來，直到他84歲安息主懷，至死至終信靠主耶穌！

郭世一 我們到永泰與村民分享耶穌，村中漢人剛開始因傳統文化，對信耶穌是很保留的，郭醫官是少數識字的漢人，探訪時就送他一本聖經，有一天他說：「信耶穌不是要人不孝順父母、丟掉祖宗，聖經上要我們孝敬父母，還寫著人是神造的，神才是我們真正的祖宗阿，我要信耶穌。」

郭醫官信主後，有人對他說，信耶穌是窮人信的，你怎麼去信耶穌？說真的，村長與醫官信耶穌對村民是有影響的。

醫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7月泰國軍人來包圍村莊時，他牽了一匹馬，帶上一些「細軟」避難去了，泰國軍人走後他回來了。信主後有一次是乾季，村子得到消息，張家（坤沙）部隊要來燒村寨，山上佤族部隊趕不及下山，永泰領導派人要我們跟她一起離村避一避。我們覺得弟兄姊妹無法逃避，我們就沒跟領導走，選擇與弟兄姊妹們一起面對險境。村民家都是茅草屋，很容易著火燃燒的，只有禮拜堂是洋鐵皮屋頂，不易燃燒，禮拜堂是他們最好避難的地方。我們就通知村民來禮拜堂避難，沒想到郭醫官將老婆、孩子們送來禮拜堂，自己回去守家，我很為他感恩，信主了就是不一樣。

很多村民都來禮拜堂，我們一起禱告後開始下雨了，乾季是不會下雨的，結果張家（坤沙）部隊就沒來永泰，讓我們經歷神的保守，感謝主恩！

蔡文忠 神真的興起環境，給我們有見證祂的機會。蔡文忠大哥家的老三病重，村醫郭醫官說山上沒辦法醫了，送山下醫院或許還有救，蔡大嫂到處找人，希望能送下山救她的兒子，到處借錢不果，我聽到此消息後，馬上安排人抬她的兒子下山，送去清萊基督教醫

院，結果孩子仍然沒能救回來，但她回來後就開始來聚會，信了耶穌。記得蔡大哥與蔡大嫂決定要受洗後，做了一桌菜餚，告訴他們的祖宗說：「這是給你們的最後一頓，我們要去信耶穌了。」可見他們對信耶穌是很認真、嚴肅事。

蔡大哥是佤族中第一批信主的，以後蔡大嫂成為教會接待外客的主力，熱心服事弟兄姊妹。蔡大哥經蔡大嫂同意有了小三，失去主的同在，在外漂流一段時間。後來小三離開，蔡大嫂中風，蔡大哥回到主前，一直悉心照顧蔡大嫂直到她離世！

李永 李永主任是我們到永泰後接觸機會比較多的人。那時治平學校大小事務都是他一個人在處理，聰明、能幹、文筆又好，在山區是難得的人才；可惜，染上了毒癮，不然也不會屈就在永泰這個小村寨了。

我記得跟他「說福音」的時間比別人更多，偶而會有些「爭辯」，但他還算尊敬我。不知哪句話觸動他，有一天他跟我說要信耶穌了，我好開心，也為他高興，但他說：「受洗時我要第一個下水，這是我的條件。」我問他原因，他的回答讓我傻眼，「他們都很髒，我怕水髒啊！」太真實了，我答應他，但前提是沒有其他人也提此要求，受洗時他是第一個下水的。

治平學校的詹校長年邁請辭，李永主

任就升任校長。他受洗後，全村人都在看他有沒有吸毒，有人說他還在吸毒，有人說他已斷毒了。我看重的是他真心悔改信耶穌了，其他就是他跟耶穌的事了。

有一天他來找我，他想到以前很對不起前妻，要我幫他從每月的薪津裡扣泰幣500 銖給她（當時是在發學校的薪津，他的薪津是泰幣 1,500 銖）。這事讓我知他已斷毒，因吸毒的人，沒有嫌錢多的。我真的相信他已不吸毒了。雖然他的行為還有偏差的地方，但他常常跟我說：「我是從裡面真正相信，慢慢會讓人看到我外面的行為。」這不也是我的經歷嘛。

諺語：「蓋棺論定」。李永弟兄安息時，永泰村領導抱著我，哭著說：「李永走了，村子怎麼辦？學校怎麼辦？」送殯人群是我到永泰後看到最多的一次。正如聖經上說：「神看聖民之死，極其寶貴！」

李文屏

艾披是李文屏的佻文名字，打仗時腿受傷，要靠拐杖行走，但比我這個正常人還能走山路。

我們初到永泰時，他不常出現在我們眼前。他妻子孔青珍常來聚會，也是她先信耶穌的。慢慢我們才知道李文屏吸毒，而家庭的負擔落在孔青珍的身上。有村民跟孔青珍說要她做小婆，也強過作吸毒者的妻子。還有人跟我說，要是李文屏信了耶穌能把毒品斷了，他也要來信耶穌。

慢慢地李文屏跟他的太太來作禮拜了，後來也信了耶穌，受了洗。有一天他抱著一隻雞來禮拜堂找我，說要把雞送給我吃，還特別強調是自己養的。他告訴我說，剛開始他很熱心地勸大家晚上去做禮拜，他好去偷雞換毒品。現在信耶穌了，不但不偷別人家的雞，還自己養雞送來給老師吃。在我眼中那隻雞是「神蹟」。✿

論，最後校董會還是決定將學院北遷。

校董會曾徵詢我對學院北遷後設在哪裡、有何看法，那時我的想法是交通方便的山區，最好是美斯樂。因將來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會在山區事奉，校董會也有同感。我還主動向美斯樂的領導要到了一塊

配搭區會的服事

文／王季雄

時間是在泰北從 1982 開始傳福音，建立教會開始，我常有機會與十二區會的牧長、同工分享、配搭。雖然十二區會是北美浸信會背景，但信仰是很純正的。雖我曾被區牧質疑是弟兄會背景，但不影響彼此的配搭。

任重道遠

永泰禮拜堂從 1983 年底起成為區會的教會，可派代表參加區年大會，有選舉與被選舉區執委（區會執行委員）的資格。沒想到在 1985 初的區年大會，我被選為十二區的執行委員（簡稱區執委），並被推任為區會的佈道股。按區會的規章：教會由區牧負責，佈道所由佈道股負責。

十二萊的土地。後因許尚武牧師接任北遷後的院長，他認為美賽更合宜，最後決定將學院北遷地點設在美賽禮拜堂，北遷後第一屆學生只有四位，畢業三位。

學院北遷的初期，台北地方教會的牧長出大力支援師資；吳勇長老、王長淦長老、漆南智長老、楊萬師長老、宋先惠長老、王良玉院長、賴建國院長、李經寰牧師、張實賢牧師等，那時學生雖不多，

泰北十二區會那時只有美賽教會、永泰教會、聯華教會三個教會，佈道所則有滿堂佈道所、老象堂佈道所、芒崗佈道所、美斯樂佈道所、美華佈道所、滿樂福佈道所、邦撒佈道所、回果佈道所等八個佈道所。我認真地在主前尋求當如何行？有幾個意念出現在眼前：

- 一、幫助各佈道所彼此連接
- 二、幫助各個佈道所傳福音
- 三、幫助各個佈道所的肢體成長
- 四、幫助各個佈道所盡快成為自立自養的教會

每個月要下曼谷開區執委會，從永泰到曼谷前後要花四天時間，說真的不想

但神對伯特利聖道學院的恩典真不少。以後陳清彥牧師、杜光耀牧師、溫榮權牧師、郭保才牧師夫婦等本地教師加入，台北地方教會才慢慢退出師資支援行列。

而伯特利聖道學院在曼谷時的前院長也到泰北的回海創辦回海聖道學院，使更多的華裔有心事奉的年輕人能接受裝備，為泰北傳福音，建立教會厚植更多人才。✿

伯特利聖道學院北遷

文／王季雄

1981 年我們到泰國時，伯特利聖道學院早在曼谷設立多年。因用中文授課，而學生大多數是泰北難民村的年輕人及緬甸的華人，他們從泰北到曼谷的路上常因沒有合法身分而被扣留，這些事造成校董會很大的困擾。由於校董會與院長的意見不同，是否將學院遷往北部，遲遲未有定



上圖：我在區年會上分享。

下圖：拉胡班過中秋。

下二圖：婦女進修會。



去，但我是區會與泰北眾堂會推展事工溝通的管道，那時泰北同工對區會有很多誤解，所以還是堅持每月參加區執委會。

為鼓勵永泰教會供給傳道人，以期日後能自立自養，我就沒接受台北教會的生活費，永泰弟兄姊妹供我們生活是沒問題的；但每個月要支持我下曼谷開會的費用卻是他們負擔不起的，我也只能向區會提出請求補助下曼谷開會的費用。

對聖餐的堅持

我也給區會帶來困擾。那時泰北眾堂會三年都輪不到一次聖餐，因區會章程規定非牧師不能主領聖餐，而泰北沒一個牧師。聖餐（擘餅紀念主）對我的意義與幫助極其重要，為了能讓弟兄姊妹從擘餅聚會得益處，我們花了一年時間教唱紀念主愛的詩歌後，才開始在永泰每個主日

晚上的擘餅聚會紀念主。

我提議修改區會章程為：

- 一、有牧師的堂會由牧師主領聖餐
- 二、無牧師的堂會由傳道主領聖餐
- 三、無傳道的堂會由資深執事主領聖餐

我在區年大會提出的理由是：聖經的教訓要舉行聖餐紀念主比誰主領聖餐更重要。投票結果沒通過；第二年我再提同樣的議案還是沒通過；第三年通過我的提案修改了區會章程。

接下來區會就要設法在泰北按立牧師，但區會按牧章程規定是要堂會向區會提出按牧的要求，區會才能成立按牧團進行按牧程序。區會有代表來永泰說明此程序，而永泰執事會都聽不懂，郭警官就來問我：「王老師，到底牧師大，還是你大，為甚麼區會一直要你做牧師？」這問題太嚴肅了，老兵窩裡想的總是誰大誰小，我沒回答他，只說等主日聚會時再向大家說明。我向主尋求答案，想到林後 11：5 保羅說：「但我想，我一點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就知道如何回答郭警官了。主日，我向全會眾說：「郭警官問我，是牧師大，還是王老師大。我真實地告訴大家，你們的老師不比最大的牧師小，也不比最小的肢體大。」我不知永泰執事會怎麼回覆區會，但弟兄姊妹跟我們說：「我們要王老師、師母，不一定要牧師。」

不知現在區會有關主領聖餐的規章

是甚麼？改回原來的規定了嗎？但現在泰北眾堂會的駐堂傳道幾乎都被按立成牧師，只不知是否看重擘餅紀念主的聚會，也不知永泰現在主日還有擘餅聚會嗎？

同工會動起來

泰北同工會，以前是每二個月舉行一次，配合區會每二個月發一次薪金的方便，都是在美賽禮拜堂舉行，我被選為佈道股後，就在泰北同工會中提議，能否同工會輪流在各堂會舉行，以增進彼此的了解，無接待教會時，仍在美賽教會舉行。經同工會議決後執行。以後又增加同工會每個月一次，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

泰北同工會每年都會舉辦青少年福音營，台灣的范大陵長老、呂代豪牧師都應邀來傳福音給泰北山區的孩子。

記得泰北第一次婦女進修會是在美賽禮拜堂舉行，請徐心美牧師來主講，其他的聚會就由泰北同工們來挑擔，弟兄們負責所有大會的工作，為使姊妹們能安心領受神的話，一時傳為佳話。

那時泰北同工會還應邀或主動幫助各佈道所開佈道會、信徒造就會、到福音沒到過、幾乎是公路不到地方的山區村寨去佈道，十二區新的佈道所一個一個的成立了。大家還借美賽禮拜堂舉辦過一個月的拉胡語訓練班，那對當時參與過的傳道同工都是難忘的記憶。✿

記得第一次去福音未到的村寨佈道，因無信徒接待，我們帶著米糧，簡單行李，拉著一匹馬，有黃福龍（有事提早離隊）、彭德龍、何永生、張雲教、艾應昌、陳發寶、提多、林雪卿、呂底亞、蘇撒那 10 位隊員在回鵬禮拜堂集合後出發。

我們佈道的行程如下：第一站是小孟鍋又名老劉寨，第二站是滿那棟，第三站是漂拍，第四站斑馬漢（慄慄老四寨），第五站是小密康。

我們每到一站先拜訪村長，說明我們的來意，在村長同意下，探訪村民，安排人預備伙食，預備第二天晚上的佈道會，第三天吃好早飯後出發去下一站。佈道會後沒人會公開表示要信主，但村寨會開會決定如何面對信耶穌之事：是開放村民自行決定；還是不准信耶穌。但很多村民還是私下會說，若你們有人能來住在我們中間，會有人願意信耶穌的。

當我們到滿那棟時，該村正要為他們的小學舉行開學典禮，但不知如何做，我們就幫助他們風風光光地辦了開學禮，皆大歡喜。

泰北開荒佈道隊

福音天上來

響遍山野荒漠地

文／王季雄

從滿那棟去漂拍的山路走得很辛苦，陡峻的山路很長。不知誰發起瘋狂的提議：看誰最先走到山頂。一群好勝的年輕人就開始拚起勁來了，還要拼爬坡時唱詩歌，看誰的氣拉的長，現在想想很不「成熟」，在那時很正常呀。雖然我較年長、又胖，但我是足球選手，走山路一點不輸給本地同工。我因被跳蚤咬得難受，皮都被抓破還感染發炎，發高燒，最後是騎著馬下山的。

回到永泰後才知道我們去佈道的地方都是張家（坤沙）勢力範圍，村裡的領導說：「王老師你在永泰住，不是甚麼地方都能去的。下次去哪裡先告訴我們一聲，免得發生意外。」

泰北同工很有傳福音的熱誠與負擔，每次想要出去傳福音一想到經費就卻步了，向區會申請佈道經費總不得其門。我將凡抬頭奉獻給泰北的都歸入「泰北開荒佈道基金帳戶」，只將抬頭奉獻給永泰的才歸永泰事工帳戶，後來泰北開荒佈道隊應各個堂會邀請佈道就不愁經費了，那段時間是泰北傳福音的黃金年代。

滿崗佈道

泰北同工會內有「泰北開荒佈道隊」。由於第一次外出佈道後，我們都有固定服事的教會，無法再前往照顧，後來同工們決定，離教會附近福音未到的村寨為主，協助該教會開荒佈道，以後可由該教會跟進扶持，進而植堂。

滿崗（舊稱芒崗）是第一個開荒佈道的據點。我還記得從美斯樂有一條小路、捷徑可直通滿崗村。黃福龍弟兄想在滿崗開荒，美斯樂的杜光耀傳道邀了佈道隊去滿崗傳福音。那時村裡沒一家是信主的，我們就逐家探訪邀約，晚上開佈道會，慢慢有人開始信主了。黃福龍弟兄那時在滿

崗服事是沒固定薪津的，每次同工會擺一個奉獻箱，收到的奉獻就是他的生活費，有些教會還會拿米來支助黃福龍弟兄。我還記得滿崗有人奉獻了一塊地給蓋禮拜堂，我還從永泰調來開山機幫平地基呢！

滿踏村在滿崗附近，村民有漢慄慄、拉胡、少數漢族。我在滿踏第一次吃到「香媽果」，結識了慄慄老四。佈道會後我印象很深：有一位拉胡札托信了耶穌，請我們幫他把吸鴉片的器具搗破、燒毀。

滿崗附近還有一個茅草嶺漢人寨，那裏有所小學校，是一位楊老師在負責，他很歡迎我們去傳福音。以後美斯樂就多出二個地方需要照顧了。



同工在滿崗佈道所獻詩。

羅家寨佈道

羅家寨，(因曾有羅星漢的眷屬住過而得名)又名美華村，在永泰與美斯樂的中間。永泰也邀佈道隊去協助開荒，因溫大叔與艾部有點淵源，我們到羅家寨就在他家落腳，佈道會借學校教室舉行，以後每週五我帶永泰的信徒就在溫大叔家舉行家庭聚會。一年後家中容不下了，羅家寨的弟兄姊妹預備建材，加上永泰的40-50位弟兄姊妹幫忙蓋，一天就把竹筓、茅草頂的禮拜堂蓋起來了，感謝主！

邦撒佈道

邦撒村是在滿樂福附近。最早是王庭貴老師在那裡開荒傳福音的，他後來與村寨領導有矛盾就離開了。佈道隊去時還有

幾家信徒。何永生長老就帶著滿樂福的弟兄姊妹一直就近照顧邦撒村的信徒。後來李暢榮牧師曾經在邦撒負責過一段時間，以後藍福秀和謝思玲姊妹接手。我還記得邦撒獻堂禮拜由泰北同工會負責的，我還是主廚，帶著永泰的姊妹們負責宴客的菜餚呢！

滿樂福村附近還有一個瑤家寨，又名同鄉寨。因該村沒有信耶穌的，泰北佈道隊與滿樂福禮拜堂的何永生長老配搭，經村長同意後進入傳福音，我還記得後來徐泰珍姊妹曾住在該村傳福音一段時間。

老象堂佈道

老象塘村信耶穌的比較少，分為石家寨與藍家寨。泰北佈道隊多次去老象塘向

村民佈道。記得有一次是在張炳泉先生的家門口舉行。張先生不但同意將場地借我們佈道，還為佈道隊預備茶水、點心，他可是村中有權勢的大人物呢。

帕喜村佈道

滿堂後山的泰緬邊境線上有一個小村落，名叫帕喜村。從滿堂後山走上山，步行約二個小時。一路上山，坡度很陡，相當辛苦。雨季無法通行，後乾季(1月-4月)是可以通行的。泰北佈道隊曾上山佈道，在滿堂禮拜堂集合後出發。過程中細節不記得了，但聚會到一半，印象中有個王隊長來了解情形後就走了。有人告訴我帕喜村就在邊界上，一腳在泰國，一腳在緬甸。附近還有一個阿卡寨。李開和、徐泰珍夫婦曾在該村事奉一段時間。

美良河佈道

美良河村又名美南河村，在清萊與清邁中間的山區。那時該村對傳道人並不友善，曼谷的郭本禾教士曾在該村傳福音。雖村民都能感受她是好人，對村民很有愛心；但地方權勢人物不喜歡，她也只能黯然折返曼谷。感謝主，神帶領唐達福牧師去那裡開荒，邀泰北佈道隊去美良和佈



左圖：阿卡寨佈道

上圖：佈道會中演戲，我演父親，杜光耀演浪子。

右上圖：美良河聖誕節佈道會

右圖：去美華佈道

道。雨季四輪驅動車要栓鐵鍊才能上山，交通不太方便。我們多半是乾季，聖誕節前後去佈道的。

景乃村佈道

景乃村是在清邁省西北的邊界山村，在泰北難民村中算是高山中平坦的大村寨。那時全村分六個組，當時的禮拜堂設在第二組——胡家寨。唐達福牧師與艾應昌牧師在那裡服事。他們經常邀泰北佈道隊去景乃地區佈道，唐牧師是美國人，在台灣傳福音六年，國語講的很溜，很能跟泰北同工們打成一片。景乃村的禮拜堂是用松木建造的，花紋很美，接待福音隊的環境在當時泰北山區是最好的。我們也很努力的傳福音，演戲、歌唱、還跳舞。最難忘的是跳舞，杜師母教我們跳舞，一群男生真是「笨死」了，但還以為跳得很好，不過來參加佈道會的村民們看得都很開心。



我們與光耀夫婦（圖左兩人）。

美斯樂董家寨佈道

美斯樂是清萊最大的難民村，信耶穌的比例很低。當時的傳道人是杜光耀弟兄，邀泰北佈道隊去美斯樂的董家寨露天佈道。來參加的村民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二、三位佤族人決志信耶穌，並將他們吸食鴉片的器具拿出來當眾焚毀，以明信主的決心。

南湖村佈道

這是泰北佈道隊去過最遠的村寨——孟擺的南湖村。那時夏興洲的父親在南湖村當村長，我記不得是誰邀請去佈道的。

同工會（星期一）後第二天一早出發，那時清萊到清邁的公路還沒開通，從美賽搭公車先到清萊，再轉車去帕天，從帕天再轉車去清邁，當天傍晚才到清邁。我們住西教士在清邁的基地，那時我們認識的

永泰開荒初期記事

文／王敏雯

生死一瞬間
見證主的同在

台灣來的弟兄姊妹到永泰來探訪，他們很奇怪我們才去不久，怎麼會這麼快就叫出全村村民的名字？那是因為神給我們機會參與在他們的生活中。因為來信耶穌的村民漸漸多了，村長也信主了。每個月團體的眷補，他就在主日崇拜後發放，有一次他有事要去處理，就請我代發，他發現我很快無誤的發完，就請我每月幫他忙。因此全村的眷屬名字和人，我很快就認識了。

後來弟兄們外出受訓、前線公幹，姊妹家中有事，就來請我代寫信給他丈夫或是長官，我幫她寫「情書」給丈

夫，要他請假回來，或是寫「陳情書」給長官請求給丈夫假期回家幫忙農務。我在學校教書，又認識學生的名字，因此去家訪時，把一家老小就連在一起了。季雄是帶弟兄們去挖路，天天點名也認識他們了。這都是神奇妙的安排，若我覺得發眷補不關我傳道人的事，那就無法得到這機會，而且是發別人的錢，村民還很感謝我，何樂而不為呢？

每當村內有姊妹要生產，姊妹會來找我去為她們的生產禱告，遇到是晚上，我就很感謝神，因為我們沒有孩子的牽絆，鎖上門就可以出門去了。

有貝亞倫牧師一家、唐達福牧師一家，他們真誠、熱切的接待，彰顯主裡一家的真實。第二天吃完早餐後搭公車從清邁去拜縣，再轉小班車進南湖村，到下午三點以後才到南湖村。

吃住都有村長接待，當晚就有佈道會，第二天探訪村民，晚上全村佈道會，第三天早餐後返回。到美賽是週六下午了。離南湖村一個半小時車程，有個福音未到的華人村寨——密蘇雅，那時他們不歡迎我們，現在也有主的教會了。



還有聯華村、帕黨村、回札列村、密額村。那時我們幾乎傳遍十二區會泰北的各堂會及泰北許多福音未到的村寨，泰北同工有著同心興旺福音的感情！✿

有一次，老珊板姊妹來請我去為依拉姊妹禱告，她說「依拉前面已失去兩個孩子，都是難產，現在已痛了兩晚了。」在山區，生孩子都是婦女之間彼此幫忙接生。去到依拉家，看到她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旁邊地上鋪著一塊塑膠布，在屋樑上掛著一條粗繩垂下，她肚子痛了，就抓著繩子跪著，我看她很痛苦，就為她禱告，求主讓她十分鐘後就生孩子，我也不知道怎麼會說十分鐘。因為會接生的人多，我就在屋外禱告，說實在我也很怕看血。沒過多久，裡面的人說要生了，但後來叫怎麼是手，我也知道生孩子是頭要先出來，因此迫切求主憐憫，後來說手縮回了，我跟主說，求祢讓村民知道你是大能的神。後來聽到孩子哭的聲音，我的心放下了，她們用刀砍下竹片，然後在灶灰中消毒割臍帶。（我想醫院的醫護人員一定說不合格。）看到依拉笑著說「謝謝師母」，我說「感謝主」，姊妹們都說「感謝主，若不是耶穌，恐怕這次又是難產了。」主用神蹟隨著證實我們所傳的道。

宇宙光送炭到泰北回台後，每個月就寄「宇宙光」雜誌到泰北，我很喜歡看，也會把裏面的故事跟弟兄姊妹分享，後來永泰的弟兄們到山上陣地服務，有假期回來，就來看我們，並且說要借書，因為有新教官來，他讀過中文，在山上沒有什麼書可以看的，這個弟兄就自告奮勇的跟教官說，我去跟耶穌老師借書。我就拿「宇宙光」雜誌借給他。沒想到，他的教

官很喜歡看，也很想來信耶穌，常常要弟兄來跟我借書，但很可惜他被毒品捆綁，常被長官關禁閉，不能下山親自來謝謝我們。後來有段時間，我們述職回台灣，他就去到滿樂福戒毒所戒毒，等我們回到永泰，他也戒毒成功，信了耶穌，生命有很大的改變。他就是張雨，那時永泰治平學校李永校長剛去世，學校需要老師，他就來幫忙教了一年，後來有感動去美賽伯特利聖道學院讀神學，有心服事神。

週六詩歌教唱聚會 把詩歌唱到心裡去

在教福音識字讀本之前，我先教注音符號，讓村民學會拼音，以後學中文就容易。為了讓他們記憶深刻，把它編成歌，大家學的很起勁，桑木松、張雲昌就說，「老師教我們唱歌，好嗎？」我說「老師只會耶穌歌，不會唱流行歌曲。」他們說「好！我們唱耶穌歌。」因此週六就開始詩歌教唱的聚會了。

我們學唱的第一首歌是「野地的花」。感謝主！我以前想不通，我是讀商的，怎麼神為我安排去教幼稚園，原來操練我要耐心一句一句的教唱，祂知道我要教一群不識字的人，並且華語不是他們的母語。村民很認真的學，我一字一字的教讀，然後先唱一句幾遍，會了，再教第二句，並且嘴巴口型都要讓他們看到，才能發音正確。唱歌半個多鐘頭，讓他們休息，就講聖經故事或喻道故

事，然後再繼續教唱。山上沒有什麼娛樂，所以許多人都來學唱歌，散會的時候，他們在回家的路上還繼續地在唱。

每週六學唱歌，弟兄姊妹的記性真好，唱了就牢牢的記在心裏，外地來的老師教他們唱的歌，等到那位老師再來，他們就會唱他教的歌給他聽。他們可以一首接一首的唱，有時我忘了歌詞，他們都還記得，神真是愛他們。

家庭禮拜 「神同在」的真實

信主的人多了，星期一（一組二組）、星期三（三組四組）、星期五（五組）家庭聚會，剛開始我帶唱詩，然後講聖經故事，接著季雄就以這故事，有些分享。有時候，弟兄姊妹也會有一些分享。記得有一位弟兄，分享他在地裡砍竹子時，不小心砍到自己，還好傷口不大，他就禱告，「主啊！我有什麼地方做的不對，求主赦免！」。我們還沒這樣教導，但聖靈已在他心裡感動。還有一位弟兄從前線回來，

他說到他們攻佔敵人陣地，不能休息，還要做好防禦工事，因為敵人可能隨時會攻回來。我們靠主得勝魔鬼，不能驕傲，牠隨時會再回來誘惑、攻擊我們。姊妹們多半分享生病禱告，主垂聽醫治。醫官也分享，以前看診憑靠自己聰明，現在看診前，先為病人禱告。弟兄姊妹不怕別人笑他們分享自己的軟弱，勇於承認自己的罪。孩子們最喜歡來聚會，帶動大人唱詩歌。主人家用一塊大油布，鋪在地上，大家坐在上面，可以坐很多人，等到聚會結束，孩子們都已平躺睡著了，各家的父母背著，抱著孩子們回家。遇到季雄不在家，家中的年輕人也會陪著我一起去，他們帶唱詩，我就講故事，講道分享，（以後就讓弟兄姊妹輪流帶唱詩歌了）會後也有弟兄姊妹要求為他們的身體代禱，多半都是「打擺子」，真是不捨，感謝神！讓我進永泰就打擺子，深深感受到打擺子引起身體的難受，因此在代禱時，更加迫切為生病的人禱告。遇到放假，住在家中的孩子都回家去，有時季雄也不在，我就一個人去帶聚會，散會後，弟兄姊妹要送我回家，我說：「沒有關係。」他們一天工作也很累了，需要早早休息。我感謝神，內心一點也不害怕，黑漆漆的路上遇到人，我會先打招呼「這麼晚了，還沒休息啊？」村民也會說：「老師好！」感謝神！從進永泰的那天，季雄下山，不在旁邊，我竟然一點也不害怕，這和以前的我截然不同，「神同在」是如此的真實在永泰。✿



晚上挑著燈火唱詩歌。

福音潤澤荒野地 茅草屋裡建教會

文／王季雄

永泰建堂暨獻堂、成立教會典禮

1982年底信主的村民越來越多，學校的教室裡外滿了聚會的人，建堂成了必須馬上要做的事，弟兄姊妹們想到的是「錢」。那時大家住的都是茅草屋，永泰真的沒能力建草房以外的禮拜堂，大家商量後還是認為要蓋比較堅固、長久的會堂。建材以洋鐵皮為屋頂、木材為牆，會堂本體是長21米、寬9米、高4.5米的禮拜堂。工程經費從永泰教會開始奉獻，再尋求泰北眾教會的協助，若還有不夠，再請十二區會幫助，最後才是台北教會的支援。

一沙一石 一顆心

從決議建堂開始，每週主日崇拜後全

體弟兄姊妹都去小溪抬石頭、挖溪沙，為鋪禮拜堂水泥地預備材料。建堂的木材是選自本村的兩棵巨樹，樹幹都是需三個成人才能圍抱。教會請了鋸樹師傅，將樹砍倒，再按建堂需要木材的規格和數量，將樹鋸成柱子、椽子、樑、木片等，也全都由弟兄姊妹們合力從山裡抬出來的。建堂期間真是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體一心。

謙卑感恩 事奉主

在建堂的過程中，我居然出現了有一種「愛面子」的心態——我王某人要蓋就要蓋泰北山區最大的禮拜堂。有段時間差一點連師傅的工資都付不出來。我悔改，求



上圖：蓋好的永泰禮拜堂。
下圖：敏雯正在篩沙備用。

主赦免，以後奉獻才又陸陸續續的進來，主還是有憐憫！

建堂期間我同時也在蓋一個大雞圈，當時剛好村寨發生雞瘟，所有的雞都死了，我看著蓋到一半的大雞圈失神，忽然想到：若以後永泰的弟兄姊妹都軟弱、退後了，都不來禮拜堂了；那禮拜堂蓋的再好，再大，又有甚麼意義呢！這也是讓我



教會自立自養

文／王季雄

十二區會泰北眾佈道所能早日成立「教會」，一直是我接任區會佈道股後的心願。其實按區會章程，那時成立「教會」不難，只要有25位潔名會友，能自聘傳道人即可。一有機會我就與傳道人分享「教會真理」，因在我的腦中沒制度上的

佈道所，只有植堂，一植出去的堂會就是「教會」了，總想讓佈道所「正名」。其實稱呼一群在一起聚會的人是「甚麼」，現在回想起來並不重要。

我內心認為佈道所的傳道人，也不

能一直依靠區會的資助。傳道人是信徒的牧者，弟兄姊妹理當供給牧者，這樣的關係才是最直接，最真實的關係。當時香港來的宣教士與我的看法不一樣，他說：「泰北沒有一個教會能自立自養，因不可能供給他們的傳道人每月泰幣六千銖薪津。」當時我很嚴厲的批判他：「你知道嗎？難民村學校校長的薪津也才每月泰幣五千銖。而美賽禮拜堂就能自立自養阿。你憑

什麼訂定每月要給傳道人六千銖的薪津。別把香港那套人的制度帶到泰北來。難道信徒一定要按你定的標準給他們牧者薪津嗎？」氣氛一下子就凝固了，同工們都沒想到我會這麼大聲，這麼「兇」。

後來本地的同工私下對我說：「王老師，與其說泰北眾教會自立自養，還不如說泰北傳道人願意自立自養。」✿

以後不是太看重建堂，而是更看重來禮拜堂肢體的原因了。建堂過程中主讓我學到許多寶貴的功課，感謝主！

以下文字節錄於漆南智長老所著的《點點是恩，處處有愛》：

「1983年11月3日早上在美賽吃過了早餐，經過整夜的長途巴士，部分姐妹們的疲勞，稍得恢復又將踏上艱苦的行程。我們共計六十多人分乘三部小型卡車，其中一輛是向一位美國宣教士唐達福牧師借的。因為他的車四輪轉動，馬力較大，並且可以在必要時拉另外兩部雇用的小卡車上坡，這都是經過事先計劃好的，因為天下雨，路很滑，各式的雨衣、塑膠布，紛紛出籠。據後來季雄告訴我，有一次這種小卡車一共坐了二十九個人，真不知是怎樣擠進去的，當然包括坐在車頂上的「頭等客」了。九時半經過禱告後就出發往滿老胡村進行，途中經過美莊縣略事

父親在學校週會跟學生講話。

休息加油，半小時後就開始走山路了。那種路實在不能叫公路，路間的兩條輪印陷下去十幾公分，其中滿了泥漿，車過之處，泥水四濺，坐在車後的滿身滿臉都是污泥。有時坡度太大了，人都得下來請唐牧師的車子把車拉上去。坐在車上顛得腰酸背痛，因為太擠兩腳發麻，實在不是味道，好在車上大家說說笑笑總算把時間打發掉了。難得內中有幾位曼谷心聯堂的弟兄姐妹們，想他們在曼谷，出門時乘的是賓士冷氣轎車，若不是因為主的愛激勵，實在犯不上來受這種苦，他們卻談笑自若，認為是一次難得的旅行呢！我向他們說，你們不要高興，難走的路還在後頭呢。

上午十一時半終於到了滿老胡村，這裡的傳道人何永生弟兄，曾來過台灣我們教會與弟兄姊妹有交通。因為他得到的消息是曼谷有二十人左右前來，所以只預備了二十個人的午餐，沒想到來了六十多

父母來訪在禮拜堂前合影。

人，只好發動全村的弟兄姊妹，把可以吃的都集中起來，於是米飯、玉米、麵條，通通擺上，全都是鄉間風味，總算解決了民生問題。十二時半就開始步行走山路了，因為要涉水過四條小河，大家都是行軍的裝束，村子裡一共調動了十多匹騾馬，除了一些馱運東西外，剩下九匹馬供不能走路的弟兄姊妹輪流坐騎，說起騎馬，去年我有過幾次經驗，勉強可以應付，但走山路頗不好駕馭，同時沒有正式的鞍子，都是用條油布，當作鞍子，用兩根樹叉子做腳蹬，一不小心就會滑出來失去了重心，真是比走路還辛苦。一路上有走路的、有騎騾子的，談談說說倒也輕鬆。途中經過三個寨子，有阿卡族人，也有拉胡族人，過的全是原始的生活，竹籠、茅舍、豬牛雜居，人畜共處，環境衛生之差，的確令人同情，在台灣最貧苦的山地，也比這些寨子要好得多。的確不到秦北，不了解秦北山區難民村的貧苦，其中所居住的

紀大嫂和千惠到達永泰，村民夾道歡迎。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骨肉之親啊！不但在生活上他們是那麼的貧困，就是在靈命上他們也沒有福音可聽，難道神就棄絕了在秦北山地的這些炎黃子孫嗎？同行的弟兄姊妹看到這種光景，都不禁興起傳福音的使命感，也再一次對差傳工作有了肯定的認同，其中不少曼谷來的弟兄姊妹，都因為我們教會的差傳工作，由神奇妙的帶領使季雄夫婦來到永泰，使他們才了解同在秦國的土地上還有好多像永泰新村這樣，待開發的土地等待著撒種的人去撒種呢！

經過了一段艱苦的行程，途中有兩位弟兄從馬上摔了下來，還好沒有受傷。過河的時候有三位弟兄及姊妹，若不是左右有年輕人扶持，差點摔倒。至於在沿途滑跌，摔跤的不計其數，真可算是歷經風雨之苦（途中有數次遇雨），在下午五時左右全部安全抵達永泰村。沿途經過住家時，村民都一起歡呼：「老師好」、「辛

我的父母騎馬上山。



苦了」此起彼落。到達教會前廣場時，更有永泰村的雷村長，他也是永泰禮拜堂第一任執事會主席，率領著許多村民幫助卸下行李，季雄夫婦更是忙著和客人寒暄。客人們卻迫不及待往新蓋的禮拜堂內，和兩間貴賓室參觀，大家一天的疲勞都化為烏有，親情和主的愛，使人覺得在這裡真好！

永泰獻堂前後紀實

季雄向十二區的同工們簡報了建堂的收支情形：新建會堂一間，貴賓室兩間（供接待遠方來客之用，樓下擬作主日學教室尚未加牆壁及門窗，共支出 260,096 銖（此時尚欠 29,008 銖其中十二區會支應 110,000 銖（占 47.6%）台北教會及差傳小組支應 103,513 銖（占 44.8%）外地肢體（含泰北各堂所及海外肢體）13,003 銖（占 6%）永泰本村 3670 銖（占 1.6%）。到第二天當場收到的賀禮及筆者帶去轉交的建堂奉獻合計約 40,000 銖，

下圖：陳先生（右）和紀大哥。
下右圖：獻堂禮泰北同工獻詩。



感謝主，神的預備是豐富有餘的，除了補足不足的約三萬銖以外，目前尚有一萬銖可供建主日學教室時支用。主日學教室全部約需五萬銖左右，深信到了時候，主的



上上圖：會眾在禮拜堂大門前等待。

上圖：獻堂啟鑰禮。

右圖：大家進入禮拜堂參予獻堂禮。

供應必不缺乏。

傍晚七時從附近各堂所陸續來了客人合計一百餘人，永泰的弟兄姊妹早在一天前就宰了一頭牛三頭豬，和無數的雞鴨準備接待客人。在貴賓室的樓下另搭了一個帳篷，權充餐廳，席開十多桌，雖談不上山珍海味，在這偏僻的山區也可稱豪華的筵席了。其中最令人回味無窮的是自己磨出來的「豆花」，在大陸西南住過的人，都會懷念那用「酸水」點凝的豆花了。用餐時仍是雲南老鄉的風俗，接待員冷不防的從你身後用木勺給你添上一勺飯，要禮讓也來不及了。顧得了後面，還要防同桌的主人給你夾上一大塊肥肉，或是一隻雞腿。這種真誠的款待，和強迫中獎的熱情，使得做客人的，真有難以招架之感。其實這是在雲南鄉間宴客的慣例，相傳多少年

了，到了在泰北邊區出生的這一代，也承襲了長輩的教導，照行不誤，也許這也算是鄉土文化的特色吧！

四日一清早，許多客人都早起看晨霧，空氣十分清新，按十二區的安排，八時是第三屆洗禮，洗禮完畢之後接著是新堂剪綵啟鑰典禮，然後會眾入場，開始獻堂感恩禮拜。八時不到在禮拜堂前廣場就陸陸續續來了大批的人潮，八時正先由心聯堂的姚瑞東牧師為 12 位新肢體施浸，洗禮池就在禮拜堂前，也就是平時使用的蓄水池。在山上一切從簡，既沒有更衣室也沒有隔牆，但他們向主的心是虔誠的。四周的觀眾，當每一位受浸者，從水池中出來的時候，都鼓掌歡呼，似乎為他們的這一生的轉捩行動，發出歡呼，較之在教會中舉行的洗禮，會眾高唱快樂日，還要



赴泰前後

小秘辛

文／王季雄

我們是 1980 年底，在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年會（第三屆）上被差派為宣教士，前往泰北宣教。當余健儀姊妹知道我要去美斯樂，她問我要不要去認識第五軍美斯樂最高領導段希文將軍（那時希公已作古）在台北的家人時，我欣然答應。

四十年過去了，依稀還記得當時段夫人雍容華貴，長公子段湄川、次公子段洛川，二位公子那時還在就學。沒想到後來在美斯樂認識從台灣去興華中學任教的曾化儀女士，後來她成為段湄川

夫人。

在我們 1981 年 4 月離台前，七張禮拜堂有位孫姊妹來找我們，並交給我一封信，她說：「王哥，聽說你要去美斯樂，能麻煩你一件事嗎？」我說：「甚麼事？」她接著說：「我們家很多年沒有家父的消息，最後的消息是在美斯樂興華學校當校長。」我看了信封上的名字是孫斌，就說好的，一有消息就告訴妳。

我有機會去美斯樂，向杜師母張鳳

來的熱忱感人。

洗禮完畢之後，在榮耀歸於至高神的歌聲中，十二區會主席陳國輝弟兄，主持了剪綵啟鑰典禮，會眾隨即列隊進入會堂，開始感恩禮拜。由王季雄弟兄擔任主席，筆者應十二區會函邀證道以「祂來建造」為題，從舊約的會幕、聖殿，到新約的教會是神心目中建造的目標，除了物質的殿已經完成，更應該從靈裡有更深的建造。令人感動的是詩班有五十多人包括

老、中、青少年及兒童，殊屬初見，全場充滿了感謝及讚美。並有永泰村的村長雷弟兄報告該村歸主及教會成立經過的見證。有一句話使會眾都十分動容，他說「我們來永泰快五年了，頭幾年，收成都不好，常常不夠吃。自從王老師來傳耶穌以後，去年起我們就夠吃了，今年更是大豐收。因此我們相信這位天地的主是愛我們這一群被人所遺忘的人。而且我們信了耶穌，心中滿了平安喜樂，吸洋煙的可以不用了，賭博的戒賭了，祂真是改變我們生命

鳴問孫斌校長之事，沒想到孫斌是她在美斯樂讀書時的校長，第二天孫校長就趕來了，看完信後就邀我去滿星疊，原來他在泰北又成了家，有五個兒子，生活擔子蠻重的。我們在曼谷學泰語時，他還來合一堂看望我們，以後一直保持聯絡。

1981 年 8 月以後，我們在美賽禮拜堂服事時，有一天孫校長來美賽找我，他說：「我已與滿星疊的領導報告過了，他比較相信台灣來的傳道人。你們夫婦倆，一人在大同學校做我的副手，以後我退休後來接學校，另一人好好傳道，還答應送一塊土地給你們蓋禮拜堂，你要去選選喜歡、合宜的地嗎？」我就跟他上山，選了一塊地。

從滿星疊回來後向區會報告此事，區

的神。」短短的幾句話，把救恩的真理說得十分清楚，他並報告建堂的經過，連小孩子都到溪裡去挖溪沙供建築之用，真可說是全體動員了。

接著由十二區主席宣告接納永泰禮拜堂為十二區新成立的教會，並由區牧李立偉牧師為新任執事及傳道人作就任禱告。陳國輝弟兄並介紹由台北來參加觀禮的幾位貴賓，特別介紹王老師的父母與會眾認識，並代表全村感謝王季雄弟兄夫婦來此

會跟我說：「那區域有基督教總會第二區在傳福音，最好能先與他們協調一下。」後來知道滿星疊有甘大媽等三、四家信徒是在回鵬教會聚會的，我就去回鵬教會問張文才傳道，他說：「王老師，我們沒辦法進去傳福音，你能進去太好了，但你要去回海問蘇牧羊老師，我無法回答你。」我下山後馬上去回海找蘇老師，他的答案與張老師雷同，蘇老師請我去清萊問黃亞成牧師，黃牧師是第二區會清萊地區的負責人，但當我去清萊找黃牧師時，他去大陸送聖經了。

在此期間，永泰的邀請先來了。在人看來陰錯陽差，我們去了永泰佉族村寨。但上帝知道一切，後來佉邦與張部（坤沙）打仗，最終佉邦打敗了張部，這是何等奇妙啊！✿

開荒佈道，並建立教會。最後是聯合聖餐禮拜，由李立偉牧師主領，和新受洗的肢體一一握手，祝賀他們加入教會並領受餅和杯，這也是永泰新村有史以來，最盛大的一次聖餐禮拜。聚會結束已快十時，全體到樓下的露天餐廳會餐。今天比昨晚更加熱鬧，近三百人的大會餐，因為場地關係只有分批就食，永泰新村的負責人康先生也趕來道賀，教會和村裡的首長們都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感謝主！祂的恩典夠我們用，願一切榮耀都歸給祂！✿

神所預備的天使

希伯來書 13 章二節「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初到美賽禮拜堂，何馨亭老弟兄，就建議教會執事，讓李瑪莉姊妹來禮拜堂幫忙我備餐、打掃及接待的事。因為美賽教會位於泰緬邊境，每天來來往往的人多，有時也會要借宿禮拜堂。他擔心我太辛苦，另外瑪莉也有心去讀神學，能在我身邊跟著學習聖經也是好的。（她在未信主的人家裡工作，因為工作多，不能常來聚會。）因此我們和教會分擔她的生活費。那

時還有伯特利的結業生——鄭昌源弟兄，四人一起生活，一起服事，很是開心。我不善於烹飪，更別說做雲南口味的菜了，瑪莉真是好幫手，從買到洗、切、下鍋，很快就能料理完畢。禮拜堂每兩個月都要開泰北同工會，我們一起整理宿舍、鋪牀位，預備飯菜，我在想如果沒有瑪莉，我一定手忙腳亂，會拉著季雄來幫忙，那麼他就沒有時間去探訪慕道友了。

週間福音識字班的學生多，瑪莉、昌源也來幫忙教小班還有主日早晨兒童主日學，大家彼此配搭合宜，就不

文／王敏雯



會覺得擔子重。有時瑪莉也陪伴我去探訪擺攤賣東西的姊妹，有時候，緬甸大其力的姊妹生病，我不能過去，瑪莉有緬甸身份證，就可以去代為關懷了，感謝主奇妙的安排。

每週有兩晚，張彩荷姊妹騎摩托車帶我去「Happy Home」，這是林佩義師母在美賽辦的孤兒院，有十幾個孩子，他們都是附近難民村的孩子。彩荷姊請我去教孩子們唱詩歌、講聖經故事，因為平常他們在學校讀泰文，她也希望他們可以學習中文詩歌，不要忘記中文。後來滿堂佈道所成立教會，我們帶著孩子們去獻詩歌「傳給人」，鄭昌源弟兄吉他伴奏，曼谷十二區區執委驚訝孩子們可以不拿詩本，能背唱這麼長的「中文」詩歌。雖然說是我去教他們，但是孩子們的童言童語，常常讓我笑的開心不已。他們也會在放假的時候，來禮拜堂幫忙打掃，整理園子的雜草，他們也是神差來的天使啊！

到美賽不久，張雲教老師推薦藍福秀姊妹每週六到美賽來跟我學琴，並且教她怎樣教兒童主日學的詩歌及講故事。這樣她主日就可以在老象塘佈道所幫忙教孩子們聖經。後來我們到永泰開荒，沒多久，福秀也來到永泰，說想跟老師們學習聖

左圖：我們在美賽的孤兒院 -- Happy Home 過聖誕。

右圖：藍福秀在菜田間澆水。

經。那時瑪莉也已從美賽來山上了，還有曹挪亞，因著提多老師介紹也到永泰來學聖經和中文。每天早上，我和永慶、永清去學校，他們三人和季雄在家讀聖經，然後做早餐。

山上生活不比城裡，是有很多需要體力的勞動。挪亞很會做山上的活，每週六男生幫忙上山砍柴；女生去小溪旁找野菜，樹上的花也能吃；我們也會買菜，但不是去超市，而是鄰近的阿卡寨婦女背著自己種的菜來賣給我們。後來水管接到家後，福秀說「我們自己來種菜吧！」她種的菜長得可好了。若是只有我和季雄兩人在永泰生活，我在想季雄要累壞了，因為山上的活，我什麼也不會做啊！

村裡信主的人多了，我們就有分組家庭聚會；後來又有識字班；週六晚上的



詩歌教唱聚會，事情也多起了。這些孩子會陪著我們一起去聚會。平時家庭聚會，我和季雄配搭，我先帶大家唱詩歌，講聖經故事，然後季雄按故事的內容會有些教導。季雄若不在，他們就充當我的助手，幫打氣燈，福秀或瑪莉就會帶唱詩歌，我來分享。或者抬著氣燈去學校教福音識字；扶著學生的手教寫字。有人好奇問挪亞怎麼會注音符號，他說跟師母學的，我想我沒個別教他，大概就是教村民時，他就跟著學會了。

有一次，我和季雄下曼谷，不在山上。鄰近的美華村有信徒去世，那裡信主的人不多，未信主的村民怕鬼不敢幫助理葬。他們就來永泰尋求幫助，住在家裏的他們和發林、亞倫等人趕去禱告，用擔架抬著遺體去墳地埋葬，真是難為他們了。

剛從神學院畢業，曼谷心聯堂的田漢光弟兄，他是十二區會推薦來永泰學習，有心宣教，也想學習中文。所以他就來了



田漢光

永泰。

雨季來的時候，因為山區生活條件差，許多村民和孩子都打擺子（得瘧疾），撐不過的就去世了。因此我們也去安慰家屬，帶領追思聚會。後來季雄也得了擺子，躺在床上，他身體很難受，心裡很難過，神為什麼不醫治村民呢？後來山下有事，他必須下山，但是擺子病又發作，他就去清萊基督教醫院醫治。住院時就想到山上的孩子未打預防針，所以容易生病。我們就請漢光弟兄跟醫院院長商量，安排好時間，他再回山上通知村民，途中還商請滿老湖教會預備早飯，因為天未亮，村民摸黑就出門了，走三個小時才到滿老湖村。大家吃過早飯，坐上租來幾輛車一路到清萊基督教醫院（將近一個半小時的車程），那麼多山裡的孩子第一次到醫院打疫苗，又哭又喊的，場面真的很驚人，許多人都從病房跑出來看是怎麼一回事。回程又請清萊真理堂的同工，代為預備飯菜，好讓他們吃飽有力氣走山路回家。後來因為雨季，山區河水大，行路危險。還是田漢光弟兄冒著危險到醫院去，把疫苗及冰塊裝到冰桶裡，帶著冰桶再回山上。真是累了漢光弟兄，但一群人省了冒風險又長途跋涉之苦。有了疫苗，接下來請村中醫官及會打針的人來幫孩子注射。

要蓋禮拜堂，季雄和建築師傅在商量如何建構，漢光弟兄在旁邊聽邊畫，把禮拜堂的外觀畫了出來，師傅高興極了。✿

神醫與醫病

文／王季雄



1982年永泰村對外靠的是天然交通工具—不是走路，就是靠騾馬運輸。下山去醫院看病，只是有錢人家的「特權」。

永泰村有一位郭醫官，一般村民生病會找他拿藥。我5月20日上山後不久，正式進入雨季，雨季疾病叢生，特別新生嬰孩死亡率很高。

我們所傳的耶穌成為他們的希望，我們禱告，主就醫治他們的孩子，使我們經歷「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的真實。

第二年雨季似乎「不靈」了，孩子開始死亡，我自己也病倒，必須被送下山住院治療，在病榻上我無法安靜，思潮洶湧：「主，祢難道不再使用我們，在永泰村繼續為祢做見證嗎？」我痛苦、無助的哭泣，直到一個意念閃過我的腦海：「我不會以行神蹟來維持信我人的信心。」我心平靜了、靈裡甦醒了。我告訴敏雯，請她安排山上三歲以下孩子的父母，帶他們

下山來打預防針。這是很大的「工程」，那時心聯堂的田漢光剛好在永泰實習，成了敏雯的助手，先跟醫院談好打預防針的事，然後租好車、預備飯食在滿樂福村等，送他們來清萊基督教醫院為孩子打預防針，大家能想像嗎？一大群山上人來到醫院，孩子哭、大人不知下一步是甚麼，亂成一團，感謝主的恩典，永泰的孩子打好預防針，平安、順利的回到永泰村。

郭醫官信主後，每次為村民看病給藥前一定先為病人禱告。貧困的村民有時連看病的錢都沒有，與醫官商量，沒錢看病的村民記我的帳，每月結帳一次。後來醫官說：「村民大都貧困，由王老師為他們出看病錢不合宜。我要他們病好後，來我家做工，還他們看病的錢。」

郭醫官無法醫的，我就送到山下的泰國醫院，費用更多了，與醫院的社福部門商量，醫院同意我只需負責泰幣600銖為上限，超過部分由醫院負責，感謝主！✿





左一圖：治平的學生
左二圖：我們與李永校長（左）合影。

右圖：
我（圖左二）、母親（圖左四）、父親（圖左六）與治平老師們。
右下圖：資助去美斯樂讀書的學生。



接辦治平小學

文／王季雄

家父 1983 年 11 月曾來參加永泰禮拜堂的獻堂典禮。當時村民生活不易，治平小學的經費非常缺乏，他對我說：「若學校辦不下去了，你一定要接著辦下去，沒學校，這些孩子怎麼辦？經費有困難告訴我。」

其實泰北每個難民村的教育環境都很困難，交不上學費、無法上學的孩童很多，漆長老將此需要帶回永和教會，籌募教育基金，我們就接下了永泰小學，免費辦學數年。後來也因應村寨發展的需要，改成治平農業實驗學校。時任校長李永、

訓導主任馬建華、教務主任楊淑芬、農業主任楊國欽。學生學習興趣非常濃厚，且能學到許多農業知識，是治平學校從開創以來最盛之時。

1985 年泰國軍人禁辦中文學校，我們就將原中文學校轉交給泰國政府，請他們開辦泰文學校。從此永泰村與泰國政府接軌，為以後村民加入泰國籍加分。



左圖：住我們家的學生。
右圖：永泰治平第一屆學生。



傳福音

福音識字讀本

文／王敏雯

福音識字讀本有三冊，每課都有七到八個生字。譬如第一課，人、神、我、你、是、造、不，「我是人，你是人，我不是你，你不是我。神造人……」，用這七個字來編課文；第二課，再增加七個生字，用這十四個字編課文。內容與福音有關，簡單明瞭，非常適合鄉間傳福音。以前沒有注音符號，孩子們沒有人教，就不會讀。因此我們請永和禮拜堂王良玉姊妹幫忙加注音，然後請叔雄（三哥）的印刷廠印出來，有人從台灣來，就幫忙帶過來。後來又再請王姊編寫第四冊。我先教學生注音符號和拼音，以後他們就會自己讀識字本，我也找些有注音的故事讀本給孩子們讀。

初到美賽教會，每週間有緬甸大其力石場的孩子來禮拜堂讀「福音讀本」，因為家境清寒，沒有錢去中文學校或補習班學中文。美賽和大其力一橋之隔，兩邊都有軍警駐守，孩子過橋不用過橋費，但是泰國有不法之徒，會在美賽把緬甸的孩子抓走，帶到曼谷去賣。所以下課就要他們結伴回去，若是人少，我也會送到橋邊，看著他們平安過橋。平常也有考試、背書，通過的就送他們練習本和鉛筆，鼓勵學生上進，可惜我在美賽只有七個月。但是因為

教「福音讀本」，讓我到永泰開荒時，也用它教成人識字並傳福音。

主日聚會的人多了，像桑木松，張雲昌等人要求學中文，我就開福音識字班。因為一、三、五晚上有家庭聚會，就二、四晚上學習。一宣布就來了三、四十人，多半是婦女，背著孩子來學習（因為弟兄們在外服役）。我先教注音符號，又把它編成歌。剛好過年，村子新春晚會，我們的識字班拿著注音符號識字卡唱著歌，讓長官們都驚訝稱讚不已。

考慮大家生活困難，我提供練習本和鉛筆，姊妹們說「老師！我的手是抬鋤頭的，不會用鉛筆寫字啊！」我握著他們的手教他們寫字，他們請求說「老師！我學認字、讀字，可以不要寫字嗎？」後來就不勉強他們了。婦女們白天在山地工作，回家煮飯、洗澡，匆匆趕來上課，來不及吃飯。每次上課，我們家的學生幫忙打兩個煤油氣燈，抬去教室，

福秀、挪亞也幫著在旁邊教他們。碰到雨季，許多飛螞蟻飛來，攪擾大家的學習，大聲讀課文，飛螞蟻就飛到嘴巴裏。讀書需要毅力和付代價的。長期學習，有人因病停課，覺得跟不上，就停了學

習。能讀完第四冊的學生，只有李扎托、拿俄以、蕭李妹等人，他們信主後，在教會擔任執事，而扎托還在農場畜牧處服務，能記能寫。後來在前線受傷被送到永泰休養的弟兄，小楊和艾帕學會拼音後，就會讀福音讀本及有注音的聖經，他們信了主在佤邦及永泰服事。

《十字架》的詩歌

初到永泰時，就有村民私下告訴我：「老師，村內有巫師，你的衣物要留好，不然衣物被人拿走，紮成人型，巫師扎哪裡，你的身體那裡就會受傷、疼痛。」這是電影裡才有的情景吧，我也沒放在心裡。

有一天半夜，睡夢中好像聽到有人在門外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我起身應門，蔡嫂說：「老師，阿波生孩子時，看到門口有鬼，要來拿她的孩子。」在趕往阿波家的路上，不斷聽到槍聲，到阿波家時，看見阿波的先生鮑文啟，拿著 M16 步槍對著門口，後來才知道在路上聽到的槍聲，正是鮑文啟對著門口開槍，為了將她太太口中的鬼趕走。

敏雯進門後看見新生的嬰孩還在地上的塑膠布上，趕緊將孩子抱起來，邀姊妹們一起手拉手，唱起「十字架、十字架……」，這時聽到

後來泰國同工把課文譯成泰文。中文、泰文一起學習，特別在少數民族的村莊，成為傳福音最好的工具。在美國，曾碰到一對要去中亞地區宣教的夫婦，他們分享當地人想學中文，我們剛好帶著「福音讀本」就送他們，希望藉著學中文，使慕道友明白真理來信耶穌。✿

阿波說：「鬼走了，鬼走了。」說完人就昏過去了。

「紅布條」事件在泰北難民村可是無人不曉的大事，何人、何時開始傳的無可考。大意是某年某月某日午夜 12 點前一定要在家門口掛一塊紅布

文／王季雄

條，不然災難會臨到不掛紅布條的那家。很多永泰村民在其他村寨的親戚，託人帶來了紅布條，還再三的叮嚀：「一定要掛起來喔。」

永泰村信耶穌的村民比較多，他們對此事沒甚麼反應，我也沒特別對此事說甚麼，好像永泰村沒看到誰家掛紅布條的。永泰村經過此事之後，信靠耶穌的心更堅定了。

巫師走了…

到永泰才半年吧，第五組的老王對我說：「老師，你把耶穌帶來了永泰村，沒我的事了，我走了。」原來他是永泰的巫師！✿

福音開荒是另類的戰爭



阿卡老大寨

1984年永泰教會向附近的村寨開始了傳福音的行動。阿卡老大寨離永泰村步行一小時的路程，約有五、六十戶村民，沒有信耶穌的，我們每週五晚飯後，帶著氣燈（煤油燈）前往該村傳福音，那是一個很典型的阿卡寨，老人都會講漢話，與永泰村素有往來，第一次是村長帶隊去的，他們很樂意接待我們，也有巫師及部分吹洋煙的（吸食鴉片者）暗中反對。

敏雯教孩子們唱：「耶穌來、耶穌來，耶穌從天上來，我歡喜、我歡喜，因為耶穌來！」以後每次我們去時，孩子們就以這首歌來歡迎我們。

泰國那時的政策是保留原住民的文化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泰文老師對我們去傳耶穌很有意見，私下對村民說：「誰信耶穌，以後不給歸化泰國籍。」

我們仍在該村傳福音一年之久，私下有村民表示會信耶穌的。後來該村有一對夫婦不會行走，來永泰找郭醫官治療，其家人認為不吉利，不讓他們回家，郭醫官建議讓他們住禮拜堂，便於長期治療。我們真心去接待

永泰向外的福音行動

文／王季雄

他們夫婦將近兩個月，慢慢地他們能走了，看到他們開心的走著、跑著，打羽毛球，放風箏，我們也與他們一起歡樂，更感恩的是他們信了耶穌，也帶領吸食鴉片的父親信了耶穌，直到現在他們還在族人中傳福音！現在阿卡老大寨信耶穌的人搬上來，在大路邊蓋了禮拜堂，感謝主奇妙的作為！

羅家寨（美華村）

第二年我們的重點是羅家寨，因溫大嬸生病，我們幫助她去清萊基督教醫院治病，他們家就信了耶穌，並邀我們去羅家寨傳耶穌。那是一個以拉胡族人為主，也住了些漢人的村寨，從永泰去要走一個多小時的上坡山路，我們也是晚飯後出發，七點以前到羅家寨。

剛開始是借學校的教室聚會，後因村民有意見，改在溫大叔家繼續聚會，福音漸漸傳開了，信耶穌的村民越來越多，他們主動提出要蓋禮拜堂，最後決定羅家寨弟兄姊妹預備建材，永泰的弟兄姊妹幫忙來建蓋，我還記得那一天，四、五十位永泰的弟兄姊妹一大早開開心心地出發去羅家寨，與那裏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一的建造禮拜堂。

羅家寨的信徒殺了一頭豬，預備了將近百人的午飯，沒想到一天的時間禮拜堂就蓋起來了，最後在永泰治平學校李永校長掛上了美華禮拜堂的匾額與十字架畫下了完美的句點。感謝主！

以後羅家寨的信徒找到一位拉胡傳道人，願意去他們中間服事，就來跟我商量如何供給該傳道人，我問他們有何想法，不知是該傳道人或是羅家寨信徒的想法，請我幫助在他們的寨子裝一台碾米機，由該傳道人負責管理、經營，做為該傳道人的供給。

我們有一次不在永泰，聽說有同工帶華神的短宣隊來訪，除永泰外，一組去羅家寨、一組去傑傑寨服事，我們回來後，羅家寨的桂阿叔對我說：「老師，真的很不好意思，你們不在的時候，有老師們來羅家寨傳福音，當晚住在我家，像以前接待你們預備的一樣，但他們遲遲沒睡，我問他們為甚麼還不睡，哪裡不合嗎？我也是這樣為王老師夫婦預備的，這時老師們笑說：『我們不是夫妻。』」

阿卡楊帕寨

我們還去阿卡楊帕寨傳福音，離永泰村40分鐘的上坡山路，他們很保守，表面上沒說甚麼，但私下並不歡迎我們去。有一次楊帕村的村長拿了一疊破損的

錢來找我，他說：「我兒子吸毒，常常偷錢去買鴉片吸食，只好將錢埋在土地裡，等要用時挖出來，錢變成這樣了，還能用嗎？」還好錢的號碼尚算清楚，我拿著破損的錢，去清萊省政府財政處詢問，官員回答可以換新錢的。填了許多表格，經過二個多月，省政府通知去拿新錢，村長拿到新的錢後，阿卡楊帕寨傳出了王老師會做新錢的耳語，令我哭笑不得。

孟安村

孟安村在乾季時是可以通車的，永泰村走路約二個小時，我常常會路過，與該村的村長也很熟，經村長同意後，泰北同工一起去該村佈道過，村民的反應也很好，但以前曾有傳道人去該村開荒，也有幾家人信了耶穌，已很久沒繼續去照顧他們了，信主的人要我去找那開荒的老師，免得他誤會。我去找那位老師交通說：「你事工多的話，我來照顧孟安村，仍是你的工場。」他說：「謝謝，我自己會照顧的。」

819 地區佈道

永泰村為了在泰緬邊境求生存，從艾部整合成佉聯部隊，前線在泰緬邊境馬康山附近緬甸境內的崩龍寨，後來被緬軍攻破，轉移至819地區一帶，那年聖誕節我們經佉聯部隊領導同意，組織了永泰30

接待二位 以色列「弟兄」

文／王季雄

「老師，問問他們是幹甚麼的？」有一天下午永泰二個老兵綁了二個外國人來禮拜堂找我，一般外國人（西方人）是不敢過永泰的。我向老兵保證，留宿禮拜堂一宿，第二天親自送他們下山。

經了解，他們是以色列的遊客，聽說從孟芳到清萊有一條捷徑，不必繞回清邁再轉去清萊，他們就摸上了永泰，我知道若不保證他們，會有麻煩的，當向他們表明我是傳耶穌的傳道人時，他們的表情就不一樣了，而我聽到他們是以色列人，就感覺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我的弟兄，還殺雞待客，好好的接待他們。

第二天一早，為他們預備了豐盛的早餐後，親自送他們下山，到密占後，這二位以色列「弟兄」連聲再見都沒說，就不見了身影。真的很感慨：他們是獨一真神的選民，卻不認、不信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仍視我們信耶穌的為不潔的外邦人啊！✿

多人的福音隊前往 819 地區佈道。

那是一段艱辛難行的原始山林，從車路不通的地方開始行走，至少要六個小時的山路，有台灣來的同工走到哭，走不下去了，我只好留下永泰的姐妹陪她，讓她們慢慢跟上來。

一早從永泰出發，傍晚才到目的地— 819 總部所在地，部隊送來半條豬為福音隊加菜，我們則找地方搭營帳。晚上八點開始聖誕晚會，與軍民同慶耶穌降生。

第二天我去指揮部拜會魏老司令，邀請他晚上來參加聖誕佈道晚會，沒想到老司令員一口答應，晚上不但司令員到場，還有指揮部的其他長官們也一起來參加了佈道晚會，他們很詫異永泰的「老婆娘」怎麼會又唱又跳，又上台做信耶穌的見證，直呼不可能。

該晚我坐在魏老司令員的旁邊，他對我說：「老師，幫我們向耶穌禱告，若此次革命成功，我要信耶穌。」那時我真的不知他所說的革命成功是甚麼意思，後來得知伍聯部隊派人上邦傘聯繫上下伍族部隊組成伍邦之事。有一年我帶學生返鄉，到邦傘時去拜會魏老司令員，問他要不要信耶穌，他回答我：「我們革命還沒完成，像教育革命、經濟革命、醫療革命都需要你們來幫忙完成啊。」這也是以後我們會被邀請進伍邦辦興邦學校的原因吧！✿



生命中的功課

風雨謝主恩

洗滌身心靈

滋養生命河

文／王季雄

初到永泰，我們住在較高的地方，用水非常不便，要到低的地方去挑水。我們都市人的用水習慣又比較「浪費」，挑水變成很大的勞動負擔，我心裡就計劃如何把水直接引到家來用。

先在村外找一高處又有水的地方，用水泥築一擋水壩，做了簡單的過濾池，然後買許多塑膠軟水管，一段一段地接到我們住的地方，當水第一次流到家時，你能體會我們那時的開心嗎！? 但好景不常，誰還會想挑水呢？水管接頭一拔就有水用了，只要村民在前面拔水管，我家就停水了，而且是常常停水。

直到有一天敏雯在洗頭，洗到一半停水了，我就爆發了：還好我家附近沒村民，要走一段路才會知道哪家拔水管。走在路上心裡還覺得很委屈：我忍耐你們這麼久，沒與你們計較，怎麼越來越過分。我越想越氣，就在那時，心裡湧出了一個聲音：「水是你的嗎？」我說：

敏雯當年在永泰用接來的泉水洗頭。

「不是我的。」「那你為什麼這麼生氣啊！」我爭辯說：「水管是我買的。」「是嗎！? 買水管的錢是你的嗎？」我心中很清楚那是主感動弟兄姊妹奉獻的。直到那一刻我才發覺，人沒充足的理由也會生氣的。我還在往前走，另一個意念浮上了心頭：「今天你只要因水管與人有衝突，那就回台灣吧，你再怎麼傳揚我，他們也不會信的。」我心裡嘀咕著，有這麼嚴重嗎？「當然，你說我很重要，他們會信嗎？村民會認為水管比我更重要，捨不得與他們分享的水管，當然比捨得與他們分享的我更重要囉。」我無法再往前走了、愣住了，內心爭戰很激烈，慢慢地氣憤的情緒不見了，內心平靜了。但還是去了水管通過的



第四組，與村民協商分時段共享水管的方便，**同時也在主前立定了一個心志，除了敏雯外，我所有的東西都願與福音對象分享，這是進永泰開荒後，耶穌在我生活中給我生命中的第一課 - 為福音分享所有。**

委身事奉是要付代價的，而我們的心志有時又很脆弱，就以每週五去羅家寨佈道的事來說；有一次週五下著雨，敏雯生病不舒服，我禱告主，要麼雨停、要麼敏雯病好，不然……，結果雨照下、敏雯的病也沒起色，就跟主說：「主啊！今天向你請個假，不去羅家寨了。」心中馬上浮現第一次去羅家寨的情景：「各位鄉親父老，從今天開始，以後每週五晚上，不論颶風下雨，老師一定會來的。」主好像在對我說：「不是向我請假，而是要向羅家寨的鄉親父老們請假。」那天因著面子、

為著責任感，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地去了。

到了羅家寨，聚會屋裡卻黑壓壓的坐滿了人！心想還好來了，不然要失信於村民，還聽到有人私下說：「我說老師一定會來的，你們還不信，看吧，老師來了吧！」當天聚會大家很開心，很盡興，回程時我不斷的感謝主。走到半路迎面來了一個人，我很驚訝，黑夜雨天怎會有人出門？！我大聲地問道：「是誰？這麼晚了去哪裡？」只聽那人畏畏縮縮的答道：「老師，是我。」原來是永泰一個吹洋菸（吸鴉片）的村民，永泰買不到鴉片，但羅家寨還買得到。山路很窄，當我們擦身而過時，主對我說：「看他！一個不會向鴉片請假的人。」相同的天氣、相同的山路、相同的目的地，我說愛主、事主、傳福音卻還會請假，但他卻從來不會為了鴉片請假。**我羞愧、向主悔改，求主賜我愛祂**

勝過那人愛鴉片的心，不然總有一天是他把鴉片傳給我，而不是我把耶穌傳給他。這是主給我生命中的第二課 - 愛祂，勝過人愛世上的一切。

泰北環境的複雜遠勝我能理解的，敵對勢力要殺一個人，輕而易舉，當時在泰北最大的勢力團體是坤沙（張部），他們想併吞永泰的艾部不成，以後就形同水火。艾部老兵上山與坤沙（張部）打游擊，佉族部隊驍勇善戰，在戰場上坤沙討不到便宜就想來亂眷屬村 - 永泰村，後方眷屬村一亂，前線老兵就無心打戰了。有消息傳出坤沙派出殺手，要殺村長、警官、我，因我們是村中安定的因素。

那時我是十二區會的佈道股，永泰以外尚有許多佈道事工，我必須下山與泰北同工一起行動，去、不去？很困擾我，那

段時間主日晚上的擘餅聚會，我剛好要與弟兄姊妹分享主在十字架上受的最大痛苦是什麼？被釘子釘的痛、被吐唾沫羞辱之苦、其他等等，忽然心中響起：「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我馬上領悟到，原來耶穌為了愛我，在十字架上受的最大痛苦是與最愛的父神分離，讓耶穌痛苦到大聲喊叫。我立定心志，為了耶穌所愛的人有福音可聽，若要與心愛的妻分離也願意**，我的困擾過去了，只是下山時無法直視敏雯的眼神，與她說再見。

我的難處過去了，敏雯呢？直到有一天，敏雯讀到亞伯拉罕獻以撒，她跟主禱告說：「我沒有兒子可以獻給祂，就把最愛的季雄獻給祂，我已預備好心隨時做寡婦。」就這樣我們一起越過了生死分離痛苦的生命關卡，感謝主！✿

山居日常二、三事

文／王季雄

● 娃菀蓬姊妹送發電機

娃菀蓬姊妹是泰國基督教總會的職員，她熱心，真誠的幫助外來宣教士們辦理各樣居泰的繁雜手續。我和敏雯初到泰國的前幾年，有許多事都麻煩她幫忙協助

我們處理。

當我們剛到泰國還在曼谷學泰語時，于中一牧師在天送禮拜堂舉行培靈會。我們應邀去參加，領詩的姊妹對聚會的詩歌不熟，看我唱得很大聲，就請我上台幫她

領唱，聚會結束時娃菀蓬姊妹過來與我打招呼，原來她是在天送禮拜堂聚會。當她知道我們在泰緬邊境開荒時，堅持要到山上去探訪我們。

當時坐車只能到永泰村下面的滿樂福村，還再走三、四小時山路，這對姊妹體能來說是辛苦的路程。沒想到娃菀蓬姊妹很開心的到了永泰。那時禮拜堂已蓋好，尚未舉行獻堂典禮，但已開始在裡面

聚會了。當天晚上有聚會，在偌大的禮拜堂內，打起了三盞氣燈，她不解的問：「怎麼不用發電機。」我說向差會申請了，差會沒答應。第二天早餐後她就下山了，沒過幾天一台 2000W 的發電機就從滿樂福村抬上山來，送來的人說：「是娃菀蓬女士請他們送給禮拜堂的。」這台發電機一直用到泰國政府將電線拉進永泰村為止，主必記念娃菀蓬姊妹對永泰的有心與愛心！✿

● 起大霧

明天一定要下山；但幾天前領導通知我，這幾天最好別下山，他們得到情報有人會在路上對我不利。我內心很平安，但也希望盡本分能避免危險的事發生。我何時下山誰會知道，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常駐永泰高點的泰國軍人，而該高點正面對禮拜堂。我當晚模擬了一套做法：明天一大早，開車帶一個家中的孩子外出找柴火，然後再回永泰，若高點的駐軍通知山

● 兼任司機

1986年公路已可通孟芳，但從孟安到永泰的還是土路，雨季很難上下山的。永泰農場有了第一輛汽車，那時無人會開車，也無人能考汽車駕照，我就當起永泰村的司機，送豬下山賣了，洗好豬屎，再買豬飼料運回農場，重病患要下山看病也要幫送他們去山下的醫院，那段時間真的很忙，但因做的甘心也很喜樂。

以後柏油路鋪進永泰，泰國的小型班車（要車費的）也過永泰了，那時村民

● 尋人歸家

公路通了，有些村民會自己下山採買日常用品，但那時村民都沒泰國身分，我想早晚會出事的。有一天依康姊妹來禮拜堂對我說：「艾靠下山買東西三天了，還沒回家，老師會出什麼事嗎？」師母安慰

下的人，王老師開車下山了。當我們帶著柴火回永泰時，駐軍又通知山下的人，王老師又回來了。這樣第三次我才真的下山，當晚一夜安眠。

第二天起床後看見窗外起了大霧，怎麼會起霧，從我進駐永泰後從來沒發生過的，從禮拜堂看不見那高點，我不放心還走上高點觀察，也看不見禮拜堂，吃了早餐開開心心的下山了。

大部分還搭不起班車，有一次我開車帶村民下山看病，路上被一群泰國小型班車司機圍堵，說永泰村民都不坐他們的車，我違法，搶了他們的生意，要罰我款。這誤會大了，看他們來勢洶洶，很難罷休的樣子，我就耐心地向司機們解釋：「村民們沒錢下山看病，我送他們下山是免費的，還要幫他們出醫藥費呢！」他們這才半信半疑地散了。

她、為此事禱告，我大概知道她先生可能因沒身分證被抓了。

隔天去孟芳警察局找艾靠，他看到我很激動，很開心，我也扎扎实實的上了一課——如何保釋沒身分的人出拘留所。

● 結石震出來了

有一天清晨，阿耀來禮拜堂找我說：「老師，我婆娘快痛死了，從半夜直痛到現在，怎麼辦？」從他眼神我知道，他希望我送他婆娘去山下醫院，我也就馬上開車去阿耀家，接了小炳直奔醫院。

剛修通的毛路，非常顛簸，看到小炳那麼痛，我心一急車開得很快，奇妙的是小炳沒那麼痛了，趕到醫院時，小炳一點都不痛了，但我們還是掛號，醫生要驗尿，沒想到尿出了小結石，原來是尿路結石，路太顛簸震了下來，就不痛了。

● 主阿，救她們母女！

公路不通時，買米、運米是很麻煩的，現在毛路通了，我決定試著用汽車運米上山，剛好米咪抱著她的小女兒，順便搭我們車回永泰，坐在前座。車子從縣城出發，米咪母女坐在我旁邊，進入山區時車子開得很慢，車子很重，上坡時覺得很吃力，沒想到上一個較陡的坡，無法再上了，車子就往後退，完全無法控制，我心中只有一個意念：「主阿，救她們母女！」由於車子很重，車後的護桿刮到地上的土，眼看快到懸崖、車要掉下去了，車子停住了，原來護桿將土越刮越多、越刮越厚，硬生生的將車子給擋住了，停在了懸崖邊，我緊張得出了一身冷汗，不住的說：「感謝主！感謝主！」

● 借光而行

差傳小組通知我們，吳長老會上山探望我們，我按期下山去美賽接吳長老上山，但陪吳長老來的十二區會同工認為吳長老的身體狀況不宜上山，我就借了一輛摩托車上山接敏雯下山見吳長老，那時已是雨季，在美賽吃了早餐後出發，中午才到永泰，吃了午餐後與敏雯一起下山，才出村就開始下大雨，我們在種地人的臥鋪（休息的小亭）躲雨，雨停後又出發，但到了一個上坡處，摩托車無法上得去，找阿卡來幫忙將摩托車推上坡，沒想到雨季下坡更危險，行到一處下坡轉彎處車子失控，我就喊：「主阿，救我們！」很奇妙，不知摩托車怎麼轉過來的。到美占縣城天已黑了，車頭燈不靈，還好大公路上有汽車，跟著它們騎，路看得很清楚的，汽車開遠了，就騎慢一點，就這樣快快慢慢地走著，快要到美賽縣城前，摩托車沒油了，看到有一處亮著燈，上前問哪裡可買的到汽油，屋主指著前面一棟房子說：「那家是賣汽油的。」正好是我們沒油停車的地方，太奇妙了，一路經歷祂的保守！

● 尿床的孩子

在永泰初期，我們家住了許多孩子，有的想來讀中文、有的來學習聖經、有的沒人要養的孩子，最小的八歲，最大的十八歲，有十來人住在一起，分工合作，生活還是很開心的。

其中有一個剛來的九歲孩子會尿床，或許在上一家尿床時被責罰，害怕被我們知道，用東西把尿床的地方蓋起來就去學校了。我在家聞到尿騷味，一檢查就發現是那孩子的床發出的味道，等孩子回來

後，我沒罵他、也沒有處罰他，指著床問他：「這是甚麼？」孩子答說：「我尿床了。」我再問他：「你猜老師小時候尿過床嗎？」他不敢回答，我接著說：「老師小時候也尿過床的，孩子尿床很正常，但你沒向老師說，還掩蓋尿床的事實，沒去洗床鋪，這才是你的錯。」這孩子以後就能面對他尿床的事實，尿床後會自己去洗床鋪，我們也幫助他、提醒他，睡前不喝水，大哥哥起夜一定也挖他起來尿尿，村民殺豬時，特別去訂豬的「水泡」，聽說吃了對改善孩子尿床會有幫助。以後該孩子慢慢地長大了，尿床的問題也不藥而癒。

死忠心的服事主、有的好好的信耶穌，在教會中成為傳道人的好幫手，有的因販毒坐牢，有的做人小老婆，也有的人現在連禮拜堂都不去了，教導很重要，但人「要」更重要。想到主的話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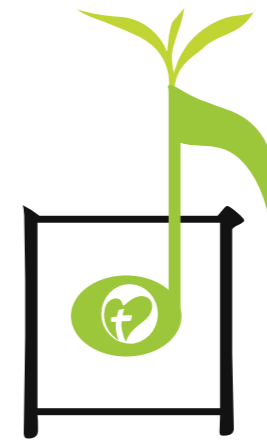
教導後不是只問懂不懂，更要問要不要？尋不尋求？信不信啊？

有些孩子是想做傳道的，來我們這裡學聖經，當地人的想法很簡單，學懂了聖經就能傳道了。沒想到跟我們住了一段時間後，有孩子來跟我說：「老師，我們還是好好信耶穌就好，像你們這樣傳道，我們做不來的。」✿

● 每天晨更

來我們家住的孩子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每天要跟我們一起晨更，每天清晨五點起床開始晨更，我們一起讀聖經、禱告。有些孩子露出很不情願的樣子，敏雯說：「孩子嘛，想來就來，不要勉強他們。」我對敏雯說：「他們若是我們的孩子，你會勉強他們嗎？」我根深蒂固的想法很簡單，孩子時候沒把握住教導他們，以後就來不及了。

我們在永泰多久，跟我們一起住的孩子與我們一起晨更也多久，讀聖經後的教導只有我一人，但這些孩子們以後都離開了永泰，每個人的情形都不一樣，有的至



讓福音住在心裡 唱出平安喜悅心

響音



敏雯挑燈教唱詩歌，我在旁用手風琴伴奏。



王泰和

如願入學 改變一生

我是泰北难民村老象塘人，今年 52 岁。40 年前我认识了王老师，当时我家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连上学的学费都没有，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求学的心愿，短暂见面交谈后，老师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心里特别高兴，那一刻仍记忆犹新。

之后我上山去永泰村和老师生活在一起，（那时公路未通车还得步行 3 小时的山路）那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段时光。那时的老师师母都还很年青，我们一起住在一间茅草屋的竹巴房，记得一起住的除了老师，还有田汉光老师，黄福萍姊，杨媯芝姊，蓝福秀姊，谢思玲姊，桂文英姊，桂文莉，曹老师，段发林兄，杨亚倫兄，石兆义，传太忠，传平忠（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傣傣姑娘和阿生二兄弟）。

平时姊姊们烧菜，我们年纪小的负责轮流洗碗。老师有空也会给我们做好吃的，老师不但讲道生动，厨艺也精湛。印象最深的是海带煮排骨，还有夜宵的面疙瘩，现在想起来都会流口水。生活特别逍遥，不用担心柴米油盐的事，全是老师为我们操心，算是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最有意思的是师母下厨做饭，窗门必须关紧，谁也无法看到精彩的烹煮过程，



太独特太有意思了。老师有优渥的生活条件不去享受，毅然放弃自己的享乐，选择到生活匮乏的山区令人敬佩，真的是一件不容易决定的事情。但受主的召唤效仿基督，为完成上帝的使命而献出自己的一生，去偏远地区帮助有需要的人，修桥补路，有病治病，山上治不好就带到城市就医，每天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星期 1-6 白天要到治平中文学校教书，教课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老师那种满腔热情，诲人不倦的精神，让学生和村民们都会感动。礼拜六是教唱诗歌时间，人总是爆满，听师母的声音就像天使一般的动听。老师也唱得很好，讲道声特别嘹亮，不需要麦克风。礼拜 1-5 还有各组的家庭聚会，老师对传福音的工作都乐此不疲。每天清晨 5 点还有晨祷，老师都要唱歌祷告，对神的话语有独到的见解，结束晨祷后才开始一天的新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如此。我注意到老师要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用心的完成，还有老师为村民们费了不少心思筹办农场，让村民有



何永生

真心同工 多年「战友」

1981 年我從曼谷伯特利聖道學院結業，那時不知要到哪裏去？剛好碰到心聯堂陳國雲執事，她介紹我去泰北美占滿老胡村。那時大概是三、四月吧，我就住在滿老胡村周德良大叔家。

有一次我下山去到美賽禮拜堂，王哥在那裏很熱情的接待來的人，我記得那時候在吃飯時，我問王哥說，你是來做什麼的？你說是宣教。我說宣教士，為什麼住在城裏面，不到鄉下去？不到深山裏面去去服事？他說現在還不知道去哪裏比較合適。我就很熱情的邀請他去滿老湖村幫忙信徒造就，然後透過滿老胡村周大叔的關係，就進入艾家寨，就是現在的永泰村。那時候永泰村也是剛剛建村。

山路都是「馬路」

當時的路非常窄小，就是馬、牛走

就业地方，增加家庭收入，解决村民的温饱。其实站在老师师母所做的事情，有太多的角度有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但是神知道，随着老师师母年龄越来越大了，辛苦了一辈子，老师师母已经完成了上帝所给的使命，好好休息吧。我个别一直得到老师的特别支持和照顾，教我做人处事的道理，教会我谋生之道，让我感受到父母一般的温暖，我没有忘记这份恩情，一直感

的路，要過河走山坡。帶着王哥，王姐一起進入永泰村探訪之後，王哥和王姐就決定去永泰村，在那邊服事。滿老胡村到永泰村走路要三個半小時，因為車路不通。乾季的時候，從滿老胡村到美占縣城的車路還是可以，雨季時就比較困難，不過還是有車子來往。所以每次王哥要外出或上山，都會在滿老胡村停下來等車。

滿老胡村如同半路涼亭，王哥可以在那裏休息、吃飯、喝水、等山上的馬來馱東西。永泰有什麼需要，他託人帶信給我，我幫忙採買送東西上去；有時帶一些從台灣來探望他的朋友上永泰去。那時候我們不但是朋友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配搭在一起服侍的同工。

一步一印 串村過寨傳福音

我們泰北同工相約一起到各個村莊去傳福音，大部分都是走路，馬不是給人騎的，而是馱著行李、米、鍋等。晚上打起氣燈，然後就開始唱歌，「信耶穌有平安，信耶穌有平安，我的罪，主擔當，信

激在心里。中国有句古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感受到老师是传道者、行道者，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做人做事光明磊落，影响著我的一生。我有幸认识老师是我的福气，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让我受用一生。老师为我、为学生和为永泰村民所作的善举，总是说不尽道不完，老师的恩情，永远铭记心中。祝老师永远健康快乐！✿

耶穌有平安」。我記得那時候很多村莊裏面的小朋友都會唱這首詩歌。山區의村莊90%都是文盲，能懂中文的也沒有幾個人，能懂泰文的那就更少了。

山區許多村民，都是從緬甸那邊逃難過來的。他們原本是住在中國大陸，避難逃到緬甸，緬甸又發生內亂，很多的黨派互相打仗，所以說一直在逃難。大部分人都沒有機會受什麼教育，偶爾會有些老人是在中國大陸受過一些教育，懂一點中文。所以我們傳福音的方法就是用演戲。我記得我曾演生病不肯去看醫生的病人。那時候我們講的重點，就是說有罪的人需要耶穌，但是今天呢，很多的人不承認自己有罪，所以很多人就滅亡了。

那時候我們就用演話劇的方式來傳福音，我記得好像杜光耀是編導，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就當演員，王哥也在旁邊指導。當時去佈道的村莊很多，許多人願意來信耶穌，但很可惜我們不能留下在每一個村莊，我們都有自己要照顧的教會。

邦撒村，距離滿老胡村大約兩公里，那裡沒有一個信耶穌的人，是一個傜傜村，他們不是從緬甸中國來的，是泰國的傜傜族，所以那裏拜鬼、拜撒旦非常的厲害。我們到那裏去傳福音，信的人雖然不多，但他們也想要買地蓋一個禮拜堂聚會。我把這事情反映給王哥，他給我七八千塊泰銖，就買地蓋禮拜堂了。現在

聽起來，七八千塊錢好像不算很多錢，但要知道當時一天工資只有20塊泰銖。當時曼谷區會幫助我生活費，一個月1400塊泰銖，所以七八千塊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筆錢啊！當時我們就是這樣，一個村莊傳完，又去另一個村莊傳，泰國北部幾乎百分之七、八十，我們大概都去過。將近40年前的事，現在回憶，我覺得那時候很甜蜜，是生命中很輝煌的時代。

一紙合約 換來多少生命

雖然外面看起來好像什麼也沒有，但是內心卻是非常非常的喜樂。當時很多的村民到醫院看病，沒有錢繳費。我記得那時有一個村民，得了盲腸炎，醫院要他先繳500塊錢押金，他沒有錢付款，後來我就去跟王哥商量，我們想出一個方法，去跟美占縣立醫院的院長簽了一個合同，就是以後我們永泰和滿老胡這兩個教會簽名送來病重的病人，我們會負責醫治費600銖，不足的請醫院來幫忙，他們同意簽署了這個合同。所以那時候幫助了很多的村民。有一個阿卡弟兄，他得了肺病，瘦的只剩皮包骨，他也是通過我們這個合同，醫院把他治好了，到現在還活着。有時候遇到他，他還會提起來說，如果沒有這個合同，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在醫療這方面，我覺得那時候我跟王哥配搭這件事也是蠻感恩的，雖然時間過了三、四十年了，但是我覺得做這些事情真的非常有意義。這也是主所喜悅的事情，大概在九零年以後，王哥就進入緬甸邦那那服事，我也到清邁城裏面建立教會繼



我們夫妻與何永生（圖左）早期在滿樂福的合照。



續的傳福音。

在80年代，泰國政府禁止教中文，常常有地方官員來突襲檢查我們是否教中文？那時王哥請人改編「福音識字讀本」，供應泰北各教會使用，那時候跟我住的有兩個人，一個叫陳福勝，另一個是李永清。我就教他們讀福音識字讀本，共有四冊。讀完了以後，兩個都到伯特利神學院去學習聖經了。

生命滿滿都是神的安排

1983年七月，莊麗鶯姊妹來清邁參加一個亞洲基督教廣播協會的會議。王哥寫信要我上永泰，他說「有一個臺灣姊妹，是王姊在華神延伸制上課的同學，來清邁參加廣播協會的會議，她會議結束後想到永泰探訪兩個星期。現在我發擺子，不能去接她，麻煩永生你去清邁接她，帶她上永泰。」因此我就去清邁接她。我們從清邁坐巴士車，到大端要換小車。午餐就在路邊小店吃，店裡的泰國菜很難吃，

她卻說「很好吃啊！」我覺得她跟別人不一樣。之前，我也曾帶著兩個台灣來的姊妹去吃飯，他們說「這種菜怎麼吃嘛？這麼難吃！」而莊麗鶯卻說「這個菜很好吃啊！」同樣是台灣來的，卻截然不同。我心想這樣的女孩子真的很合適來泰北。我也不知道莊麗鶯是台灣政大新聞系畢業的，我跟她說，「如果你還要來泰北山區服事，你回臺灣以後，去學習一些醫療常識比較好。」所以她回臺灣以後，就真的到屏東基督教醫院接受三個月的基礎醫護訓練。後來在滿老胡村，她還幫忙婦女接生。現在回滿老胡村，有些人還跟我們說，他是莊老師接生的。84年時，麗鶯寫信要我去台灣探訪她的父母。當時身上沒有錢，我一個月1400塊泰銖的生活費都不夠用，怎能去臺灣娶老婆？不可能的事，然後王哥在曼谷就跟我講「你呀，愛情也沒有什麼基礎，金錢也沒有什麼基礎，怎麼去臺灣娶老婆啊？」我非常痛苦，後來王哥就給我買了一張機票，曼谷

心聯堂的陳國雲、陳國輝執事各給了我 50 塊美金，我就拿著這 100 塊美金去到臺灣，住在王哥家，王伯伯接待我。然後我去見了麗鶯的父親，他就問我說，「你帶來多少聘金？」我說「美金 100 塊」，我就把美金交給他。以後他就讓我和麗鶯結婚了。想想我是從緬甸來到泰國，身無分文的人，書也沒讀多少，神卻為我預備這麼好的姊妹幫助我，在生活上，跟我一起吃苦；在傳福音的事上，成為我的好幫手，為我生了兩個優秀的兒子我只有感恩，願意好好的服事主來報答主恩。

分享神的愛

2003 年我們又再次在清邁見面，上

帝給我們開一個路，王哥用他的退休金買了將近 192 畝的土地。種植橡膠、養豬，養牛、也養一些烏骨雞，我們也成立了一個尼波基金會，就是王哥、我、還有我兒子是基金會的委員，每一年王哥就把錢匯來，一年 10 萬泰銖，幫助清邁比較貧困的一個縣叫美翁縣，我們就幫助當地老人、幫助學校的一些學生，有特殊情況的話，我們也會去關懷，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們要把福音告訴給世人，因為物質是不可能滿足人心的。現在我住的村子及美翁縣，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耶穌的緣故，耶穌愛我們，我們把這個愛跟大家分享。✿

象塘教會與張雲教傳道一起配搭事奉不久，邀請王老師夫婦來教會，幫我們開辦培訓會，當時我喉嚨不舒服咳嗽不止，王師母打開一瓶虎牌的萬金油，給我擦一擦脖子，就輕鬆了很多，之後王師母就把那瓶萬金油給了我。

後來我到了萊東山，泰緬邊界的一個帕喜小村莊開荒，當時同工們都會遇到拉胡族人，很需要會說拉胡話，於是泰北同工會在美賽禮拜堂開辦了一個月的拉胡文課程。我帶著我們教會的兩位姊妹去學習，有一位姊妹想去參加，但家裡沒米糧吃了，當我告訴王老師，他就奉獻幫助買了一袋米給這位姊妹的家庭，好讓她可以專心地參加這一次的拉胡語學習。期間我的手錶壞了，王老師就把他父親給他的日



李暢榮

披荊斬棘的宣教士～
王季雄老師、王敏雯師母

一、我所認識的王季雄老師、師母

認識王季雄老師師母是在 1983 年的暑假，我為了準備在 1984 年三月中伯特利聖道學院結業後尋求事奉的工場，與學長們到了永泰探望王老師師母，看見了他們從文明國家來到一個原始般的地方宣教生活，（當時的新基地永泰村是一個落後的村莊，無公路無電火的村子），听了他們的分享使我們深深的感覺到這一對宣

本原裝的精工 SEIKO 舊手錶送給了我。

那時候我與徐泰珍姊妹已經決定結為夫婦，王老師就以同工會的名義幫我們主辦，由王老師先幫忙支墊費用，到婚禮結束才還他。王老師還跟同工們開了個玩笑，說：「我們不擔心費用，而是擔心到時候新郎不出席。」起因是婚前最後一次的同工會上要對我們的婚禮作最後決議，我却遇特別事務不克參加，同工會只得單方面替我決定了，感謝上帝。

2013 年 6 月 1 日女兒要我在婚禮上安排長輩為他們的婚姻祝福，我就請了王季雄老師來為他們的婚姻祝福，阿們！2018 年 2 月 16 日，兒子兒媳的婚禮，再請王季雄老師來給他們證婚和祝福，這

士與別人不太一樣，（很多外國宣教士多數都是住在城裡，周末上山探望村子，因他們請本地同工去开拓）。但是他們是去住在村民中过着「道成肉身」式的生活，這對村民來說是何等不一樣，是身經战火與貧苦者的极大安慰。也因他們無兒無女，視村民如兄弟，愛村民的孩子如自己的子女，他們溶入了村民中被村民大大的接納，福音开拓就此展開。很快就开花結果，很多人信主受洗。

他們到泰北後帶给了泰北教會的活力，教會也漸漸更新；也帶來了福音的活力，也帶動了泰北同工到各村莊佈道建立



我們夫妻與李開和夫婦（圖右）。

是兒子自己選請的。其實我們的兒女與王老師、師母彼此並沒有什麼交情，而是因著我們的關係認識王老師夫婦的。他們也就敬愛王老師和師母了。這就是我們與他夫婦的「細水長流」的關係。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感謝上帝，也感謝王老師夫婦，一直是我們屬靈的長輩，阿們！✿

李開和

真心侍人「細水長流」

感謝上帝！我們家庭與王季雄老師夫婦之間雖然沒有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們卻有著「細水長流」的關係。

1981 到 1983 年，我和徐泰珍在曼谷伯特利聖道學院讀書的時候認識王老師夫婦的。接著在每年一月份十二區會在差庵海邊的區年大會暨同工進修會上相聚。1985 年我神學畢業以後，到了泰北清萊老象塘教會事奉，我們就在泰北同工會的同心關懷事奉中，像是一家人一樣。王季雄老師夫婦是我們屬靈的長輩，成為我們美好的榜樣，他們也很有愛心。我到老

教會。家庭聚會、教會的晨更、露天佈道會、教會自立自養等…都是他們帶來的。

也因他們是台北地方教會系統的背景，讓我們也接觸到了地方教會所注重的真理。他們對泰北教會在質與量上的更新、增長功不可沒，我們老一輩的同工都很懷念他們。求主記念他們生命的付出。

二、我最難忘的一次印象

那是在 1984 年 8 月間的事（正當泰北的雨季）。何永生老師有事託我跑一趟永泰（是王老師師母進駐開拓的村子）。星期六下午去永泰，必須第二天早上趕回來去邦撒村帶主日聚會。去永泰途中遇大雨，全身又溼又髒，（那時永泰到滿樂福村沒有公路，老師夫妻兩人每次走山路來回一趟 5~6 小時，這對王師母多麼不容易。）

當我到永泰時，他們已經吃過了晚飯，王老師馬上就預備了熱騰騰的飯、菜給我吃，而王師母卻收了我的髒衣服和球鞋去洗，把水瀝乾後，又拿去火壩旁烤乾（那時永泰還沒有電火，因此第二天我可以穿了乾淨的衣服回來）。飯後我就跟王老師說：「明早 6 點我要起來趕回滿樂福，就在此向王老師師母預先辭別了。」

沒想到的是星期天一早，王老師起來為我預備了蛋炒飯和海苔蛋花湯給我吃了再上路。王老師、師母這樣對待我這個小兄弟，我真的受寵若驚，感動無比，深深

地烙印在我的心靈深處，也感染我用這樣的心去對待凡到我這裡來的人。我體會到「生命榜樣的影響力勝過千萬的言詞」，他們以身作則，顯明為仆、為兄長的心腸，使我終身難忘，也曾多次用這件事作為講道的例證，勉勵弟兄姊妹在接待服事的事上，當以王老師師母為榜樣。

三、王老師、師母的一些感人故事

①「阿咪若我一去不回來，將來就天上見了」。王季雄老師是福音使命非常強，常常到處佈道傳福音，他跑遍了泰北的華人村莊和部分的民族鄉村，之後他開始深入緬甸，向部落傳福音，路途危險，又加上被人誤以為他是可疑的人，所以對他的生命很不安全。因此每當他出門時會深情的看著王師母對他說：「阿咪（王老師對師母的暹稱）如果我此去回不來了，那我們將來在天上見了。」很多時候他們是互相擁抱含淚告別的，有時也跟永泰的弟兄姊妹說：「若王老師此去回不來的話，我就把師母交給你們了。」這讓我看見他為了傳講福音，為了更多人的靈魂得救，將自己的生死和幸福置之度外（他們夫妻恩愛，也是泰北的模範夫妻），他只求行完當行的路而不計任何的代價。這事對我們當地的同工是很大的激勵。一個愛主，事主的真實生命，他的影響力勝過所講的道，因他傳出所信的道，又活出他所傳的道，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宣教士。

② 有人辱罵王季雄老師是王八蛋

話說 80 年代的泰北金三角是不同勢力部隊盤踞之地（就是泰緬邊界的自組軍隊），各部隊劃地為王，互不往來，又相互敵對。而王老師、師母被人引介進入了一勢力部隊的區域中傳福音建立教會，幫助開辦中文學校、開辦農場為幫助村民改善生活，也為村民以人工挖了永泰到滿樂福的公路，是為了方便交通也是為了提供村民的工作機會，但這些作為被其他勢力部隊誤以為他是在協助某勢力部隊強大起來。因此有一勢力部隊傳出消息說：「除掉這個王八蛋，他不好好的在台灣，來泰國給人家提鞋子，把他幹掉。」但感謝神！神以祂奇妙的大能保守了祂僕人的性命免受災害。因此才能活到今天。感謝神！榮耀歸與神的保守。

四、王老師影響我的幾句話

① 什麼叫做事奉主：「凡事存著為主而做的動機，所做的事就是事奉主。」

②「有領袖的恩賜還要有領袖的生命」。這是王老師在佈道隊開檢討會時對領隊的評語。又說：「生命勝於恩賜」，因為那一位同工是一位能言善道、有領導力，卻是一根指頭也不肯動的那一型。

③ 王老師在同工交通時常常提到「教會真理」、「教會生活」、「信徒造就」、「門徒訓練」、「生命讀經」這一類的詞，這些話對我這個在曼谷信主，又經四年後奉獻讀神學結業出來的年青傳道人來



泰北同工李暢榮（1984~2021 的同工）夫妻和兩個兒子。

說（1984 年間），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更不知道怎麼去做？我又請教其他的同工他們也是說不清楚，就這樣梗在心中九年多，直到 1991 年~1996 間到台灣進修時才漸漸的把這些真理搞清楚，那時不像現在人手一機，可以立刻上網查詢。

④ 王老師曾在泰北同工會中說過這樣的話是值得我們深思自省的，他說：「傳道人每週都在講道，問題在於有沒有帶出生命的信息來供應弟兄姊妹，因此傳道人要會生命讀經又能活出生命之道、又經歷主的道才能講出生命的信息。」

這些話對我影響很深，我也竭力的去調整自己的心態與事奉，真是受益良多。求主記念王老師王師母一生在泰緬的服事，因他們服事了當代的人，包括使未信的人因認識主而蒙恩得救。使教會在質與量上增長。也扶助泰北傳道同工，在真理、生命和事奉上有極大的更新。✿



杜光耀

事奉主 不遺餘力

去孟擺 (現在村民改為「สันติชน」)，中文名：「山地村」，這是音譯，其實泰文意思是「喜樂和平的社區」。我記不得是誰邀請我們去，我只記得：當時我們是從邊隆與挽興中間的一條，沒鋪柏油的泥石車路去的，好像是貝亞倫牧師，駕他的大型四輪驅動的 TOYOTA，送我們去的，送到該村後，貝亞倫牧師駕車先回清邁。在孟擺佈道時還發生了，語言上的笑話或趣事：晚上佈道會，有香港宣教士林鏡初作見證，他用泰語說，他蒙召全職事奉之前是一位裁縫師：槍打蛇 (泰語是 ช่างตัดเสื้อ)。在回程的「送條車」上，林鏡初宣教士，手裏拿著一樣東西，以泰語對我說：杜弟弟 (泰語是 ดูดีดี)，從此之後，林鏡初宣教士的綽號，就叫做



當年我們倆。圖左杜光耀，圖右是我。

「槍打蛇」，我的綽號，就叫做「杜弟弟」，我因為不服氣，也給王季雄宣教士取了一個綽號，叫作「老王弟弟」(泰語 ระวังดีดี)。結束這次佈道會之後，因為該村基督徒的懇切請求，我們就把泰北同工分為二、三人一組，輪流著每月去一次，星期五去，星期一返回，特以星期六與星期日，兩天時間栽培造就他們，王老師特別找了一筆款項，專門給願意去的同工作車馬費，吃住就由夏雲和弟兄家接待，這樣輪流去幫助該村基督徒，大約有兩年的時間。✿

每個星期五去羅家寨傳福音，不管是下雨還是刮大風，我們都去。當時看見王老師跟師母的付出，留下這麼一個榜樣，就是為神工作，不叫苦也不叫過累。爬那個羅家寨的坡，我想老師師母從城裏來，應該是不可能會有那個能力走那又長又陡的坡，而且又是晚上拿著電筒走，真的是很辛苦的。記得有一次從羅家寨回來的時候，好像師母的眼鏡掉了，近視眼的人，沒有戴眼鏡，看不清楚的走夜路，那種感受一定是很難受的。



徐泰珍

服事體驗 信仰火種

1981年五月，我在曼谷伯特利聖道學院認識了王老師夫婦，他們常來看望我們。我畢業後回泰北。我年紀輕，有一顆火熱的心服事神。雖然會有做不好，忽略一些事情，但神憐憫，同工也都包容我。

有一次我們從美斯樂要到永泰。公路尚未開通，下著毛毛細雨的山路很滑，王老師叫我拉著馬尾巴，我就這樣跟著馬上坡下坡，走到腿腳都軟了，快堅持不住，但王老師仍然持續有力的帶著我們向前走，大家努力堅持最後還是走到了永泰。

我記得和福秀從滿老胡村走到永泰去參與服事，來回山路都不覺得辛苦，反而感覺很快樂，很滿足。真的！這些事情

上圖：徐泰珍。 下圖：桂文英。

除了跟老師學習聖經真理，還跟老師學做菜、做麵疙瘩，還有做饅頭。當時往羅家寨並沒公路，老師帶老兵弟兄們去挖山路，福秀姊和我做了饅頭送給他們吃。

有一次老大哥去山上拿蜂窩裡的蛹 (蜂兒) 來吃，我們吃了沒事，但是阿生吃了就過敏，全身都腫起來，癢的難受哭起來，這也是印象很深的。✿

深深印在我們的心中，永遠不會忘記啊！

我在永泰時間不長，但是看到王老師夫婦服事神的心，讓我的心被挑旺，激勵我向神有一顆火熱的心，至今還沒有失落。雖然有段時間暫時停了服事，但是我還是持守著對神的心，盡力做我能做的。

那時泰北同工們有說有笑，很同心又熱情，彼此鼓勵，讓年輕的我在服事上更加成熟。因為山區傳福音的需要，我們在美賽禮拜堂學拉胡話，常因用錯字，鬧了許多笑話。我在孟拿偶而也會用到拉胡話和阿卡話。以前的日子總是難以忘懷。✿



桂文英

真心服事 以身作則

在永泰，王老師跟師母用愛心來帶我們。住在老師家的人也多，以前自己也不懂事，總感覺對不起老師、師母。我印象中永遠記得一幕，就是每次王老師要到美賽或曼谷去開會，那時沒有公路來回都是走山路，非常辛苦，我們感覺好像爸爸要出門了，小孩、媽媽都留在家。



張明菊

生命經歷 總是恩典

當年王老師和師母來永泰傳耶穌時，我和艾果才從美南河逃出來，在路上流落四天，後來到永泰。我住在親家母秋香家時發擺子，頭痛到要炸開；晚上我作夢，看到天上好像耶穌來拯救。後來老師傳耶穌，問有人要信耶穌受洗嗎？我報了名，是永泰第一批受洗的。後來艾果去前線當兵，師母讓我去幫忙做飯。也很感謝神，

讓我看見老師們所傳的是真的，是真神，這又堅定我信耶穌的心。我在永泰參加福音識字班，跟師母學注音。後來每週五晚上跟老師去羅家寨作禮拜、跟石老師去傑傑寨幫忙口譯拉胡話。那段日子很快樂。記得那時去佈道，我還背着提多走路去，半路拉肚子，沒有力氣，醫官還把他的馬給我騎回來。神的帶領是奇妙，恩典是數算不完的。很高興、很感謝認識真神真的好。後來艾果也受洗，受洗後才生了四個小娃。雖然有兩個不在，當時會難過，慢慢交託神，賞賜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

也曾跟着艾果去緬甸的甲良族區，過河時溺水，有個叫「老鼠」老兵救了我。神的保守和帶領真是數算不完。後來老師們在清邁需要有人陪伴王媽媽，我就帶著金搭去陪王媽媽。我的身體不好，常常生病，好幾次住院，但感謝神保守到如今。

神帶領我和老師們一起陪王媽媽將近兩年，我們成為家人、親人、長輩的關係。感謝神，謝謝老師的陪伴，把耶穌傳給我們，讓我們得到，可以依靠祂。✿



上圖：張明菊（中）與家人。

下圖：郭雙發夫妻。



曹挪亞

跟隨帶領 蒙主呼召

從 1982 年到 1985 年之間，我來到永泰與王老師、師母及其他年輕人一起生活。在山區生活及學習都很不容易，因為那時候要去哪裡都要走路。吃的方面，抓到什麼就吃什麼，在路邊、在水邊找野菜，這樣的生活也過來了，要感謝主。

1985 年神呼召我去神學院裝備。謝謝王老師、師母幫助我三年在神學院學習的費用，感謝神的恩典，若不是他們的愛心奉獻，我不可能去神學院裝備。當我去神學院的時候，王老師帶著永泰村民及附近的村民去挖路。這筆錢我也知道是王老師師母犧牲付出，奉獻都是為村子好。對於老師和師母，我有幾點感受：



曹挪亞夫妻

- 一、王老師的生命很剛強，很有思想、有計劃帶給村子益處。
- 二、王師母很有智慧，很溫柔，很難得的助手。我的中文是跟師母學的。我到永泰的時候，還不會說中文，但是感謝主，謝謝你們的教導和付出，讓我可以學習。
- 三、老師及師母是我屬靈的父親母親。
- 四、我在那時所學習到的，看到的，經歷過的，對我在事奉上有很大的幫助。✿



郭雙發

俯伏主前 信仰萌芽

至于我本人是这样看，也是这样相信的，因着我们永泰这个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民族里，祂的选择和安排都是最美好的、不管祂用什么方式、什么情况、什么材料、也许是祂计划里过程中的过程，也许是撒种里的过程，总之祂的选择、祂的安排都是不会错的，目的就是祂要达成祂在爱里面的计划，让更多的人认识祂，又得着祂。而且有些事情已经做成，就是在许多灵魂的心里面已经撒下了美好生命的种子，而且如今祂仍然在做，繼續在做。我相信，只要我们相信认定祂计划里的一切都有祂美好的旨意，不看周边的一切，认同顺从时时的处境，我们就不会错或抵挡到祂，也就不会造成祂

计划里面的拦阻，也才能夠实现与祂同工的目的。我也深信，若神许可，老师师母能回到永泰来，一定是件大好事，在祂的计划里，对弟兄姐妹发芽成长的过程里，一定有祂自己计划里面美好的旨意，因为灵命的喂养，信心的巩固，都是必不可或缺的。

糟糕有趣的回忆：也许小时候有逃避难以面对的事，在放牧時，我爱翻字典，家里没有，所以我跟师母借几天，但一借几个月，有一天师母用到字典她來问我，但又因着在几个月的放牛生活里，字典在背袋里摇来晃去给弄脱弄损了，所以我迟迟不敢物归原主，过了一阵子，我鼓起勇气交还给师母，当时她看到了字典又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彭德龍

憶泰北福音開荒佈道隊往事

戰亂年代我出生於緬北，幼年時隨泰北孤軍遷至泰國清萊老象塘新村，全家就此定居下來，我在老象塘讀小學。由於父母在緬甸信了耶穌，受此影響，我在美斯樂興華中學畢業後就進了曼谷伯特利聖道學院；畢業後在泰北傳道。關於泰北金三角的華人福音事工，早期內地會差派加拿大籍賈璽牧師夫婦，星加坡福音自傳會、香港中福團都有宣教士來傳福音、支助神學生及扶持教會…。期間，有許多港台屬靈菁英、前輩如吳勇長老、戴紹曾牧師來關心鼓勵教會，差派福音隊，常駐的宣教點十多處；我和學院的校友也陸續回到泰緬寮金三角禾場，回應福傳使命。

王季雄、王敏雯宣教士夫婦由台北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小組從永和禮拜堂差派來到泰北。他們經常和本地年輕傳道打成一片，又一起參與在泰北同工會中；我們同工都習慣稱呼「王哥」「敏雯姐」，當地弟兄姊妹則稱他們叫「王老師」「王師母」。最初他們在美賽禮拜堂，之後到永泰禮拜堂從事永泰傳福音牧養及治平學校的服事。同工會組織了泰北福音開荒佈道隊，以將福音傳播到更僻遠的深山村落，尤其是要去到未聽聞福音之處；投入同心參與的同工人數有十多位，王哥也在其中。大家對傳福音充滿熱情與使命感，同工在交通時侃侃而談，竭力辯明所領受的真理；大家伙就把大嗓門的王哥、我和何永生封為大砲二砲三砲，傳福音、服事神我們總是幹勁十足，活力滿檔。

泰北山區鄰近金三角，環境特別複雜艱險，往往各地方武裝勢力盤據著山頭。有一次，佈道隊要到坤沙的地盤佈道，大

式給我們吃，讓我們僂僂教會的弟兄姊妹有機會能夠享用華人的精美菜餚。

第三件：非常謝謝王老師，讓我的兩個弟弟傳太忠、傳平忠在永泰治平學校接受泰文和華文教育，也幫助他們好多年。

第四件：就是我有一兩次有事到永泰教會，那時王老師養了一些雞，說是為傳道人預備，如果有傳道人來，就會殺給他們吃，所以讓我有機會在那邊吃了王老師



彭德龍夫妻（圖左三和四）

家都有信心和熱心要同心前去。我先面見梁仲英師長提出申請，詳實報告此行目的、日期、路線、行經村莊及人員等。再請與我同住老象塘村的張炳權先生，代向張書泉參謀長轉知我們的計畫，請求許可。待一一安排妥當後，按原定計畫路線：回鵬→滿星疊→僂僂寨→漂泊寨→楊家寨→小密康。由於有事先向相關單位申請，並徵得他們的同意，所以旅途都平安；沿途所經過的每個村寨都有我們的同學、親

給我們預備的雞肉。

第五件：老師帶領永泰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挖路，其中還有那些殘疾的，大家用鋤頭挖公路。那個時候公路沒有通，你從永泰讓他們開始挖起，可以從那邊有機會去走那條路，這是一件事情。

第六：王老師曾經教我們傳道人一些評語：「有些傳道人像當官的，有當官的知識，但是沒有當官的生命，有些傳道

友熟人、弟兄姊妹的接待，白天挨家挨戶上門去探訪，晚上則打起氣燈開起佈道晚會；大家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親愛如一家，感覺非常蒙恩。

佈道隊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所建立的深厚革命情感一直伴隨著分散各處服事的我們。王哥和敏雯姐則持續永泰福傳牧養及治平學校的服事，並擴大在佤邦中的福傳境界，這一段人生最精華的三十餘年全都奉獻在泰北在佤邦。就宣教而言主都看重都有價值，短宣主要是造就自己，長期宣教才更能在當地造成深遠影響。王哥和敏雯姐在泰北、佤邦一住就是三十多年，愛當地的人，一起生活，同心奮鬥，他們為榮神益人所擺上的有目共睹。我們泰北的大家長陳茂修將軍曾對我說：「德龍，駐泰沈克勤代表十分看重王季雄這個人，他在泰北及佤邦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

人，就是只會當官，不會帶兵。」所以這個也給我很大的幫助。✿

楊世忠夫妻



楊世忠

生活的點滴都是服事

第一件：1984年郭保昌和我在黑果村事奉沒有生活費，王老師發動永泰教會每月給我們各一桶半的米，持續一年半。

第二件：大概在1984或85年，我們教會奉獻了幾頭豬，王老師就帶領永泰弟兄姊妹來為我們做大餐，弄了好幾種菜



藍福秀

用生命體現聖靈的感動

我 16 歲時在老象塘教主日學，張雲教老師說有兩位老師從台灣過來，可以一週一次去跟師母學鋼琴，和教主日學，我也就順服。當時有幾個青年人跟他們住在美賽，每次去見他們，氣氛輕鬆，跟他們一起用餐，哇！那些食物味道特別香，盤底剩下一點我捨不得丟，全部吃乾淨！

17 歲我不知道未來的路要如何走，媽媽說去永泰找王季雄老師，跟他們學中文。我也乖乖聽她說。那時去永泰要走三小時路，我到永泰沒有學中文反而是在家打雜。當時無法明白台灣生活，後來去台灣才知道，台灣生活這麼舒適。那時在永泰有錢買不到菜和肉，很久買到一次肉，為了接下來的日子有一點肉加在菜裡，我們把肉煮熟泡在油裡，每餐取一塊。師母和老師也跟著我們一起吃，有時煮了飯沒有菜，我和幾個朋友去溝裡找到野菜，搗蒜和辣椒炒，又辣又鹹為了可以配飯，偶爾朋友打老鼠來加菜。

在永泰老兵圈子裡，我們只知道永泰不像一般村莊，可是不明白危險從何來，又針對誰。有一次王老師要出門，師母很難過，師母順口告訴我們老師隨時都會遇到生命危險。後來明白有張家和艾家，王老師住在艾家。老師每次行程的路線都不

同；回家時間也不同，有時天亮老師才回到家；有時下午；有時晚上，好像在玩躲藏遊戲，誰知每次他都面臨生死的危險。

在老師家裡快兩年，我感受到以前沒有的溫暖，和被尊重。有一天師母抱著一些衣服告訴我：「這些新衣服是妹妹從台灣帶來，妳可以選一套。」我記憶中沒有誰對我這樣慷慨。王老師曾經背著西瓜走了三小時的山路回來，學生人多每人只有一小片，到現在還覺得那片西瓜最甜。

在永泰，老師和師母的時間都是別人的，他們少有私下空間，有時老師出門了，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家；聽到有人生病要送醫院 -- 那時幾乎都是瘧疾，必須送醫院，否則可能幾天就死了。老師連忙送下山。我心裡想傳道的生活這樣辛苦，我應該可以作教會執事或主日學老師。

四十年的關愛

我認識很多弟兄姐妹，受過很多人的關愛，唯有王老師師母將近四十年沒有間斷的關心我。從進神學院、剛進入教會事奉，他們不忘時常來看望我。記得某個晚上，我在景乃（距永泰五小時車程），沒電火，雨又連下好幾天，忽然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開門一看，原來是老師師母帶著幾個學生來看望我，看他們全身都是泥，原來車子開不上來，只好把車停在泥巴路上，走了好幾個小時山路，有的學生都哭了，這些關懷，此時想起來仍使我感動不已。

王老師，師母他們的關心不是因為責任，不是因為曾經一起住過，是一種真實的可以感受到，這是在耶穌基督裏面的愛。我沒有辦法用文字來表達，因為我文字的能力不夠。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這是在人間以外的一份關心與愛，他們的愛不是溺愛，也不是放縱我。他們有時候會為我擔心，會提醒我，也會責備我。我有時覺得好像不夠了解他們，亦或只是因為自己不肯去面對，不肯承認。非常的感謝神讓我認識了他們。有時候我還是會說錯話，但知道在他們的心裡，他們的愛是出於神的愛、是聖潔的啊。

我記得要去臺灣讀神學的時候，那時候的機票要花六七千銖。有一天王老師從山上下來，到我事奉的地方來探訪我，並給我 200 塊美金，那時候 100 塊美金折合三千銖吧，我就有 6000 銖，就可以買機票去臺灣念神學了。在臺灣的這幾年裏面，我相信他們在後面還是默默的在支持我的。一般人可能做了幫助人的事情，就希望讓周圍的人都知道，但是他們的付出嘴巴不說，也可以感受得到。感謝神讓我認識這位牧人，但人是沒有完全的，而他們一直都往完全的路上走。

把生命交託神

師母給我的印象很深，在跟師母相處時，有時候她看到、聽到一些人的軟弱時，總是說不用慌，另外她只是嘆息一聲，她不會多說什麼。而且師母不會背後傳話，也不會背後批評人，這些事在師母



的口中，從我認識他們將近 40 年，我幾乎沒聽到過。還有師母不是一個講方言的人，她也不高舉聖靈，其實她的生命是平平淡淡。她不像一般人很會解經，也不會講什麼復興道理，當你跟她在一起，你就覺得她很穩、很平靜，無論她在哪裏，給人就有這個感覺。她常對我說：「不用慌、不用緊張。」有時我不知該怎麼做的時候，會問師母該怎麼做、師母妳覺得該怎麼辦？她有時就說禱告吧，有時候說：「我也不知道，因為主沒有告訴我。」很少牧長會承認自己不知道，我們人常常都會想要幫別人出主意，包括我到現在還會這樣。在師母的生命裏我看到她不會去駕馭誰，只是把那個人放在神的手裏，她做一個陪伴者，當人有困難、有需要時，她就在身旁守候着。

認識師母多年，她給我留下服事主、有主生命的榜樣 -- 就是她的言行。多年以來，我沒有聽過師母批評誰。我有事找師母，她常說：我們禱告求主帶領吧。或



段發林

生活的扶持 信仰的帶領

1981年4月，我跟著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們從緬甸來到泰國美賽，因他們是要去曼谷念神學的。我的表姐楊冬芝安排我去清萊參加傳道人培訓。我跟一位叔叔來到清萊林佩義師母辦的孤兒院。那時候我的程度很差，沒有資格參加培訓，只能旁聽，早晚跟他們一起讀聖經。一個月的培訓結束後，我又被安排去照顧年長生病的林佩義牧師，差不多有3個月。

之後林師母的同工開車送我到滿堂村，表姊幫我找了工作，工廠是做麵條和芙蓉糕的，我做了好幾個月。禮拜天去滿堂教會參加主日崇拜，也參加週六青年團契。在那裡認識了阮華興和雷娜老師。有一天，雷娜老師說：有臺灣教會支持有心讀書的學生。我立刻報名。大約在1982年的七月，泰北十二區教會在永泰村辦青

會說：我也不知道啊，因為神沒有跟我說，我也沒有這個經驗。但只要師母說一句話，我就不說了，我會照着師母的意思去做，我覺得師母不是一個隨便發言的人，當她說話時，她是已經思想過了。

王老師感情很豐富，很有愛心。從他的話語跟臉色都可以看到他的高興、生氣。老師雖然有一些情緒，但是我感受得

年福音營，我們就隨著滿堂的傳道人、青少年們一起坐車來到美斯樂，再跋山涉水的來到永泰村。

有三位姊妹段開美、楊構芝、余菊英還有楊亞倫、趙國順都想學中文。到永泰，雷娜老師帶我們到王老師家，認識老師及師母。後來就住王老師的家。福音營結束後，老師就帶我們去學校報名讀書。

王老師住的是茅草屋，我們幾個去呂春德阿叔家包伙食吃了一個月，後來又回來跟王老師們吃大鍋飯。早上去學校做早操，升國旗後才上課。上課從7點到9點，以後回家吃飯後再上課，到下午4點才放學。那時學校正在蓋宿舍，完工後，我們就搬到學校的宿舍去住。當時我們是讀四年級下學期。三位女同學好像只讀了一學期就退學離開了。四年級課程讓我感到很吃力，尤其是數學；讀到五、六年級更是難。我常常生病，是瘧疾（打擺子），沒法上課。生病時會很想家，師母幫我洗

到他願意為着神的兒女付出的真心、真愛，我看在眼裏，一直感受到。自己也一直往這個方向來要求自己，希望真心的去跟人相處，真心的去關心一個人，雖然我現在還達不到他們的程度，不過這是我的一個目標，就像保羅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我相信他們都是在效法基督；基督聖靈的感動，領導他們的時候，他們就照着聖靈的感動而行。✿

衣服，會安慰和鼓勵我。

在我生病的時候，剛好有宇宙光送炭隊來，他們給我打點滴和針劑，以後師母又安排我去郭醫官家那邊繼續看病。因為不能到校上課，學業跟不上同學，有點灰心，不想讀下去。感謝神！王老師和師母鼓勵安慰我，讓我能夠再堅持下去。病好了以後到現在就沒有再發擺子了。

農業培訓 助我一生

在初中二上學期，泰政府要關閉中文學校。我們讀書機會沒了，同學們哭的哭，難過的難過。我心想，既然不能讀書，只好下山去城裡打工。後來王老師說永泰要開辦農場，讓我們來做農業，邊學邊做。臺灣救總派農業專家來泰北輔導難民村農業技術，我們也到清邁、黃果園、大谷地、萬秧、馬康山…等地參加農業技術的培訓。真是感謝神，現在我們懂的一些種植各樣果樹、蔬菜的技術，就是那時

學習的。

還住在王老師家時，他經常獨自走路下山去辦事。早晨，老師用熱水泡冷飯，吃完後下山，過了兩三天才回來。臺灣教會要給王老師買馬騎，但老師把買馬的錢拿出來，去支付挖路（從永泰到滿老胡）的工資，我也有參加挖路工程。

師母常挨家挨戶地去探訪弟兄姊妹。有臺灣的短宣隊來，師母也帶他們去探訪。老師在永泰所做的一切，現在想起來，你們對神那麼認真、負責任。我現在在教會，也是學習像你們一樣負責任。還記得王老師常常走路下山，坐車去清邁，幫孔清珍的弟弟拿藥，堅持不斷地付出。每週五傍晚跟著王老師師母一起去羅家寨作禮拜，你們這樣的精神，讓我們欽佩。

村裡為了蓋禮拜堂，老師找師傅去山



當年住在我們永泰家的孩子們。

與何永生弟兄 相濡以沫 互相砥勵

文／王季雄

在泰北同工中、我與何永生弟兄接觸的機會比較多，每次要上下山都會路過滿樂福，他總是放下手邊的工作，真誠、熱切的接待，泡茶、煮飯，是個講真話、講直話、話很衝，做實事的人，我們相處沒太大的困難，一直到現在還是可以信任的同工、弟兄、朋友。

難忘的幾件事：

原則為先 不妥協

一、從台灣來看望我們的弟兄姊妹，滿樂福村是必經之地，永生熱心接待是有口碑的，以後就有人要我轉奉獻給他，請他寫一張收據，他就是不寫，還說：「不相信我、還要寫收據，這錢我不要了。」

上鋸大樹；又發動弟兄姐妹，大家去小溪裏面撈石頭、沙子，預備做水泥地。主日大家都同心協力的背著沙子和石頭到要蓋禮拜堂的地點。為了蓋禮拜堂，不分男女老幼都很努力沒有人叫苦、叫累。

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對瞎眼的夫婦來王老師家，老師們燒熱水給他們洗澡，拉着他們的手，到那個衛生間去洗澡，這件事情也常常成為我在教會服事上的一個動力，一個榜樣。

另外，從 361 下來一位佉族弟兄，不知是生病或是營養不良，他不能走路，

哇，我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很欣賞他的真實，就說：「那我寫好收據，你沒問題的話，簽個字總可以吧！」事情就這樣解決了。

年青有為 以拓荒傳福音為先

二、1982 年 6 月下旬，于力工牧師曾來美賽禮拜堂舉辦同工訓練會，會後他來找我講到：「于牧師要幫助我去美國他辦的神學院深造，而現在泰北傳福音的需要這麼大，不知以後回來還有這樣的機會嗎？更何況滿樂福開荒剛開始，我哪走得開，深造以後還會有機會的。」

這件事我對永生弟兄就刮目相看了。

王老師把他安排住在拿俄以姊妹家，請她服侍他。王師母每天早上都煮一顆白雞蛋送去給他，老師們的精神我很欽佩，給我在教會裏面侍奉有啟發的力量。

在農場這段日子裡，王老師對我的教導，我永遠忘不了。我常常會跟我的孩子們講述王老師的生活：你們堅韌不拔的精神，為村民及弟兄姊妹的付出。也感謝臺灣永和教會的愛心，讓我們有機會讀書。

現在我在清萊的學校和補習班教中文。當年農業技術學習，使我種植上有很大的收穫，讓我們可以生活。感謝神！✿



何永生（右二）及妻子莊麗鶯（右一）。

知錯能改 自我更新

三、當時泰北同工都沒泰國身分證，特別對從緬甸來的同工，泰國身分證更是重要。有一天他很高興的跟我說：「王哥，我拿到泰國身分證了。」我知道他是怎麼拿到身分證的，就對他說：「若我們心中、口中有謊言、詭詐，神以後怎麼使用我們為祂做見證，傳講祂的話呢。」沒想到過了不久，他很釋放的對我說：「我去縣政府向承辦人說明我實際的情形，她說一切

資料都上電腦了，去去去，你別替我找麻煩了。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真的為他感恩！

真理之前 不妥協

四、我們曾為著對聖經有不同的看法鬧得很僵，誰也不讓誰，那時吳長老剛好來泰北，我們決定去問吳長老，請他判斷誰對誰錯。吳長老聽完我們所講的，又問我們：「既然是好弟兄，為什麼鬧的這麼不愉快呢？」我們的答案是一樣的：「真理問題絕不能妥協。」吳長老笑著說：「你們倆個講的都不完全，但你們為真理的心，主是喜悅的。」

不為利所惑

五、當永生搬去清邁後，我們比較少相處。那時台灣商人會來泰國投資做生意，因永生會講國語，又有泰國身分，常有人找他做「人頭」合夥人，等到以後台灣商人找到別的合適人時，永生二話不說就簽字退出。我問他就這樣退出了？他說：「本來就是想幫他忙，也沒圖他什麼。」這也是我以後很信任他的原因。✿

與光耀夫婦 誠心相待 溫暖人心

文／王季雄

美斯樂村，也是我們從永泰村下到平地城市的其中一條必經之路，那時是光耀、鳳鳴夫婦在美斯樂佈道所服事，他們剛結婚二、三年吧，看得出鳳鳴是很愛光耀的。被他們留下來吃飯、彼此交通、是我們最大的享受。鳳鳴很會烹飪，地道的

雲南菜，她也是光耀在事奉上的好幫手。光耀比我還會講道理，每件事從他口裡說出來都是「頭頭是道」，我很早就發現光耀有教導恩賜。

難忘的幾件事：



一、光耀有音樂恩賜，彈得一手好吉他，還會作歌，我們一起去佈道時常唱的歌：「信耶穌有平安（有喜樂、有盼望、有永生）、信耶穌有平安（有喜樂、有盼望、有永生），我的罪主擔當，信耶穌有平安！」另外「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臨到你，臨到你，臨到你！」還有「主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到我這裏來，使你得安息（2次）」這些都是他所作的。

二、他還會根據聖經故事來編劇。我們在佈道會時，藉著演話劇讓觀眾能更多認識神。有一次去羅家寨佈道，我演浪子的父親，他演浪子。他的演技真是微妙微肖的。

三、鳳鳴善於舞蹈，記得有一次去景乃村佈道，她編了一支舞，連我們弟兄都要上台一起跳，這還是我有生第一次上台跳舞呢！

四、鳳鳴的感情很豐富，內心很單純，極富憐憫與同情心腸；但在言語上却不大善於表達，故此，被感動或受委屈時，常會流淚。有一次她對師母說：「很羨慕你們的婚姻，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像你們一樣阿？」王師母回答她：「我們剛結婚時也不像現在這樣的，你們以後的婚姻生活上，也會不斷改善與進步的，甚至也會成為金三角地區傳道人與基督徒們羨慕的對象。」



杜光耀（左一）及妻子張鳳鳴（左二）。

五、我們以後熟了，有一天光耀對我說：「王老師，你剛從台灣來泰北時，胖嘟嘟的，一副很憨厚的樣子，差點被你外貌騙了。」

六、「王老師！我們在金三角地區的雲南人家或少數民族家裏吃飯，不可以把盤裡的菜全部吃光，不然家主的妻子、孩子就沒菜吃了。」我對光耀說：「不是將盤中的菜吃完才是對家主的尊重嗎？」他說：「不是的，你不見主人家已從廚房拿了二次菜出來添加上了嗎？那是留給妻兒吃的菜。因為在雲南人與少數民族的觀念中，客人若將盤中菜吃空了，那是表示主人家預備菜的不夠多，怠慢了客人。」真的是感謝光耀，提醒我瞭解到當地人的請客文化！

以後我們去佻邦傳福音，不常見面，但有任何需要，他們總是盡力協助我們，每次見面，那種老同工的信任依然存在，真的很溫馨。✿

再回美賽

文／王季雄

2000年初，我們提著兩個箱子，在曼谷機場不知要往哪裡去。佻邦回不去了，心中一聲長嘆：「主阿，主啊！帶領我們前面的道路。」一個念頭出現：「先去小黃（黃鎧岳，我們永和的同工）家落個腳再說。」

美賽禮拜堂那時沒傳道人，張家翰執事跟我說：「王老師，1981年我們剛信主不久，你就上山了，我們像孤兒一樣，現在你回來了，佻邦又回不去，請來牧養我們。」就這樣我們在美賽一待就是二年。期間有幾件事，紀述如下：

一、有一次在禱告會中，我被一種力量推動，走到一個弟兄面前，為他按手禱告，禱告後回到自己的座位，我不知為誰禱告、也不知禱告了什麼。下週禱告會時有一位擺夷弟兄做見證：「我是HIV帶原者，因氣喘已半年無法好好睡覺了，但上週禱告會時有人按手為我禱告，回家後睡得好香。」以後那位弟兄在泰語組中熱心事奉。

二、在泰語組聚會中有一位巴雍先生，決志信耶穌，有姊妹請我帶領他作認罪決志禱告，我心中有感動請巴雍先生自

己認罪悔改、決志禱告，沒想到他流淚承認殺過人、在賭場做經理等，心裡很不安，求主赦免、饒恕，接受耶穌做救主。以後他辭了賭場的經理，租了一個魚塘，過平靜的生活，熱心參加聚會，樂意與主內肢體相交，在主裡成為新造的人。

三、美賽禮拜堂離伯特利聖道學院不遠，開車只要15分鐘的路程，我每天下午會去學院與師生們打籃球。我是最年長的，還不服老，不幸在沒與其他球員碰撞的情形下，摔個四腳朝天，後腦落地，昏厥了三、四分鐘，自動醒來後，看到杜師母很緊張地用大毛巾在搨，同工們還是決定將我送去清萊省城的基督教醫院，那時的院長是腦神經的專家，我們很熟的，他看到我就說：「王老師，你又病了？」我調皮的答說：「我不是又病了，只是受傷。」院長大笑說：「你的腦不會有問題的。」又對我說：「馬上打一個電話給你的好朋友，告訴他你在什麼醫院？為什麼會在醫院？」我就打電話給何永生弟兄，院長很正式的告訴我：「從專業角度的研判，你的頭腦不會有問題，但若腦部微血管破裂的話，還是留院一宿，若明天早上沒其他症狀，就可出院了。」感謝主，雖有意外，蒙主保守，一切平安！✿



泰北短宣 主恩點滴

文／程文玲

1991年我23歲，沒報上韓國的敬拜讚美，反而參加了永和堂的泰北探訪隊。因為在福和國中時，班上老師發起宇宙光「送炭到泰北」捐款，我負責去匯款；是這份熟悉感和好奇心驅動我想去看看。

探訪隊行前，大家只練獻唱的詩歌。但到永泰，一切幾乎都變了，王季雄宣教士說：「在這邊，『變化比計畫還要快！』」我們臨時要演短劇；晚上的家庭聚會每個人都要屬靈的分享，說得救見証；白天3人一小組挨家挨戶的去探訪。大家忙得人仰馬翻，但事後回想起來又很充實。

雨多、虫多、泥巴多

「因為需要，所以付出；還是因為付出，所以被需要...」我們碰上雨季，虫子多，沒自來水也沒電，雨後滿地爛泥巴。很多人無法馬上適應，有的不敢碰泥巴，有的怕虫；我是玩泥巴長大沒那麼怕。但被跳蚤咬得很嚴重，身上多處紅腫又極癢，要每10分鐘擦藥膏，才能止癢舒緩。

王師母在永泰治平小學教書，有邀請我們可以去學校試教。而王老師有個計畫，由於到泰國簽證的時效關係，所以學校的制度改成三個月為一期，讓剛好在工作轉換的人或是大學剛畢業的人可以先來

支援學校的教育接力，協助他們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我那時心裡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回臺灣就開始為此計劃禱告。1992年初就踏上了泰北的教學之路。

在永泰這一年中，要帶青少年和兒童主日學、主持擘餅聚會、家庭聚會、還有弟兄會（祇有我一個「女弟兄」）。有一回還被安排主日講道；為來訪的福音隊在永泰參訪行程的規劃；聖誕節的表演；過老年時教學生載歌載舞上361去表演；還有畢業典禮晚會上的表演，教學生舞蹈排練。白天還是以學校的教學為主，我的課是從托兒所到國中一年級都有。

「愛與關懷」的源頭

我的大姊曾說：我還是嬰兒時就被送了給別人，幾個月後被退回來，但手腳滿是瘀青和傷痕。後來我擔心會再被遺棄，學會察言觀色，練就後來救命的「觀察力」。小時候沒感受到家庭溫暖，還有口吃的問題，在國中時去教會受了大家的關愛，讀聖經分享心得，輔導姊姊會鼓勵我開口分享，我都先大聲熟讀聖經後才去聚會，口吃慢慢有改善了。我的聖經內都會寫上「深愛我主」。每次讀到耶穌愛世人願意被釘十字架都感動落淚；耶穌的話語和腳蹤都感動我。青少年的我是在永和堂和聖經裡的這些愛與關懷裡長大的，有著這份愛的源頭，我才有能力去愛別人。

我只是在聚會當招待，佈置會場的小姊妹；在茶館工作，從事服務業的員工；看過各種的人，各樣的臉色，看透虛心假意，也接受過真心的對待，明白「關心」才是真正有溫度的關懷。

「愛與關懷」要靠行動

學生呂建興因病住院，得知他確診淋巴瘤，我們台灣來的老師有到清邁探望他，為他禱告。他們在醫院附近租了一個小房間，躺在草蓆上瘦小的他，頂著光頭，上面還畫了電療的黑色標記，媽媽在旁照顧，我看他的狀況不好，回永泰提醒大老呂去看兒子，他回說他都買很好的補品給兒子吃；我不放心，再去看他，他顯得更瘦弱了，而且神情落寞，眼睛無神，沒有生命的活力，心裡很是焦急，回去趕緊再提醒他父親：對孩子的愛與關懷要用行動，務必帶兄弟姐妹常去清邁看他，這次大老呂聽進去了，帶著家人去看他。半年後，孩子康復回到永泰，還送了一個小布包感謝我，我說要感謝主啊。其實

我在清邁看到他的時候，有感受到他有「被遺棄」的感覺才會回去提醒他父親。

傷心、關懷和一杯牛奶

我從小就有莫名的恐懼，經常惡夢連連、緊張又睡眠不足讓我消化不好，常犯胃痛。而「關懷和觀察力」讓我「救」了一個人。在泰北某個半夜，阿卡寨學生扶著父親來禮拜堂喊說父親心臟病，他一臉痛苦，雙手按著胸前說心臟病發，心口難過，很痛。我們先禱告求神醫治。心想現在這半夜去找醫師，也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問何時開始不舒服，學生答：「大概10天前開始胃口不好，祇能吃一些辣的，後來全都吃不下，已經三天沒吃東西了」。直覺告訴我：一杯牛奶就可以治好他所謂的「心臟病」；反正3天沒吃，也該吃點東西，就鼓勵他喝下去。家長接過這杯牛奶時半信半疑，但慢慢喝下牛奶後，痛苦的表情也緩下來了。我包了半罐奶粉給他回去慢慢調理。看著他可以直著身子和孩子走回家去。後來我們也上阿卡寨探訪



左圖：我在阿卡寨聖經分享。山上人們大多是穿拖鞋。小布包是學生呂建興送的。



下圖：我領一年級學生一起又唱又跳。

他，學生說父親的病好了。

主日講道：「吃菜」

因為山裡生活，在農地裡各種挑戰需要很多勞動，心理壓力也很重。忙碌的工作後積壓各種疲憊，身心都累了。所以我唯一一次的主日講題是「吃菜」：靈命成長需要每天有固定的靈修、讀經、禱告與肢體之間的關懷，見證分享。因此從日常的事提起：「吃菜」要均衡營養，不能單單只吃鹽巴辣子，再苦的日子，也要信靠主，讓主帶領，祂能安慰和滋養心靈，神的大能真正能讓身心靈的困頓得到安息。

生病時更接近神

我小學前像野孩子般在外面抓蟲、抓魚、抓鳥，渴了喝溪水、餓了摘野果吃。我對山區生活不陌生。某日雨天去永泰學校的路上，腳背上被蟲咬過的傷口給雨水感染了：原本有點紅腫，感染後腳趾縫全部潰爛化膿，傷口皮膚破開見到血肉，痛入心扉，舉步維艱。我沒跟人提起，每天用生理食鹽水和優碘清理消毒，再撒上雲南白藥，保持乾燥。過程中一直跟上帝禱告求神醫治，經過兩個禮拜煎熬才逐漸好轉。在那邊獨自面對生死的無助，只能倚靠神，經歷了神的保守與醫治後，所以對神的信心就瞬間長大了許多，而且完全相信，神絕不丟棄我，隨時看顧保守我。

周六晚上教會有放影片活動。因為他們很多不識字，我同步用麥克風講唸台詞。有一次發電機故障沒法放影片，大爹去處理，直接把現場交給我分享。我就把

腳趾潰爛、疼痛難當而心中的恐懼、害怕與無助，將我經歷上帝的醫治和信心成長分享給大家，順便給他們衛生教育一下。

裝備自己 學表演

1992年的聖誕節我們去羅家寨上面的阿卡寨傳福音，在阿卡寨住了一個晚上。語言不通，大家費盡心思，藉著表演〈瞎子摸象〉去分享福音。

我回臺灣後馬上去報名台視演員訓練班。學習利用豐富的表情和肢體動作去表達心裡的想法和感受；我同時也到安親班去當小老師，去學習如何帶小朋友。有正確的教材跟做一個教學的預備。也參加教會裝備課程，配搭帶領復商團契…一心只想服侍主。有次晨更讀到：尼希米記七章4節「城是廣大，其中的民卻稀少，房屋還沒有建造…」這讓我想起泰北。

1994~2006年之間，我工作的年假全部用在泰北或緬甸的福音隊去探訪他們，不斷為永泰禱告；教會也陸陸續續有永泰福音隊，我也跟隨參加去永泰的福音隊。

「信靠主」

在泰北那一年經歷神使我生命成長，也在屬靈上得到最大的養分，更堅定了我對神的信靠。我個人的生命，從一個只是在聚會當招待，參加詩班的小姊妹，沒有能力做什麼；去泰北才發現，原來上帝早就預備好我，我能夠做這麼多事情，是有神的帶領就是能到對的地方，讓我成為上帝可用的器皿。✿



泰北宣教回憶

文／陳信評
Liberty Corner Mission)

在1992年教會的禱告會來了位宣道士，他說上帝在泰國北部開了一個宣教的門，能夠向一個少數民族－佤族傳福，這個工作太大，不是一個教會可以承擔。所以他來美國向華人教會傳遞異象，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同工。當時我們剛剛經歷了聖靈更新，雖然信主才三年，聽到有這個向少數民族傳福音的機會我們都很興奮，就籌備短宣隊，準備年底去探查。

在一切準備就緒之際，突然我妻子檢查出腫瘤需要動手術，當時心想只好取消這次短宣，然而我妻子竟然有次開車回家的時候看見異象，看到一群少數民族的小孩，她就跟我說：「你還是去吧。」我妻子動完手術後一個禮拜，在教會的弟兄姊妹的照顧下，我們一行七人（四個姐妹三個弟兄）在聖誕節前夕出發到泰國北部永泰村，進入我這一生宣教的旅程。

考驗與挑戰 撲面而來

當時我30出頭，年輕氣盛，經歷過神的大能，心裡面也想為上帝做大事，可是上帝卻藉著宣教，讓我看祂的愛，和人的有限。第一天早上，在永泰禮拜堂前面，有一位弟兄來到禮拜堂，我很熱心的貼近他和他打招呼，寒暄之後，我問他到教會來做什麼，因為當天不是主日，也沒有聚會，他說來拿藥，我心裡面想，靠著聖靈的大能，我可以替你禱告，讓病得醫

治。我就問他說：「你是什麼病呢？」他告訴我說是肺結核，這時候，我想的不是神的大能，而是我從前打的卡介疫苗現在還有沒有效，剛才和他貼近面對面，是否會被傳染。宣教還沒開始，上帝已經讓我謙卑下來了。之後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一次，那是宣道士帶我們去家訪，進了門就感覺氣氛不對，這家人在客廳當中擺了一個病床，又用蚊帳罩著，非常神秘。宣道士問他們家人，病人生的什麼病，他聽完了之後，轉頭就跟我們輕聲說：「是愛滋病。」我們來為他禱告。在此之前，我們為病人禱告都是按手在病人身上，這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辦，有沒有必要冒生命危險，按手在一個不認識的病人身上，這時候只看到宣道士，掀開蚊帳伸手進去按手在病人身上為他禱告，原來神的大能是要藉著愛的器皿來彰顯。

有一次我們進一個少數民族的村莊傳福音，這個村子有個大門，大門旁有一個用竹子做的祭壇，祭壇上有一張黑狗皮、還有獻祭的血，我和另外一位弟兄看到了知道這是一個黑暗的權勢捆綁的地方，我們就同心一起做起屬靈爭戰的禱告，捆綁黑暗的權勢。這時候宣道士來了，毫不在意的、大刺刺地就進了村子的門，我們就在想他是不是不知道屬靈爭戰的重要性呢？沒想到他告訴我們說：「神

派他到這個地方來傳福音，就是已經賜給他在耶穌裡的權柄，勝過黑暗的權勢了。之後才知道在山上常常有醫病趕鬼的事情，屬靈爭戰的在這裡的弟兄姊妹都清楚，是那個信心才會了解神賜給我們的權柄。可是宣教士卻沒有濫用這個信心。

記得我們到一個阿卡族的村子傳福音，不記路途多遠，只記得村子是在山上。原本計劃是在山上紮營，晚上村民種地回來之後開佈道會，佈道會之前，宣教士帶我們去探望村長，他說村長信了，全村就都信了，但是就算全村的人都信了，沒有長期宣教士在這裡栽培帶領，最後仍然是不行。當天晚上的佈道會非常成功，很多人都舉手接受耶穌，我們正在慶幸佈道會的成功，和享受領人歸主的喜樂的時候，宣教士卻要我們拔營回家。我們短宣隊和當地同工，一共二三十人的大陣仗，一路上靠著手電筒摸黑回永泰，路途難行，快天亮才回到永泰禮拜堂。事後才知道，原來在佈道會的時候，有一些泰國軍人看到我們美國來的姊妹，講一些輕浮的話，宣教士感受到危險，立刻決定離開，不給黑暗權勢有任何機會。

佉族散居在泰北、緬甸的金三角地帶，宣教士首先是在泰北的永泰村建立了永泰禮拜堂，帶領很多佉族的人信主。幾年後取得了佉族領袖的信任，讓他開辦學校，簡稱為文校，我們大部分的服事都在文校。另外佉邦還有一個武校，訓練他們人民如何打仗保衛自己的民族。我們去的



若歌教會的泰北短宣隊（前排7人）。

時候剛好有這兩校的聯合運動會，在武校舉辦。讓我看到這裡複雜的地緣政治，進入武校首先來歡迎我們的竟然是一個台灣來的國軍軍官，正不知道如何應對時，愕然聽到「我愛中華」的軍歌和熟悉的唱歌答數，和我們在台灣國軍所受的訓練一模一樣，除了我愛中華變成我愛佉邦之外，一切是這麼的熟悉。接下來境遇更離奇，一位男士從Toyota卡車下來，他的皮膚很白，像個文弱書生，和佉族黑黝黝的皮膚大不相同，另外有六個拿著M16步槍的軍人保護他，他走到哪裡，這些軍人都跟著他。所以你可以想像，當他過來和我們握手的時候我們有多驚訝。事後才得知他就是美國最想要捉拿的毒梟嫌疑人。如今回想，世界武力最強的美國都沒有辦法接觸到的人，上帝竟然用和平的福音讓我們接觸到，神的愛、神對佉族人的愛，實在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佉邦的福音工作一棒接一棒不斷開展，宣教士說：現在在佉邦已經有四百多處有基督徒在聚會，這是全世界華人教會所參與的一個聯合服事的奇蹟！✿



泰北短宣回願

文／莊偉苓（德國宣教士）

1992年的12月，教會開始第一次泰北短宣活動的安排。這是回應幾個月前教會的禱告會邀請在泰北服事的王季雄宣教士來分享。他是個很不一樣的宣教士，那天晚上他不只是介紹他在泰北的事工，重要的是他對神的激情讓我們被感動；事實上，當時大多數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泰北是什麼地方。就這樣我報名參加若歌教會第一梯次的泰北短宣隊！

事隔這麼多年，我仍然忘不了那年去泰北的點點滴滴，以及在短宣過程中，王老師對我們短宣隊的挑戰和考驗，更重要的是那次的短宣奠定了我們日後服事的道路和方向。

當時，我們都是一群沒有經過大風大浪，在溫室長大的年輕人。憑著外在一點服事的熱情，踏上了這個永生難忘的短宣行程。直到如今，我還記得在永泰教堂邊上種的聖誕紅，長的像一棵樹那麼高，鮮豔奪目點綴在那片貧瘠土地上，給人帶來一些過節的氣氛！

在那里不到幾天所看到的，讓我的心深深被震撼，原來在我們所熟悉的世界以外還有一塊不為人知的土地，那里居然有一群沒有國，沒有家，被世界所遺棄，貧窮孤苦的人！

如果按照北美生活工作和事奉的環境來看，我們這團隊七個人是一群完全沒有被翻過的餅，其實是沒資格，也沒能力，來服事這些經歷過那麼多苦難的人，若沒有神在這群人的生命中，他們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盼望的人！

多年之後我才看清楚那次的泰北之行，是主在我們當中一些人心裡埋下宣教的種子，也埋下了全職事奉的呼召和帶領，為後來生命的方向做預備！

泰北短宣對我有以下幾點的學習：

1. 要講別人能聽得懂的話。不需要長篇理論，引經據典的來傳講基督的教義，而是要學習用最淺顯的話來講福音，更重要的是讓別人能從我身上能感受到福音，其實那就是對人真誠的接納和關心！

2. 要看到即使去宣教工場，自己能做的不多，而是我們所相信的神，祂才能拯救賜下新生命在少數民族當中，不是我們。所以重點是要成為一個流通的管道，讓別人可以透過你我来經歷神，認識神。

3. 要以基督的心為心。如果沒有基督的心成為我們服事的動力，宣教就失去了意義。單憑我們外在的服事是沒有果效

的，那些都可能是做作和偽善的，或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事奉神的人不能自欺，因为神是輕慢不得的。

王季雄宣教士帶我們去探訪艾滋病病人，看到那得艾滋病的人瘦的皮包骨，人不像人，多少心裡會害怕我們會不會被傳染，而忘了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當耶穌觸摸那個得大麻瘋病人的時候，耶穌伸出手來不只是醫治那人外在的癩瘋病，更重要的是耶穌從內心對他的接納，让他成為完全被醫治的人！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距離耶穌的生命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這次的短宣其中一個活動是進到深山為孩子們舉辦聖誕晚會。我們奉獻了一頭豬給孩子們加菜，活動的前一天王季雄老師帶著我們7個人進到山里，預備聖誕晚會活動。底下我分享在這過程中發生的一個終生難忘經歷。

那天午飯後，王老師帶著短宣隊的弟兄姊妹去探望一些病人，我因為身體不舒服所以在營地留下來。那天我坐在一個山坡下看著一條溪水溝，有些孩子趁著下午有太陽在溝裡洗澡！

突然，一群比較小的孩子跑過來圍著我，我就掏出了一些還沒吹起來的氣球讓他們吹著玩！沒想到，他們放在嘴裡吹了半天吹不起來，就從濕漉漉的口中拉出來遞給我，要我幫他們吹。這突然來的動作

可真把我逼到了死角。

看看他們黝黑可愛的小臉和大眼睛，興奮的望著我，但我自己腦子出現的却是這裡有那麼多的瘧疾和各種傳染病，甚至還有艾滋病的可能，我會不會因此被傳染？短短幾秒鐘，就在自己內心充滿掙扎的時候，忽然，聖靈問我這次來的目的是什麼？

你不是要把耶穌的愛帶給他們嗎？
那你如何讓他們明白耶穌的愛呢？

很快我就明白聖靈要我學的功課，相不相信祂能保守我？而我是心甘樂意為他們吹氣球？於是，我用手把氣球上濕漉漉的口水擦了一下就開始為他們吹起氣球了，還一連吹了六、七個！看著他們快樂的樣子，我也非常的高興能夠勝過自己的恐懼和不安！

這是那次去泰北短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讓我真實的被挑戰，被試驗。事後回想起來，真是感謝主給了我這樣的機會，不是讓我去告訴別人耶穌的愛而已，而是神要透過我的生命活出耶穌的愛，讓孩子們真實經歷愛與接納！一眨眼30年就這樣過去了，當年的短宣對我不是記憶的痕跡，而是生命的影響！

後來的年日，我常回憶那次的短宣：那些夜晚的對話，季雄對我們生命的挑戰，雖然他的話語銳利，但他常常能一針



見血地指出許多身為基督徒，却對主委身的缺乏，還很自滿地活在一個舒適的世界里，活在一個四面蓋好牆的教會裏“做”基督徒，而非活出基督徒該有的生命。

那時我們不明白王老師為神、為神國心裡的著急。其實，他那時之所以挑戰我們，是為了要幫助我們不要一輩子做個糊裡糊塗的基督徒，該覺醒來。

在結束短宣的最後一晚，突然下起傾盆大雨，雨勢大到一個地步，真怕會造成山上洪水，晚上我無法入睡，相信其他團員也睡不著。我們都擔心這樣的雨會造成第二天山區的泥巴路無法開車，我們就不能下山搭飛機了。

那天晚上，外面一片漆黑，能聽見的

就是嘩啦啦的大雨，打在竹片屋子裏的黑塑料袋上，非常刺耳。突然間，我的腦子裡出現一個問題：這場大雨下的太不可思議了，那是不是上帝透過這場雨在呼召我們短宣隊中的一些成員來泰北服事？會是誰呢？主呀！祢在呼召我嗎？

我在想如果被呼召的人不願意的話，



這場雨就會讓我們第二天真下不了山，回不去了。当时我立刻就禱告！親愛的耶穌，我不知道祢是不是呼召我，如果是我的話，我願意回來！感謝讚美主，結果我就睡著啦！雨也停了！

事隔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短宣队有四位弟兄姐妹奉献给主，回应了那天晚上神的呼召。

雖然之後我並沒有回到泰北全职事奉，但上帝把我們夫婦帶到德國柏林，今年八月就进入了第十六个年头。我们在這裡以宣教士的心志服事從國內來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从传福音，到门徒训练，讓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成为神國的軍人，如同當年季雄夫婦作在我們身上那樣。

我要感谢季雄的直言，透过那次短宣的机会，他給了我们思考的機會，到底我要成為哪樣的基督徒？我這一生要如何成為別人認識神的管道，我要怎样才能活出



神的计划和意義？

若不是神的愛激勵他們，季雄和敏雯是不可能義無反顧地把生命投資在那沒有人願意去的地方，投資在那被世界所遗弃的人身上。除了传福音，他们想尽办法去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接着建立教会，福音才会今天在泰北的开花结果。他們對主的單純順服是神所喜悅的，即便是孤獨，流淚，流汗，仍然付出他们生命的精華，為的就是順服主的呼召，為主活出不甘平庸的人生。✿



附記

結婚四十週年 王季雄的告白

文／王季雄

當「愛的誓言」這詩歌再響起的時候，我跟敏雯的婚姻已經要滿 40 年了。阿咪！這個時候，我跟妳講幾句心裏的話：「妳真的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從前不太體會什麼叫做賢慧的妻乃耶和華所賜，她們的價值勝過珍珠、勝過財寶，若有人用錢財來換取，就全然的藐視。」

在關鍵時的扶持

這 40 年婚姻生活裡，有妳，真的是我人生極大極大的關鍵點，我的生命是耶穌基督所拯救的，但是我很多的性情，生活裡的種種光景，卻是妳一直沒有放棄，一直在我身邊成為我的幫助者。妳從來沒有勉強我要幹嘛，但是你一直在那裡幫助我，朝著神的心意、生命的方向往前走。

敬畏耶和華 有大智慧

阿咪！妳辛苦了！因為像我這樣暴躁的脾氣，像我這樣倔強的個性，不是每一個女人可以做我老婆的。但是你，卻 40 年一直在我的身邊，不離不棄。妳尊敬我，妳從來不強迫我一定要做什麼，雖然我現在越來越聽妳的話，但是我內心知道，妳是敬畏耶和華的女子，妳大有智慧，不是人的聰明，也不是人的才幹可以比擬的。因為妳選擇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是想到神；妳對任何事情的決定，都是想到對人真心的愛。真的，我在妳身邊，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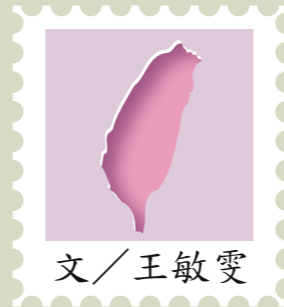
慢的發現，妳在引導我、幫助我走一條神所喜悅的道路。以致於我到今天 66 歲，人若是看見我有什麼不一樣的話，耶穌給我生命，妳給我力量幫助我，讓我一直走在跟隨主的這條道路上面。

阿咪！妳知道嗎？我常常在用最真實的態度對待人的時候，讓妳有很大的痛苦，妳會覺得我的先生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人，你還常常去幫我在人面前說好話，其實我也很痛苦，但不願意讓妳痛苦，卻成為我能夠進步的很大力量。妳尊敬我，從來不在人前說你的丈夫，我真的想到，若不是妳，我不曉得我的人生會怎麼樣？

「珍惜」溫暖了「孤寂」

妳的丈夫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人物，他常常一個人非常的孤寂，但是妳卻成為他最好，最珍貴的角落。真的，在我人生裡面，受過多少的委屈，但是只要你的一句話，「季雄！我知道你，你不是這樣的。」就給我極大的力量。妳珍惜我愛妳，聽妳話，妳也不隨便亂用。記得有一天山上的老師，大鍋飯吃膩了，想要吃小鍋飯，他們找我要煮東西給他們吃，我就說你們去問師母，若師母說：「做！」我就做給你們吃。沒有想到，這些老師真的會去問妳，當這些老師把你的回答告訴我

家書抵萬金



我們到了泰國曼谷，被泰國 12 區會安排到合一堂住宿三個月，因為那裡離語言學校近。有了住址，就馬上寫信給差傳小組、教會、兩家父母……報平安。最先收到是婆婆的回信，帶來極大的安慰，因為她從阿姊出國留學，公公為她買了郵簡，寫好地址，她寫完信，放入郵筒即可。我們去泰國後，她每週都寫信給我們，告知教會及家中的事。人在外地，最期盼的就是收到家書；我娘家的媽媽也常

來信，後來得了肌肉萎縮症，就由爸爸來執筆了。感謝神！我們倆人的父母，都是虔誠信主的，不但寫信鼓勵我們，還常常為我們禱告，也請弟兄姊妹們一同為我們代禱。

在曼谷學泰語時，季雄的父母，特地參加旅遊團來曼谷，為的是探望我們，給我們帶來許多弟兄姊妹送的禮物和信件。他們關心我們在生活上有什麼需要，知道

的時候，真的，我的心想到，我有這樣的太太，是何等的有福。因為你告訴這些老師們說：假如我常常要我的先生這樣那樣的話，我先生以後還會聽我的話嗎？

愛 在生活細節裡漫延

真的，妳總是做好你該做的事，從來不勉強我做什麼。記得有一次李秀全牧師的師母，林靜芝姊姊與我在講話，講的很開心，妳看到太陽快要下山了，就說：「季雄！你換洗的衣服，我擺在那裡。」真的妳做好了你該做的事，你從來不強迫我一定要洗澡，當我跟你相處那麼長的時間，我也慢慢在學妳這些優點。

當 2014 年，檢查報告說妳是得惡性腫瘤的時候，那一剎那我發現，其實在我

們兩個人的生活裡面，是我沒有辦法缺少妳，妳可以坦然面對；但是你的丈夫，卻吃不下睡不著，因為我覺得沒有了妳，我將來的生活要怎麼辦？當我們年紀逐漸老的時候，常常會為著身後的事情討論，我先走還是你先走？妳到最後總是說，「季雄，我送你好了，我送你好了，你先走！」

在珍惜裡的盼望

上帝還給我們一段歲月，我真的很珍惜。希望妳繼續不斷的告訴我，我還有什麼盲點，特別在跟妳相處，跟人相處的時候，我真的希望你不再因我做什麼，而讓妳難受，我也真的希望能夠做的是讓你開心，上帝還給我們一段人生的歲月，妳的身體也很好，我真的盼望，往後的歲月裡，我更全心全意的愛你。(2016) ❀

我們適應的很好，他們就放心了。之前，我們因為在台灣印了信封和信紙，所以寫完信要拿到郵局去寄，有一次，我們要寄八封信，郵局辦事的人收了錢，說幫我貼郵票，他直接去寄，我還在想，他真好心，後來那八封信都沒有寄出，害父母們擔心，怎麼沒有消息。我們後來也買了郵簡，這樣就安全了。

後來聽語言學校的同學說，有時郵差也會偷拆信，看裡面有沒有放錢；有時懶得送信，也會把信丟了，還好，我們沒有碰到。等我們到了永泰深山，沒有郵差進山，就在山下郵局，租了郵箱，等季雄下山辦事或聚會回來把信帶上山，他也知道

我最期盼收到信件，所以都是等上山後，讓我先拆信。雖然離家遠，但是經由父母的信件，能得知教會及家中的事。

最讓我感動的，是我的母親身體不好時，我告知公公婆婆，他們就連絡我的哥哥、妹妹，召開家庭會議，替我們分擔照顧母親的費用，後來又幫我去跟差傳請假，讓我回台，陪母親去醫院治療。公公也在家書中，提到泰北一位年輕傳道人，他的肝不好，要我們買藥給他吃。我們何其有幸，有父母持續寫信關懷、激勵我們，讓我們可以專心在神的事工上，減少對家的思念及掛心，神必記念他們的愛！❀

附記 我在永泰的大爹、大媽

文／程文玲

在永和禮拜堂的弟兄姊妹都稱呼王季雄和王敏雯為四哥、王姊。1991 年暑假，我參加泰北探訪隊第一次在永泰和他們一起生活 10 來天。王姊永遠是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笑盈盈的問我們習不習慣山上的生活呀！有沒有需要什麼呀！最記得是晚上走在顛簸的路上，王姊會細心為大家照路並不斷提醒小心路上的坑洞。

山上服事要謙卑

因為村民的茅草屋裡都是泥巴地，怕淹水，草房會比路面高 4~50 公分，屋簷又特別低，要進屋作家庭禮拜時，如果一大步蹬上去，不彎腰可能會被屋簷茅草刺到眼睛，所以王姊總是在旁邊提醒我

們：「要低頭彎腰，要謙卑，山上服事要謙卑，謙卑。」我把這句話一直放在心裡。

大爹 大媽

1992 年我到永泰短宣一年。四哥王姊都叫我大姑娘，我也改口喊他們大爹、大媽。大媽雖然已上興邦教書，但有特別事情還會下來永泰，依舊關心村民，也很照顧我，見我冷衣服不够厚，還將大爹的大外套、睡袍以及手織的小圍脖借給我用。在禮拜堂，大媽看到小孩子臉上髒髒的都會直接帶去幫他們清洗乾淨。

大爹禱告 讓我吃不下飯

當時是去支援永泰的師資，到了永泰後還必須兼教會的各種服事。我一週兩晚

再回佻邦

文／王敏雯

2010年九月初，佻邦南部地區長官來電話邀請季雄上山。從他決定要上山時，也交待萬一沒回來，我該怎麼做。我就開始有點神不守舍，語無倫次，似乎神讓我看到自己在事件的過程中的真實反應及心志。

我擔心！我猶豫……

季雄上佻邦去，我在家中看到鳳凰電視台節目，介紹當年大陸三線城市建設時，有許多人為國家、為理想願意到內地

要帶家庭聚會，要預備分享題材，加上治平小學和托兒所的教學繁雜又多，常為備課和改作業到半夜；但為了聽大爹更多的聖經分享與見解就拼了命的爬起來。早上晨更完，大家分工做飯，洗菜、切菜、剝大蒜的、添加柴火的、煮飯的……飯菜好了，我們都會讀一篇《荒漠甘泉》後再謝飯禱告。有一回，大媽還在興邦山上，而泰國邊界關卡封閉，車路不通，大爹擔心山上斷糧食，飯前禱告哽咽的說：「看到桌上的食物（白飯＋兩盤青菜＋青菜湯）想到在興邦的學生們都沒有東西吃，求主憐憫讓關卡開通。」禱告完，我吃不下，情緒還停在山上沒飯吃的畫面當中，大爹卻霹靂啪啦的吃起來了，還問我：妳怎麼不吃飯呢！？早飯後，大爹立刻著裝

荒蕪之地；還有中國的兩彈之父「鄧稼先」，有美國普渡大學的博士學位，和諾貝爾得獎人楊振寧是同學，但他選擇回國服務，最終卻被核幅射傷到得癌症，與家人相處不過六年而已。然而在神國的神的兒女，卻越來越少願意擺上自己。我知道我們也沒什麼了不起，是蒙了神的恩典，無論在永泰或興邦學校，都是蒙神的保守、神給的力量，否則好幾次都想打退堂鼓、灰心喪志。怎麼走來，只有說都是恩典啊！

準備上興邦，但又經常上不去。此後為佻邦禱告成為我的日常。大媽後來提到：當時糧食是儲放在興邦大禮堂的台上，關卡關閉後，看著大米一包一包的少了，還吃芭蕉心，剩不到幾包時，真的擔心了，還好後來關卡開放，不然是真的斷糧了。

《神的路》

晨更時大爹大媽領唱《神的路》～「神的路是美善…煉我像精金…惟祂能引導…」我看他們倚靠著神，走的正是神的路，我也學習，常邊唱邊體會神的路。

「非基督徒」

後來有非基督徒到興邦引起老師們的騷動，大爹說：「我不怕非基督徒上山，只怕沒有耶穌生命的基督徒。」大家就安靜了。✿

我缺少熱情……

等待，真是難熬啊！五天後季雄平安返家，語調興奮，好似就要立刻上山，我似乎缺少熱情（passion），雪卿也表達若我們再進佻邦，她也會去。我嘴上對季雄說「只要你喜歡，我就陪你去」，但心中掙扎「不想再去了」。季雄了解我，他也不勉強我，讓我自己決定再告訴他。

以彩虹立約

九月29號30號的《竭誠為主》講到責任已經託付了，若不傳福音就有禍了。我忘了神的呼召？想做逃兵？願否為主擘開、榨汁使別人得飽足？奇妙的是這兩天下午在東方山上有虹，好似神以彩虹與我們立約。10/1與季雄分享我早上對主的禱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神讓我想起摩西，他80歲了，神還要用他，我算什麼竟蒙神看得起，還找許多理由拒絕。突然聽到一首詩歌，「主軛是容易的，主的擔子是輕省的」立時釋放了我緊閉的心。第二天一早，山上打電話來問我們是否可以上山？季雄說這個時間點是如此奇妙，若是前幾天打來，他還真不知怎麼回覆呢！是的，我的奉獻（將身體獻上），我的事奉（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並不是因為我的丈夫，乃是我自己跟神的關係，曾幾何時，我失去了那起初的愛？

在等待中 再堅定我心

季雄想再帶我去山上看看，但因為要

配合黃新明醫師的時間，就決定11月中旬出發。在等待的時間中，神的話語再次堅定我的心：

- 10/17 在非拉鐵非教會主日崇拜時，主席帶我們讀詩篇121篇，想到保護我們的是創造天地的耶和華神。
- 10/24 去密額教會聚會，主席帶我們唱「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一位眼盲的弟兄獻詩約書亞記一章九節：「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 10/29 在家和季雄分享這兩次聚會，神所給的經文。後來要撕月曆換到11月，看到月曆上面印著約書亞記一章九節的經文，我俯伏在神面前，主知道我的心情，再次鼓勵我。想到以前離開台灣的時候，神又再用以賽亞書50章前的黑色標題激勵我：「奉命傳道，甘受凌辱；知主佑助，心志益堅；宜賴神，勿恃己能」。
- 10/31 在愛之家聚會，楊潔等三人去東北部短宣，他們講見証，又獻唱「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我覺得神太憐憫我了。在感恩中，再次獻上自己。

- 11/6 到永泰聚會，陪一位姊妹坐在第一排，她才失去女兒。唱詩時，抬頭看見前面牆上掛著經文布軸掛飾，竟然也是約書亞記一章九節及「神必與你同在」。

再上佻邦

11月中旬上山了，先到宏邦中學，見到陳元泰校長和以前的學生，他們如今在學校當教官，是校長的好幫手。阿泰校長，很希望我們能留在宏邦中學，但不知道領導有什麼安排。我們也和黃醫師去萬宏醫院、回窩醫院探望醫護人員；想到以前屏基同工及其他地方來的醫生們，在簡陋的環境中培訓出醫護人員，現在都在各醫院、衛生所負責重要的醫療工作，造福百姓。

見到領導後，他希望我能接受在孟角興邦分校的校長職位，季雄負責督導教

我在週會跟全體學生講話。

育及醫療。我們隨即下山，準備12月初進去。

2010年12月3日再次回到佻邦南部軍區，那裡已經不是以前熟悉的校園，一切是那麼的陌生。十二年了，從日日想念到刻意忘懷。

奇妙的是一踏入佻邦陣地，和守衛的軍人一交談，佻話的詞彙就又回來了。我的工作沒有被安排至佻族村，而是來到孟角新移民果敢人中間，12月11日，戰戰兢兢地接下興邦一分校校長的職務，心中惶恐，但是約書亞書一章九節，神要我不懼怕也不要驚惶。主啊！祢真是奇妙預知的神啊！孟角興邦一分校，被群山環繞，一舉目就是山，這提醒我——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在學校集會中唱校歌，學生們驚訝我竟然會唱校歌，唱的比他們還大聲：雖然歌詞有點更改，

我和季雄與畢業生合照。

但是還是以前興邦的校歌。

振衰起弊

因為12月底學校這學期要結束將要放寒假，所以各班級都在準備期末考試。考完後老師們在批改試卷，有老師說以前的校長，若是學生考不好，就要扣老師的年終獎金，因此學生在考前都已經知道考題了。難怪六年級的畢業生去考宏邦中學，成績不是很好。我突然心血來潮，想了解老師們的程度，我出了三、四年級數學及語文的試卷，給老師們測驗。結果有些老師考不好，就想請辭不教了。我們就反映給長官，讓他們安排決定，因為老師也是吃公家飯的，要聽上級的命令。

二月新的學期開始，就先整頓懶散的學生。因為練習本及筆，都是佻邦政府供應，學生們很浪費，教室周圍到處都是撕的紙。嚴格控制後，替公家省了不少錢。還有保持校園環境清潔，敦促學生的禮貌和秩序。老師們上課教學的態度及批改作業都有改善。

記得快到中秋節前，副司令要他的部下送來許多月餅及水果，原來他是給我作人情，後來我都分送給學校的老師們。他還說真羨慕我們夫妻可以一起過節。

每三個月，我們都要去泰國移民局報到。碰到雨季，天雨路滑，車子不能到邊界來接我們，有時河水暴漲，行路很不方

便。有一次我們坐車到回窩，下車發現左前輪只剩下一個半螺絲，感謝神的保守。

完滿結束

一學年結束，我們把學校管理得有條有理，很有秩序，也省了許多開銷。我們就向長官請辭。離開那天，長官和軍區辦公室的人員，幾輛車送我們到邊境，吃完中餐後，就讓我們直接從關卡進入泰國境內，由他們的外交辦手續，開車帶我們離開。這次不必繞走山路了。在佻邦的服事也就畫下了句點。

「主啊！祢伸明了我的冤...」

2012年初，我們去美國看媽媽，也去到羅蘭崗禮拜堂姊妹會分享。後來寶萍姊妹來看我們，她問我說「季雄有什麼冤屈？」因為她在為我們禱告的時候，神給她耶利米哀歌3章57-58節「我求告祢的日子，祢臨近我說，不要懼怕。主啊！祢伸明了我的冤，祢救贖了我的命。」我就跟她分享1998年底，季雄被迫匆匆離開佻邦，但神這次讓我們再進佻邦，畫了句點。我突然想起2010年初，寶萍跟我說，她在為我們禱告時，我前面有許多小孩。我還跟她說，我們現在跟從中國到清邁讀大學及讀研的學生傳福音，我們不會再回山上去教小學生了。我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然而神行事何等奇妙，祂萬事都能作，祂的旨意不能攔阻。✿



附記

王奶奶的見證

節錄自《王奶奶 -- 王張韻秋女士見證集》



…… 一九六二年六月婆婆帶著叔雄，季雄來到台灣，先生和我對老太太講耶穌基督的救恩、講先生得救的見證，婆婆和兩個小兒子當年也受了洗，成了基督徒。這樣我們全家三代人都是一起步行去教會（家住在教會很近的地方）主日崇拜，婆婆除了讀聖經和禱告，與我們一起去教會參加各種敬虔神的團契活動以外，把從前逢年過節時燒香拜佛的一切物品全都丟掉，她在七十三歲信耶穌基督到九十三歲去世，一直敬畏神，是二十年的基督徒生活讓她獲得更大的平安和喜樂。她享受到四代人一起去教會，過著基督徒家庭的生活。一九六四年永和教會剛建立，她同我們一起參加獻堂典禮，十分榮光。我家開放查經班和傳福音的聚會，老太太不出門就能與弟兄姊妹一起讀聖經、唱讚美詩和禱告。

……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把剛出生三個月的小兒子季雄和一歲多的叔雄留在上海給婆婆帶養。自己帶著二個兒子、一個女兒去台灣與丈夫團聚。直到一九六二年，季雄十三歲時才跟著祖母和叔雄從上海經澳門轉到台灣。季雄自幼生性調皮，到台灣時正值年少反叛，他時常抱怨父母偏心哥哥姐姐，讓他那麼小就遠離父母，內心很不平衡，上學常常會跟老師吵架、

鬧事。初三時曾因故自動休學，有一次他還離家出走好幾天。先生和我沒有責怪他把家裡搞得亂糟糟的，卻想到孩子是父神的產業，交給我們托管的，又見他很聰明，口才又好，要耐心調教，今後會有出息的。我們就苦口婆心地以聖經的道理開導他，領他去教會主日崇拜，參加主日學、查經，還不斷地在主前為他禱告。這樣，他漸漸地被神的道、主耶穌基督的愛、救世人的聖靈所感動。另外，季雄、叔雄跟著奶奶從上海經過澳門赴台灣時，由先生的朋友介紹住在一位牧師的岳父家裡，到澳門的一個月，他們每個主日都去教會。六月中抵達台灣。七月初教會有個夏令退修會，我們帶他兄弟兩去參加，盡量使他們在教會裏受教育。教會漆長老尤其對他們善言誘導，讓孩子的靈性逐漸成長。季雄初三時因故自動休學，而以同等學歷考上五年制的商專念書，在那裡他還頑皮好鬥，漆長老一直帶他查聖經、開啟他的靈性，慢慢地在耶穌基督的救贖中生活。畢業後，他去服兵役，我們擔心他在軍隊裡與長官爭吵，怎麼辦呢？全家為他禁食告，求神保守看顧他，可喜的是，他在軍隊中一年半從來不鬧事，表現良好，受長官的信任，退伍後他先後在英商怡和洋行及一家美商銀行工作，一九八零年季

雄與教會牧長去泰國北部勘察福音禾場，那時神的感動臨到季雄，一九八一年他們夫婦就去泰國北部傳福音了。他有這樣的決志，我心裡非常喜悅。感謝主的恩典在季雄心中、感謝聖靈在他身上作工，真正救了他的生命。

…… 一九八一年他們夫婦辭去工作，到泰北福音未到的村莊傳道，當時，那裏十分艱苦，根本沒有水、電的設備。他太太在永泰村的治平小學義務教書，就借用教室開始了傳福音的事工。到第二年那裏信主的人增多了，他們要自己蓋一個禮拜堂，當時也只能建一個土木結構的普通會堂。獻堂時，漆長老帶我們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婦去參加。從清萊省密佔縣的滿樂福村步行要四、五個小時的山路，季雄給我們找來了三匹馬，還得走上三個多小時顛簸的山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艱險的旅途，心中很是懼怕，就一路不斷地禱告求神幫助，雖然渾身酸痛，大腿皮也磨破了，最終平安地到了目的地。

兒媳敏雯常常遇到產婦分娩的難題，有時是半夜三更，她雖然不會接生，總是趕去為產婦和嬰兒禱告，使母子平安。那裏常有小孩生病，季雄就帶著病童下山去看醫生，那段時間裡村民受到他們愛心和傳道的感動，永泰村有一半以上的村民都決志受洗信靠耶穌基督。他們的事傳到緬甸佤邦，佤邦領導請他們到佤邦地區去辦一所學校。他們接受了這一艱巨的任務

到四周全是高山峻嶺的地區，建了一所頗具規模的學校。我也去過那裡，見到學生們都是住校的。

季雄離開永泰村去緬甸時是四十三歲，開始時學校只有幾十個學生，當他五十歲離開佤邦時，那裏已有近一千學生住校念書。學生們清晨五點半起床晨操，七點開始上課，下午勞動工作，自由活動時間邀講學生們參加聖經班，晚上有自



上圖：婆媳（敏雯）倆甜蜜蜜。

下圖：王奶奶95歲生日與子孫們大合照。



習，九點就寢。學校的經費均由佉邦政府提供，季雄他們負責老師的招募及學校的管理。

我的大孫子王為光是仲雄的兒子，他(Peter)二十二歲時從加州柏克萊大學畢業，之後上了四年神學院，先是在中華歸主教會服事，後來應 CCIC 基督徒會堂顧韜長老的邀請做傳道人，帶領英文組大學生傳福音，共有七、八年。現在 Peter 夫婦正籌備一項為來美的新移民傳福音的工作。

王奶奶王張韻秋老太太她的喜樂來

自對神的敬虔之心、來自她信奉的真理：「積財寶在天上有多好！」王老先生安息後留給她的遺產是永和的一棟房屋，出售後，王奶奶把總共六百多萬台幣分成三份，第一份奉獻給永和禮拜堂建堂用，當時的兩百萬台幣約合美金八萬；第二部分給季雄二百萬台幣作基金，為美國各地的教會人士去佉邦當老師、傳福音時，提供飛機票等旅費所用；第三份奉獻給台灣、美國等地建立教會。這樣她將所得的遺產全部都為神的工作而奉獻了。

「一切榮耀歸於真神！」

-- 我們的王奶奶獻上了自己的心聲

2008 年元月✿

作者 王季雄 王敏雯

出版及發行人 王季雄

文字及美術編輯 劉錦培

封面設計及插圖 劉錦培

電郵 swang4212@gmail.com

出版日期 2021 年 9 月
第一刷 (2000 本)

印刷 卡之屋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捐助印刷費用：

中華郵局

戶名：王季雄

存簿帳號：0311650 - 0352084

免費贈閱 來函索取

台北基督徒永和禮拜堂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 27 號

電話：(02) 2921-4000 (分機 19)

聯絡人：周啟恩 姊妹

電郵：yhch4000@gmail.com

美國地區

BANK OF AMERICA

NAME：CHI-HSIUNG WANG

A/C#：09297 - 03124

● 「…我羞愧，向主悔改，求主賜我愛祂勝過那人愛鴉片的心，不然總有一天，是他把鴉片傳給我，而不是我把耶穌傳給他。這就是主給我生命中的第二課 -- 愛祂，勝過人愛世上的一切。」
---節錄書中：王季雄〈生命中的功課〉

● 「…蔡嫂說：「老師，阿波生孩子時，看到門口有鬼，要來拿她的孩子。」在趕往阿波家的路上，不斷聽到槍聲，到阿波家時，看見阿波的先生鮑文啟，拿著M16步槍對著門口，後來才知道在路上聽到的槍聲，正是鮑文啟對著門口開槍，為了將她太太口中的鬼趕走。」
---節錄書中：王季雄〈福音開荒 是另類的戰爭〉

● 「僅此一生，轉眼就過去；為主所作，永遠長存。僅此機會，尊主旨意，將你生命獻給耶穌，用你一生服事主，你的生命有最大價值。無論你會到何處，能擁有多少，會有多少人圍繞你的身旁；當你來到主座前，與主來相比，這一切是虛空，全都不重要。」
----節錄書中：王敏雯〈僅此一生〉

封面圖：俯瞰大台北地區 (摘自Google map)